

祭畢在馨德堂午飯、後正圖書飯閣看工程活史還家沈醉愚未作函政周
景瞻旁晚何三益叔和孝雅兩弟未談留夜飯、後又思淡而去

十六日姓午前趙孝珩未未晤而去隨同 本生父親並葛初培德備廷厚丞諸弟云
庫上坡 先府君墳以前下兩橋水漏注去歲曾怪修葺今復浸潤想頂
有裂紋非大修不可祭畢遂至晏廬午飯三時返棹六時抵家夜同葛初弟
訪趙孝珩未晤即歸室寂宜未談屬醉愚作函政王政伯宗墨庵林朝志
羅叔言張菊生

昨日孝小波未未見物補誌之

十七日陰風甚猛午前同 本生父親君弟仲樵葛初培德備廷厚丞弟愷春孟普
池玉青池頭省墓即歸在家午飯、後復同 本生父親叔和葛初培德厚丞

弟愷春孟普池玉青家兜省墓、旁晚歸刑復三未過往其家夜飯、

後正彬妹房中坐而歸

彬姊昨夜
小產

閱夢園叢話

是日宋叔蓮香小波未均未見

十八日陰午後塔院中邵二表姊及頌騶叔先後未談夜間 本生父親宴趙

李新

羅子蕊巴劍飛

鳴鐘人子蕊劍飛
均家塾教習

張晉華沈醉愚刑復三於蔭洲書堂余與

篤初愷春陪之席散屬醉愚作函政許博明駱揆若

十九日姓午後金厥聲未未見而去至人瑞里若孝小波未見乃至王厚齋家靈前

一拜其夫人及其子澄清均出見談片刻又至朱伯英處並見表姊談至晚而歸

夜間王公領先夫人未長談蒼民夫婦幸至土時而去閱夢園叢話

二十日姓午後愷春姪未同至 兩伯父處談良久在冰盟哥處夜飯談至土時而歸

王百經閱報午後同 本生父親及葛初培修厚丞三弟之分御謹省 本生先妣墓
及晚而歸夜穀宜未長談

王百陰閱報午後 本生父親同葛初培修厚丞三弟乘輪赴滬復三未送行余
亦送登舟馬伯英未長談旁晚至車棚碼頭 邱寅叔母舅未晤而歸夜穀宜叔

雲振聲長談至十二時閱樸學齋筆記作函復章一山

王百而水節 酉時 陰午後閱報出至 邱永壺母舅處談良久又至屠輔清處未

晤又至張心壺處由七子亮邸陪至樓上若談良久而歸夜屠輔清王君民未談

屬醉愚作函致徐曉霞于子昂

是晚 邱寅叔母舅 頌騶叔未均未晤

王曾姓午後閱報 頌騶叔未談以日昨屬陳星華至求懇竊將所藏重複書

籍籍一帳目以備檢查特往一觀徘徊良久既知寅叔母舅在家每而歸

與之若談良久蔡福和汪滋生自盛澤來與福和兩雲同談與盛事蓋與盛去

冬全紫裏汪手亦去個莊常以個作抵款先後共計抵款九千五百元當款一千

三百元珠金飾抵洋五百元 估價尚 又當珠鑽洋七百元 約即素 統計洋壹萬貳千元

惟中所當抵三個件今正月間經中缺學生報告管包舞弊個中雜有布疋乞往

檢查等云今經福和偕同沈星叔處胡渭泉兄到盛查驗外所當抵三個布件

共計五去包第一包有個數疋他例以布充代照市價價值洋四千一百元淨少洋六

七百元加息五百元共少洋七千三百元由個業董李仲少梅 啟 任手亦大莊王徐左漁

出立正式借票二千元 一千元約奉年九底 又出滙票洋一千五百元 約期明年五底 保人為黃香

生証人即少梅也惟少梅聲銀二千元歸伊負責其一千五百元則伊不負責也此次

查出舞弊情形應當嚴加懲儆除包房開缺而外若錄布汪滋生並權夥

吳稼秋通同舞弊因學生報告後本月十日派和函致濟生廣其謹守貨物勿令掉換三百未復允照辦理乃曾永大據個到典檢出布件伊與

權夥陽奉陰違雖字面同多據要亦難免疑實也例以一併開缺業與余向有戚誼乃竟貪圖利己作

此冒險欺罔之行為人心不古險詐日生可惡可欵然益慨此後用人之難矣夜飯後

屬醉愚作函致朱聘三又改楊志林梅冷生又改羅維叔言

二十五日陰下午雨黃昏止午後閱報以珍姑母季壽誕特往晉祝其新宅在興園之南未徑

到過由麟石表弟陪往各處瞻覽至珍姑母房中坐談片刻又在麟石書房中坐談

季小波子松喬梓邵斐盛毅樹屏諸子培孫成甫諸君異談而歸邱榮瑩自京市

未述及春生與學生小有齟齬蓋羅彩雲虧空運物出典約計百餘元云夜與

添生談話和亦在伊於詰旦啟行赴滬也

二十六日陰午後閱報屠佑予未談晚張萬生未同至藏書樓一看隨即歸家復談

片時而去屬醉愚作函致費梓怡又作函致宣叔母舅並雨蓀伯父

二十七日陰午後閱報晉華未長談永盟哥叔和弟未談夜大雷雨

二十八日陰潮悶異常午後閱報至末怒齋藏書樓兩處閱看姚端甫未為其子現在

重固源泰永升調異談而去

二十九日陰夜大雷雨狂風大作既而雨雪珠寒甚午刻王君民永盟哥未三時登舟項

桂芳之無錫快船開至東柵待至五時始由五興輪船拖帶啟行同船者為領驕叔父母

聰姪女君寶弟長女通甥女唐耕伯長女及沈醉愚夜九時許開至平望雷雨既作風更狂

吼因屬輪船停駛迨三時風息小輪復開行抵蘆墟風勢益猛人有戒心乃解纜停泊而輪舟別選去矣是日梯叔母亦出申另用洋船輪拖曾未舟中談家

事並同泊蘆墟是夜在舟中閱夢園叢說與頌駟叔談

三日陰雪止風仍大甚寒蘆墟舟中百無聊賴午後在船頭眺覽以雨濕不登岸閱夢園叢說候至夜間風戩八時許始解維由正昌輪拖帶出申

二月朔日陽曆二月廿日黎明時雪而雪風勢甚平姓九時輪舟抵埠十二時登岸至貽德

里謁本生父親四時以明電話公司為墊款事開董事會因借葛初弟蔡叔

和至豐盛公司訪厲樹雄至劍盛澤承王心勇黃砥玖諸董事均不允可開議

遂由至新大方棧答劉幼雲未晤遂歸沈慶望未為昇母求助以二百元留

夜飯而去一山未談益廣亦在談厲碎愚作函改錢階平又改張子菊生又改王君九

初首午陰乍姓上午八時起身九時至貽德里九時半頌駟叔啟為王妹加笄賀客陸續

而至于刻設禮正廳六席兩廂房三席一時半席甫散周壽甫妹丈未親迎二時後

裝嫁余在廳上應酬未客如陶星如草曲袁母舅施玉聲子英徐冬生姬豐允彌

徐仲書諸人旁晚至新昌源答李振唐又至莊得之處賀其子王文完姻之喜過

徐慎欽王勝之貝哉安淡恂之得之之妻新之得之胞弟留夜膳並觀估親九時歸家

昨今兩日天氣奇寒有永寒暑表降五三六度 甲

初三日陰午後閱報四時至貽德里以壽甫姓夫未回門也七時坐席客共五筵余為

姓夫定椅小坐即出以是晚一山與余在余處合積客至劉袁述之劉幼雲李振唐

姬覺彌倪遠甫葉相琴白也詩均已到邀而未至者為魏樸孫鮑子丹少頃入席

散後復中談而去屬也詩作函致沈錦如 南屏北柵恆興 緣行之夥友 劉幼雲 為送 書事 劉鴻生

初四日閱報五時至貽德里六時隨同 本生父親葛初培恪厚丞及諸弟至壽甫

姓夫家望朝坐茶後至去姓房中小坐並謁見姓夫之嫡母其生母請而未見未幾

入席愧偏登場極一時之熱鬧共計五席陪余者為蔡詠和尹敏如 頌膺之 徐金生

廣平香山人少之子 均弄卿之孫婿也 及壽甫十時散席 吾御風仍凡望朝者例不修席而退乃弄

卿倍極惆悵必盡與馬齡後復登樓去士姓房中小坐而歸

初五日雨午後閱報六時借詠和出至豐盛公司復議四明電話事至則黃礎玖已來

蔡西生亦在樹雄報告電話空中接線密如蛛網風雷雨雪事極危險擬照上海

將電線移於地底庶保無虞去冬曾已定購材料歲事匆、未果集議今所定之

貨送次催取而公司需之款擬開會請各董事籌墊礎玖未肯允許余家亦擬墊

款一萬餘元憑樹雄報估不復預聞乃今核算需款三萬五千元材雄認籌一萬

二千五百元乞余再加二千五百元作為對墊期以三月息按月一分余允之遂即定議出

至星德以吳吟遠曾為興盛典余亦襄作保今此襄舞樂例追薦保吟遠

特來滬上因妻厥其速進崇襄料理瑣良久而出正臨安旅彼訪劉鴻生男談

而歸屬路愚作函致吳子修 律報詳 也詩作函致屠輔清 詳報詳 劉定筵 山西第一師範學校 教員不知其字也

陣墜卿任味知羅井蘊是日馮夢華方頌如未未晤

初百而午後閱報玉馮亭華蓋談晤成謂清又玉遷善里應葉柏皋之招同坐

者為嚴仲琳慶祺洞庭之西言南東川府知府現立疆工行醫全克齋紹興人少時隨宦貴州為金按察使節之子後在雲南候補今在金業交易所

蕭定侯漢儒江西泰和人唐官浙江山東陶拙存章山許舜屏德清人現主哈仲房

名爾良柏散席即歸屬詩愚作函致春森沈頌濤梯青叔朱伯英屬佑予

自奉之弟也鄒翰飛許子頌顧鼎梅全按察使儲備小樞節也

初百而午後閱報夜間宴蔣殿襄劉謙甫姚竹軒蔡詠和沈醉愚諸人於嘉業堂

席散後屬醉愚作函改刑程軒唐印僧許博明金西林

初百營藝節申時而午後閱報宗子戴孫慕韓未均未見盛竹生自珠家角未談

良久即宜孫未亦談良久夜飯後姐雙彌未亦談而去

初九日陰午後閱報趙季珩未談小坐而去孟蕪未同至西霞飛路以執園應陳公治之

招同坐者為楊惠南名景輝長沙人日本留學生曾在農工商部供職於農學館有任

劉石孫貴州人現在上海聯合保險公司經理今孟蕪所辦裕華開錄新之永銘湖

聖公司為董事裕豐錢莊亦股東也通銀行之長亦裕吳德齋鎮江人為奇又不相識者入散後即歸屬也仍作西

華董事也

改蔡子民趙季珩李佩秋駱丹成未謀與盛錢缺與談良久其初撥若謂竹生算

小兌洋出入占先洋水力勸降調以故余以竹生在典多年老成持重雖識見不無淺陋

顧年已衰老不欲為過分之舉昨過其家此蓋勸其此後勿蹈前轍也惟推原撥若

之意欲將竹生他調而丹成莫升錢缺今其謀不售切又備函屬丹成未見懇調盛

澤丹成年蓋甚徑與盛出未之信非老成幹練之人寧足勝任特堅拒之况和隣

管帳改依從叔又劃二成與撥若蓋亦為丹成不敷用名為撥若之費勿丹成取

也今復如此可謂不知足矣然撥若無廢之求甚為討厭余心亦甚不洽矣耳

初百姓午後閱報朱古微來談至振泰答季珩即送其行小談片時而出至貽德里以本生父親不在家遂歸是晚在本宴季珩以事辭因改請益庵迨余歸未翹倩宜孫菊畦仲條均至待良久益庵不至以人少加一謙甫遂入席散後菊畦談良久而去屬醉愚作函改張鑑清

士日陰午後閱報宋澄之章山先後未余出至曉霞處謁外舅未晤遂歸歸外吳昌碩東適喬梓白也待均在益庵不速而至小坐硯孫至遂宜女澄之等於嘉業堂醉愚亦在坐席散與益庵硯孫長談屬也待作函改裕路庵錢階手金仲廉邢鳴遠胡子賢蔡鶴辰

士日陰午後閱報張伯聲菊畦兄弟未伯聲為晉華之子在城內邢氏厚生典為錢房現邢氏破產伊將賦閒余以與盪包席需人特將伯聲調赴盪澤故伊特未接

洽也出至陳家浜玉佛寺弔周鏡漁方伯之喪以是日在寺領怡晤陳潤

湘州人為鏡漁內即歸晚即從叔未余與九兒至曉而散處因其孫彌月赴陽餅筵也同

席者為沈星叔邢伯韜陳輅青 席散與外舅小談而歸屬醉愚作函改

宋澄之沈叔雲是日劉璩生成翹請未未晤

璩生名鍾璩寶應人為璩生之弟近今辭義振出而家昨日吳點如未余欲請洪鑑圖

在支塘大生典管包至菱湖萬泰管帳鑑圖早徑允

許特恐方典股東夢氏不允余在得時曾有函懇梓怡今點如未云梓怡堅

決不允既而梓怡自至說明伊處今年為母營葬非鑑圖一人經理不可余無

可如何祇得允許因擬改派達孫矣

士日姓午後閱報 外舅未長談而去鮑康侯未談興盛典事席慎之未博庵

叔岳未望虎兒疾困出病也延吳菊舫弟子吳蓮舟診晚張仰留未出至牛莊故

應龐萊臣之招同坐者為 外舅朱古微楊信之蔣孟敷謝泗亭及本生父
親席散後與萊臣談育嬰堂事良久而歸屬碎愚作函改本伯瑾達卿
是日陳禮潤夫未未晤而去

十四日兩午後閱報旁晚以本生父親宴宗澄之子堅匏盒特往陪侍到外澄之山
已在既而龐萊臣 外舅後曉霞張硯孫先後至遂入席、散與硯孫同歸

十五日姓午後閱報 外舅未談坐片時而去蓋因虎兒患病未視疾也博庵兩岳張
仰留未旁晚應徐冠南之招至其家岩尚未齊務待乃入席同坐者為 外舅

楊信之劉襄孫龐仲純

萊臣之子冠南之婿

馮耆青

徐氏西席袁花人

鄭

曉霞之舅

及帳房諸

君席半以尚有二局即出至西磨路應孟敷之招同坐者二日本人一為技師一為領關

親者 殷亦農

溫州人曾為省議員為前財政處長殷汝礪之弟

王樹堂

名廷廷鄞縣人為青年會中有一名人物現從外洋歸未派

為收回青島善後督辦

錢新之劉石蓀陳公洽席散李鶴芬

紹興人現為所江銀行長

未談余小坐

即歸屬醉愚作函改孫恂如况愛竺吳子修宗澄之

十六日姓午後閱報唐乃安未與昭女珍蓋患風痧也余以目暈請其附珍乃安謂

是慢性沙眼為開方以治之馮夢華未談仲梓容未小坐而去碩駟叔未談留夜

飯、後復小談而去褚禮堂未談也詩連日因頭暈不至屬碎愚作函改高叔荏

注因派生為其所保今派生與才襄通同之每又改曹根孫之改而伯父

是日裕豐莊開音布余未往聞交易甚鉅也

十七日姓夜兩午後張鑑清自南得未談伊申報彼一席決計辭謝姚竹軒未談天台

山萬年寺聖嬰初尚未倩碎愚見之蓋勸駕往遊也晚至貽德里與 本生父親

談十時歸屬碎愚作函改史良材又改金仲攷

蓋仲攷未西勸遊雁宕故也

又改沈子培又至澄

清士時賦蓀未為假余洪德里地產作抵款非余親到不可也談即去

十六日上午兩下午陰午後閱報徐雪琴未與談而去傍晚六時忽覺頭眩房屋皆搖

約有十分鐘之久未幾復眩時稍短於第一次耳七時至歐福里金仲廉家以

其子公設今日受盤也散後至曉霞處小談博庵叔岳亦在臨行時 外舅歸余

以坐久即返家馬屬也詩作函復他社蕃劉^烈林朝志

十九日姓午後閱報賦蓀未約余與祿和同至圓明園路愛爾德處簽字以孟蘋假余洪

德里地產作抵款也約期三個月由劉名祿晤其愛辦丁杜階常州人出至同吉里裕豐

莊小坐晤林聯琛該莊經理凌菊齡常州人前官候補知府談良久而歸夜飯後至貽

德里適 本生父親赴劇場聽戲與葛初弟畧談而歸與祿和醉愚談

二十日姓午後閱報張鑑清來姚達豫嚴奇初未均小談出至塘山路甘鞠臣之非園

應李振唐之招同坐者為康長素曾農輯王雪岑朱古微甘鞠臣及振唐之弟

柯山曾為廣森席散後復小談片時而歸屬也詩作函致黎澍庵馮孟武張

篤生劉聚卿吳蔚若

二十日姓甚熱夜狂風午後閱報整容嚴奇初後未奇初為珊枝太夫子之孫在破石

恒康典初升三權今由少白力薦調赴盛澤與盛典司錢故特未見夜劉鴻生未

談良久而去是日醉愚赴常州

二十日姓午後閱報顧鼎甫未蘇州人售莫伯衡未未晤而去朱竹廬未與購書士

種計洋壹百拾元又佛徑廿三種計洋七元晚至品香樓應陸純伯王一亭之招同坐

者約廿餘人為吳昌碩子茹喬梓周夢坡李伯勤俞語相商筮伯何洗蚌姚虞琴

唐伯著均不識大半皆海上之書畫家也以伯著所辦市北公學現造房屋尚少

萬餘元勸募已遍不能再募現擬發行彩票請各客認助書畫各件以作彩物
余助所刊書二百種席散後正惠中旅館答奠伯衡未晤而歸汪星臺自蘇
州未與之談明日正宿甯波也屬也詩作函改錢階平張石銘高欣木成誦清朱衡石
劉怡宣瞿從叔是日詠和返雙林

二十日春分節

西初二刻四分

又兼社日姓午後閱報朱文海未晚正一品香應許博明之招同

坐者為周渭石

蘇州人周耕祀主人博明之外舅業洋貨者也

嚴子均孫慎欽李伯勤劉襄孫散後即

歸閱朱竹廬送朱名書

二十四姓午前閱報午刻正臨福里金仲廉處賀其子公致完姻之喜小坐即出正蘭

業公所賀孟蘋嫁女之喜蓋即于縣公致也留午飯同坐者為高欣木王靜安劉
石存蔣維初散後至鈞和里陸叔同家賀其三子完姻之喜遇姚慕蓮徐冠

南沈惺叔觀其倍婚正五時出再正仲廉處觀倍婚並見禮留夜飯同坐者為

施

冠南樞房湖州人

邱孟厚龐仲純袁帥南

仲龍長子

謝彬如

芝生長子

孝言孔彰

仲廉長子

初弟席半與曉霞出正叔同家夜飯同坐者為袁蓮冠南謝他祖張叔馴
純伯叔同昆仲散後正曉霞處小坐而歸督同建夫理新買之書

是日日本達卿金紫裘未均未見

二十五日午雨雪片刻即止下午姓天氣甚寒與歲首相仿午刻起身知朱姬于土時

產一男胎盈甚速午後輩伯與其子潛庵未小談而去姚達孫未談晚與杞兒至

金仲廉家以今日公賀也同坐者為程星華

金氏舊西席

龐萊臣彭志中

吳小石湖溪人

興業銀行謝泗亭律曉霞席散正叔房小坐片刻遂歸便道正曉霞處一轉
夥友

看海州地圖為海源公司事也歸後閱朱竹廬送朱名書朱姬腹痛即延唐

乃安未診時已深宵矣是日李孟楚名翹溫州瑞安人未未見

小孩八字為壬戌癸卯庚寅辛巳特德之

二十六日姓午後金紫素未聲明此次與盛典事為人勝敵並非有意為之勸事已至此祇求寬限俾該莊不致過塌而伊擔負追償或轉有以奉報也長談而去李孟楚年廿五歲持其所著醫文與待特未就正並云家居僻野之名師蓋友之切確見聞淺陋意欲師予自開字術粗疏焉敢為人師媿言却之本達卿黃瑞卿先後未談均正晚而去余以金仲康家邀陪新客特正其家孟蕓望朝未已多時即與冠南兩辰輩伯陪之數後正赴房小坐片時而歸督陶建夫理新買之書余為檢閱之是日上午勞景韓未未見而去

于首姓大風午後以新孩三朝拜太君三朝例秤孩重六斤十二兩同女重七斤洛兒陶重七斤六兩

拙存董鏡吾未談良久而去夜間正景德訪湖叔因暇振春間待放李季舉仍

出三萬元我家仍出一萬元今予助五千尚少五千勸湖叔足之當蒙允許若兩伯父所

助二千之不在此數孩振之年為孝舉發起屬方頭如往放五河縣地方出正貽德里與本生父親談正十時歸

醉思自蘇正屬其作函致兩伯父馮夢華也訪作函致劉幼雲張鳴岐名鳳臺老清之未科

佳士湖南安陽人直隸知縣現為河南省長蒙惠孫奇逢集中州文徵謝之陳仁先任味知劉怡宣董鏡吾

是日拙存鏡吾之妻為侶與章董民發起有救國章程擬付印一萬五千冊廣

為致送以冀喚醒世人要求余倡捐印費估核印費約需洋壹千陸百元余為

所賜不待已以三百元應之

再余家去年所助晚振之三萬元余出柒千元兩伯父三千元特德之以備查核

二十日姓午後閱報吳蓮舟未為內子發肝把兒頭暈鳳仙出病診晚以嚴祝三妹丈

新添之甥彌月現在僑娶往賀焉同坐者為徐建侯經生而佻姚慕蓮席德輝

李晉懋

蘇州人其詳行實詳

及主人子均散後即歸曠醉墨作函致孫鏡若

二十九姓夜間風甚大午後閱報李孟楚未談晚與祀兒孟勤家以新墻回

門也同坐者為徐眉泉徐仲書賦存培餘弟席半余以曉霞請鞏伯邀往作

陪特云其家時已入席同坐者為管趾卿

蘇州人西門子及科發病房買辦務於三姓乃其媳也

謝泗亭

廬澗泉鞏伯初潛愈後復談良久而歸曠也詩作函致吳蔚若趙

李斯羅叔言嚴奇初王澄清宋澄之余閱朱竹廬送來名書

三月朔日姓

陽曆三月廿八星期三

午後閱報張伯聲 蔣少青來函談晚云西摩

跋孟頫畫以今有新親家金氏昆仲過門也

出者鞏伯昆仲五人 續庵昆仲三人

予同席

者為仲彙李言冠南頌聲 雅初賦孫貴元芳

鎮海人嚙洋行飯者

散後即

歸閱朱竹廬送來名書

初二日陰上午閱報午後一時借孟頫汽車與桑柏舉也詩醉愚同

公龍華寺喫素齋應一山之拓也公則已坐三席于等在寺中久

宴遊覽片刻仍無他容公祇得四人專開一席矣散後由住持僧

元照台州甯海人導公歐陽石芝之草廬一遊屋祇三間毫無豆觀遂

出回公寺中乃辭一而歸沿途桃華公在盛放過孤兒院進去一看

悟院長蔡式之蘇州人信耶穌教者小談而出返家後小憩一時樹木來

族公徐少峰寡補牙心貽德里夜膳与本生父親談洩眉鼻隨

聞錄 署在樗園是史不知其真在否記

自辛亥國變后龍華寺為軍隊駐紮遊人裹足自上年起寺僧
與軍官疏通故違三月別開放一月而平時仍仍不准遊人入內以

軍隊依然在內故也

初三日陰午前微雨

午後沈報王心貫來小談而去

蔡琴孫以營業交易所失敗欲售去書畫以償債問予要

在予答以不買乃沈介紹云

與醉愚公長浜改學圃

周相雲之以周相於假是雲

為修禱之地也

主人為憚李中瑾井清園史徐積餘陶拙存米念陶胡樓安童

昭宗子戴錢亮臣鄭觀文

江陰人知音樂能琴

李子昭觀孫也詩王尊

裴曹相卿徐子并湘雲

尚有數人來而

茶點閒談並觀多人所携書

畫上特近家馮夢華來小談即去七時止一江春夜膳則者除學圃

所引外尚有褚禮堂吳東遍數人席散即歸

今日是社十周年而引

痛也詩作函致劉怡宣馮夢華蔡式之嚴康華王蒼民李孟楚孟

瀨洩眉鼻隨洩錄

初四日姓午後沈報李紫東來孟洩其書良久晚應周湘雲之拓也

其家同座者趙井孺李雲書凌鞠齡餘均不識散後鞠齡邀也其家

孟陽弄筆也

觀書藉字畫以有人受交易所損失欲售物以彌補虧空

也予既不想買約取觀之而已十一時返家嗚醉愚作函致高林荃王一

亭鄒茂如菊飛也

孟瀨洩甚甚藉館文稿

李孟林之所看求作予文者其辭文雖不亦宋墨庵然

年旅廿五更輕于宋將學之士今之青年所推得者也

午後李孟楚來未見

初五日姓午後閱報頌林表談倦而米久海李紫東均未夜間與孟庵談

喘也詩作玉致唐伯蒼市北之學校長金翠伯孫星如鍾伯登林朝志閱府

鼻隨詞錄

初六日姓午後閱報公壽聖庵而施心柏以借該靈額帖也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病歿于漢口

晤子香及周湘雲小坐而出以中英藥房在一家春開股東會故往為公別

已在選舉董事所創股年約三十八所識者祇見潤生陳某漪及唐乃安

三人而已貝鴻為董事曾為任理 去年保官利八厘外得餘利四厘散出公佛照樓

答李孟楚過任林堂名個上孫安人孟楚之內九年廿歲現在予題其遊新

世界至喫者菜餐畢至各處遊覽見有袁克司克鏡電學幻化處立一垂

髻女子注視良久雙眼麻茶而女子為電光所照則化作枯骸稍俟則又復化

原形離奇更幻真有不可思議之物其他人首孤身或現人面於蚌壳中躍出

偽造矣徘徊良久出即歸家屬醉置作函致李不齋王心費吳昌碩屠佑子

初首陰早起在中堂設祀過清明節午後閱報李孟楚來談片刻去晚玉徐少峰

處補牙出玉昭德里是日銓姪上學正在宴請業師予在帳房小坐現身寒瘧倦

即歸而臥夜章山未未暗而去

初日陰人極疲倦而形其寒舌苔黃厚口淡而膩延吳蓮舟開方服藥予時眠

時起閱勸戒錄是日胃口未復僅食粥少許

初九日清明節亥初陰形寒如舊人極疲倦午前沈翼孫觀餐未未見留待而

去晚培修弟未談夜閱勸戒錄

初十陰形寒稍好而猶疲倦仍食粥午後閱報唐乃安未為洛兒珍予亦附開
一方晚下樓屬醉愚作函致朱吉微自作函致章一山

十日姓人稍好閱報夜間寐祥和未述及泰豐金號虧耗甚鉅現與姚明生磋商
法計收閉明晚在雅叙園聚議又交到承德派縣余處金業交易所保證股洋

捌百肆拾元承德事自此結束矣屬醉愚作函致沈叔雲金梅生章一山字澄之
是日朱燦若自滬來

十一日姓午後閱報吳蓮舟來為洛兒珍旁晚朱吉微孫益廣未談在此夜飯後復
長談而去屬醉愚作函致外舅又致章一山

十三日午姓下午陰早起閱報李孟芝伍叔僅未晤而去午後至孟蕪處有鄧華石者
廣東東莞人現為南洋烟草公司庶務員胞姪其父克備乙亥舉人廣
余在孟蕪約至其家為余望氣

聞鄧仲良曾任某有
算司

西寶錄道華石善望氣為鄧仲良江西術士傳授其術石許受錢人之氣有五色

貴者黃富者紅道者白普通者青障例而壽限已近者黑余請為望之極云其

氣似且深當希先人之豐腴科名無分官亦幸之外五行不佳而內五行甚好眼刻有

凶亡之威故畏者逸少心地良善性又不吝故亦不甚聚財迨此五年以來好在樂善好

施故能逃過難關現至壽限尚有三年惟惜三十以前所得之子恐難送終只有三子

凌膝耳今下半年恐流破財又四九五十五六五七六八十此五年中亦防破財並有失意事

殆不可不防也又為仲廉表兄望氣謂四九歲其氣斷續不佳汝作大功德方可挽回也

又為陳公猛公治昆仲望之謂公猛有道氣公治是軍人他日當掌生殺之權等云

雖皆未做億中而所談亦畧有應驗也望畢後閒談良久而別夜蔣少清未談

屬醉愚仍函寄錢階平又致馮夢華王心貫章一山屬也仍作函致陳詒重沈

翼孫陳仁先

字其

林朝志臨卧時覺人不適其後嘔吐後乃漸愈遂眠

十四日午后晏起閱報晚章一以未後洩海昌祝文志

是日醉魁赴杭州祝昌頌之母百歲冥誕

在杭州鳳林寺

後即由杭返滬

十五日陰午后閱報為初弟來後跡茂

館管理員

必后宅鎮圖書

來之書略讀而去吳蓮升來為治兒米姬診

夜間看光皆甲午年

諭摺彙存稿也詩作函致王君九金歲孫劉怡宣楊定敷左子異

李孟楚詠和來談春豐金殞事

甲午

十六日丙午后閱報俞鳳賓來為米姬如女痧均患咳嗽

如女昨夜咳出

也晚心臨女旅館訪劉鴻生談片時而歸

也晚心臨女旅館訪劉鴻生談片時而歸

也晚心臨女旅館訪劉鴻生談片時而歸

也晚心臨女旅館訪劉鴻生談片時而歸

也晚心臨女旅館訪劉鴻生談片時而歸

也晚心臨女旅館訪劉鴻生談片時而歸

也晚心臨女旅館訪劉鴻生談片時而歸

也晚心臨女旅館訪劉鴻生談片時而歸

也晚心臨女旅館訪劉鴻生談片時而歸

也晚心臨女旅館訪劉鴻生談片時而歸

也晚心臨女旅館訪劉鴻生談片時而歸

也晚心臨女旅館訪劉鴻生談片時而歸

也晚心臨女旅館訪劉鴻生談片時而歸

也晚心臨女旅館訪劉鴻生談片時而歸

也晚心臨女旅館訪劉鴻生談片時而歸

未

監察人蔡詠和与屬石川本詠和与趙柏友二人現以柏友易石川議罷散會天已晚矣

大京旅館夜膳十時返家沈乙未年諭摺彙存

得澤信和沈韻笙表林于十七日病故

二十一日姓午后沈報張君謀來談夜間沈乙未年諭摺彙存

二十二日姓午后沈報米向卿來並帶來各種書信精閱之良久夜間作函上

外常

二十三日姓午后沈報公昭德里与本生父親談夜間与沈井雲談從井談

井雲今日自澤至此也

二十四日雨下午沈報至文監師校長春里吊周扶九徽湖父子之喪扶九去平十二

共六故徽湖上月初八日故以非今兩日領性也晤劉少卿江西吉安人其漢三教友也出公馮愛華

章一六靈長談而歸夜間与子青井雲從井談從井明日至珠家角和濟典管帳也整容

二十五日穀雨節外時陰上午沈報午刻公張仲松宴于吳陳設庵在

縹湖縣人同治戊辰翰林現為望上格師傳日者為何詩孫王雪岑沈子培陳容民

秦子價余堯衢朱古微左子異鄭禎戲王聘三章一六下徽湖李李

舉張菊生李拔可沈次崇文肅子高七子名統慶本生父親共三席余

陪者為陳蓮生名寶興現為鄞縣地方審判廳長黃默園福州人於甲舉人隨

散後与子培子異菊生拔可小談片時三時後返家小憩再出公周湘於宴

談良久正董竟吾宴晤章素氏即將伊幕之印書費三百元面交其

左喚醒國民大會至徐少峰宴補牙正嘉賓館答李孟楚返家視孫來談

同夜膳談也一時而去

上午八時陳致庵來以時早未接見 昨日起津浦大車不通公濟
南而止以奉天之張作霖 兵者巡閱使 洛陽之吳佩孚 兩湖巡閱使 兩方面
衝突恐有戰事發生也扣留大車運兵不敢開過也

二十六日姓午後演報朱文海來公桑柏岸宴小談夜飯後與朱文海把

兒公乾坤大劇場本附廟子大世界去於起觀金少梅演之聲震姑少梅在

為此來近來最著名之坤角禮聘南來昨日登臺 少梅聲名甚大以予觀之貌亦平常看容甚

為熟隸陳小石制軍借其如夫人及兩孫女亦在予以批竹軒為批兒作

媒小石之大孫女今知彼在聽戲故特往一看觀則中材也時遇於

劇場門口乃招呼焉特未如彼覺看石以予副之戲館相遇亦常事

大約疑不出此也歸家已一時半矣兩

二十七日上午雨下午陰狂風演報五吉祥里而徐眉泉太夫人之喪前日故

大殮年八十七歲晤徐仲書出公湖州會館今自湖會選舉則人已散去大半

予亦遂出公莊德里與平生父親談留夜膳十時返家朱甸卿來與之

買成書十九種計洋三百二十元

二十八日陰早晚有午後演報李紫東送書來演之言久詠和來談夜間

孫益庵來長談演了四年諭摺彙存

平生父親借為初弟今年赴硤石看燈明日即由硤出批

二十九日姓午後演報李孟楚來小談即去公徐少峰宴治牙夜間與程

星南長談演周慇慎名馥前兩廣總督行狀

未思齊

三十日姓甚熱午後沈報李紫東來與之同公民厚東里訪李木齋盛

譯語德化人光緒己丑榜眼官正山西布政司

長談二時而出因予刻之宋本四卷中

國變後為於議院議長

之前漢書缺七卷後知木齋感有宋本兩漢觀向其借來影四刊

之以成全書去冬先化傳沈於與之說及

說及九許出借予心甚感故往一拜並看其書乃南宋慶元間建安劉

元起刊本字雖小而四周尤小相仿可以配建數年志願可以償矣不

勝欣喜之也木齋之父曾任湖南地極喜感書夜間沈新近與米回即所

買以書木齋於丁巳五月後農工商部尚書後未再出

四月朔日

陽歷四月廿七號 星期四

姓午後沈報沈子培靈應返嘉興故里未

見已并辭靈談良久而歸夜間沈昨日與李紫東所買之書共七種

斗洋壹百五十元

初二日姓午後沈報校沈校徑宮文集補遺三十篇為孫佩南之弟子

許士衡在粵在光緒丁酉舉人寄來乞予侯刻者也

初三日姓午後沈報曉霞與階平來自自由北系來火車已不通談良久

全公先施司買物階平飲買畢已下爾登喫番菜近又加價每客四元

又同公曉霞小坐而歸沈校徑宮文集補遺

初四日姓午後沈報蔡香孫來與米姬淑女診周湘於來談良久而去夜

間詠和未長談整容看光緒丁酉年諭摺彙存

初五日姓夜間雨午後瀆報知奉直兩軍於初三日開戰勝負則互
有故尚難分定蔡香孫來為米姬姊女診 / 章一以米留夜飯而去階
平來 其夫人及六姨姊二姊姊五姊姊徐氏兩姊甥女均在樓上夜膳內子宴之也 培餘弟來瀆光儲丁酉
年諭摺彙存

初六日姓午後瀆報廖乃安為米姬洛兒診 / 姚達孫來談甚久夜間瀆
光儲丁酉年諭摺彙存

年有日奉人今瀆壽磨持金鞏伯介銘函來以特早來見

初七日姓午後瀆報蔡香孫來為米姬淑女診 / 一以米談夜間孫少清來
談瀆光儲戊戌年諭摺彙存

初八日陰夜間雨午後瀆報復三來談留夜膳談至十一時而去作票上奉生

父親瀆光儲戊戌年諭摺彙存

初九日姓午後瀆報孫少清來暮去壇上疏詳書有元瀆光儲戊戌年諭
摺彙存

初十日立夏節 申巳初刻八分 瀆報以徐眉泉太夫人出殯擬在湖州會館一

拜至半途見徐氏人已出知已畢矣遂不果往也昌碩子培夢華三

宴多談良久而歸夜間也詩來痛其作玉復許士衡邱佐周沈問梅

張仲炘瀆光儲戊戌年諭摺彙存

午後鍾伯荃况夔僅來均未晤

今日立夏而稱八之三數目錄下備考

余 臺有十斤 內子 七十五斤 徐姬 六十斤

米姬 書卷二斤

杞兒 七十六斤

虎兒 四十二斤

洛兒 二十一斤

純兒 十四斤

二月廿七三朝稱六斤十一兩未
旬兩月已重一應有餘可謂連矣

淑女 三十斤

同女 二十四斤

十一日姓午後浣報也壽聖庵雨許滋泉今日借該
靈顯性吉祥里雨徐眉泉太夫人

吟神異樂旅館訪鍾伯奎牛莊訪龐萊臣小談良久而歸夜

間程屋甫來談浣光備已亥年諭摺彙存

十二日姓夜間風雨午後浣報也徐少峰靈治牙拔去盤牙一個夜間也詩

來有子餘日
不也矣痛其作玉復郵但周詩女衛吳子修毛雅雲楊芷姓張萼

孫黃李番丁喜生益甫之子張井群錢彬必蔡詠和二人來談良久而去

于上巳日遠里
今日創號浣光備嗣已亥年諭摺彙存所置者已七月為止現浣竣矣

十三日陰午浣報屠輔清張寅谷來談良久寅谷壽去橋疏二百元輔

清壽去養老院長年捐洋壹百元百元每年可養
老者二人頌林來留夜膳談至

十一時而去也詩來痛其作玉復周鄒翰飛林朝志楊仲修廖少

遊米聘三劉怡宣鐵寶臣周佩宜予作聯轡陳子青封翁仁先待即
專人也

徐眉泉太夫人聯語錄下

文章視壯疎何愁一第竟難期卽教德起英才連副科目

身世身履安相賴九京應不恨尚有中興事業分付兒曹

康寧高壽福備九疇鄉號善人豈必鬚眉勝中國

子孫曹元澤延五世天酬節廿好辭塵儘作神仙

十四日姓上午不安眠下午安起浣報一以來談夜間程屋甫來長談浣校園朝

恍惚

張翁生李孟楚來未見

十五日姓午石潤報也徐少峰露治牙駱揆君蔡詠和來談夜間校國朝恍惚

表喘也詩作玉復冒鶴亭張稷臣一函和尚大山高壽寺僧人致左子異金歲孫宋

澄之吳尉君

十六日姓午不安眠午潤報也徐少峰露治牙赴杭州惜然而返王澄清來夜間

偏也詩作玉復吳中丞孫向如碩鼎梅陳治重周佩宜兩伯父唁陳仁先張石

銘自作玉復儼廷第寫送八祭悼七款字

十七日姓午早起潤報午刻至愚園政狄楚青家弔其夫人之喪以領帖也又

心甫鳳賓家賀其妹出嫁之喜均小坐即出遂与杞兒同至大車站略待

片刻曉霞及其四合愛六公遠上大車趁客擁擠異常幾無坐位余

等幸周佩宜為之定一房間並親自來送上車嗚茶房殷勤招呼派人

代運行李甚為可感佩宜去後見胡淫仰杭州人隼昌參親人携其如君無坐

寡予乃招之來同坐蓋頭等房間照例頭坐入客予見人家則無可容身而

我等四人則女然借一房間以門上貼有每人定字樣故他人不得入內問心二覺不安也四時抵嘉

善外舅派人至車站相接到後謁見各人余與曉霞均宿樓上余祀兒所

臥三空即當年太岳父臥房其外間為曉霞與博廣兩岳下榻處也在房

中小憩晚飯甚晏同席者祀似張姓常州人其父為招商辦盛氏之戚也

又張棟華即那鐵珊之子陸稼孫于君寶瑛楊壽伯及于燕博廣兩岳岳而

已夜閱越縵堂日記

十六日姓早起午刻陪孫詢舅及諸老均嘉善人不識其姓名中飯午後賓客約至德

偏戲亦開演熱鬧異常與牛雨清名管慶安籍合肥人為嘉善知事王節的名崇甲嘉興人

光緒五年與學人廣西知縣貴祠蔚後夜與徐樹如軼以內表弟及作三叔岳談

十九日而是為外舅誕辰早起在中堂拜壽即為陪客晤張菊生胡馨吾

龐萊臣邢頌聲徐冠南楊補笙 本生父款亦自杭州來午刻在外舅方房

中山憩夜間與沈淇泉長談

二十日姓午前與張雲成湖州人僑寓蘇州現為江蘇知事蔣堅志蘇州人為煙談即同午飯午後

與曉霞出由博廣岳岳皆弟陪往子適叔岳及其他兩房均幸見又至徐終華

朱鑑開兩內姑夫家小坐而出至東園品茗園為國初曹慈山履棟別業現

已易至孫氏小有園亭如吾得宜園之類不過規模狹陋耳薄晚歸夜與

蔣堅志張雲成晚飯席間堅志述及于宣歲伊在湖郡志秋宸太守觀

處作幕委閱府試童卷奎文即為伊所定甲乙者也

二十日姓早起午飯後與外舅雅別四時挈祀兒同曉雲稿孫立凡六皆結行

赴滬車票均由外舅贈送於車中晤岑靖恂名鄭麟浙江餘姚人前安

職存長談七時半抵滬隨即到家培修弟輩後為漢口水電公司事也

二十日姓午後閱報儼廷弟來述及伊與帳房顏樹屏大起衝突拔刀相向先是去歲

伊在帳房用款過鉅至一萬四千元之多據云安用八千餘元裝修房經梯叔嚴修帳房

今年不准再付正月間伊欲向樹屏付洋千元堅拒不允後經麟石調停堅持如故伊不得已

以銀元六隻向帳房抵洋而樹屏將紋寶寄申代銷屋不付款向彼詰責則又至

梯叔處挑弄日前梯叔至得將帳房移至杭州路上僅司公堂事務而已樹屏亦已赴

枕近刻回尋取件伊悖極向三理端置而不顧乃以大菜刀向三樹屏奮力抵拒誤傷頭面
血流以注當經樹屏報告警署警署二面電報伊兒肇禍特逃三跪江求援於母舅姚某
蓮及余為之程法消弭云是日午刻立凡未去見而去

三首姓午後閱報儼廷弟來談沈慶筌未留夜飯棄山濤未暇而去後與儼
廷弟談至三時飽而去

三首姓午後閱報閱揭存先未董竟吾章素民繼至談至七時餘素民欲印四民喉舌
報勸之不休余乃助以印費三百元而去至曉霞處應其招同坐者為陸稼孫邢
頌聲金仲廉楊佩~~曉霞~~曉霞以舊恙復發未下樓

三首姓午後閱報即輔侯未談晚至夜香應劉襄孫之招同坐者為任味和胡小莊
管趾卿往冠南陸稼孫散後即歸嘴也詩作函

三六日微雨小滿節下午雨而陰閱報朱文海來儼廷弟來談晚沈幼推來見現補
夢湖萬春包缺伊自學子生升至今職在典已四五年矣資格之深無出其右程星甫蔡
福和來共談良久夜閱斯未信齋雜錄南通徐宗幹著

三首姓午刻他兒雜頭在中堂拜太君坐馬車兜一圈子吃麵午後閱報星甫幼推來
和來共談片刻以鄒徽卿之孫女出嫁往賀馬輿祀兒至兆芳照相至徐少峰處治
牙至商務印書館訪張菊生不晤過李拔可堂榮生又至博古齋訪柳巷村小坐而
歸夜飯後嘴也訪作函政務處廣層輔清宗澄之鮑康侯顧霽軒

三首姓午後閱報陸稼孫來未晤晚以鄒徽卿之孫女回門往應酬馬席散出來至
襄孫處答稼孫未晤遂歸星甫來談又與叔雲長談閱斯未信齋雜錄

三九日午後閱報儼廷弟與明妹來長談良久同儼廷弟至姚慕蓮處已赴嘉

興晤沁泉談而歸夜飯後作函致慕蓮為儼廷弟事也囑也待作函復
張夢孫師又改楊定勳陶子麟劉薪之張石銘呂幼航高欣木
二十日姓午後閱報夜閱斯未信齋雜錄

五月初一日

陽曆五月廿七號

姓午刻僕人書叫謂梯叔母有電話未謂接姚慕蓮電屬余同赴杭

州遂起身至鴻仁里見

叔母連及慕蓮偕儼廷弟至得時刻梯叔已赴杭州慕

蓮遂偕儼廷弟於日昨赴杭邀

叔母與余同往余謂中車太匆促恐趕不及祇

得夜車暫行談良久而出至報本堂弟徐南鑑

以借該堂領帖也

小坐而出至貽德里

一轉乃歸午後閱報整定客六時半至火車站

叔母已先在佩宜居其兄翰人在站

代為飾人照料行李七時開駛車中晤黃同武

湖北人從前在滬近移家武林

異談十二時抵杭儼廷

弟派人在車站相近知伊與慕蓮在城站旅飯余與叔母遂至城站旅飯知已見

區梯叔初則拒而不納經慕蓮及後譬言解始得進見皆慕蓮力也談至二時

乃與叔母至覺廬

梯叔知余等至亦下樓長談至天明而睡是日午前胡馨

吾未去見而去午後李孟楚未見之內子自嘉善回挈虎兒今日回家余自車

站上車時則在站上見面也

初十日陰旁晚微雨午刻慕蓮奉梯叔留午飯同談良久事甫調停妥洽此後不准再到上海月薪規定三百元由姚氏帳房轉給全恐儀廷弟閒住在家重蹈故轍勸其延聘一師教導守之月修三之歸帳房開支梯叔亦贊成談至五時慕蓮啟行返滬余與李一波儀廷弟同送車站而歸時葛初弟亦在杭特來看余遂同小波袁嘯菊崇德帳房同至宴家核夜膳畢至廿七世界遊覽一週而歸閱魅鏡

初三日陰午後閱報乘輿至城隍山通志局訪喻志韻余向丞志韻返禾與田丞談片時而出至保佑坊興業銀行訪張篤生長夜至晚乃至三蘭處夜飯十二時歸與叔母儀廷弟談至四時乃睡

初四日雨午後與李一波談乘輿至留梅草堂訪潘宇襄名竟字富陽人現為弟二師參謀長借金處

養病由廣優之介紹二月中未談片時至堅飽別墅訪葛初弟並看新造房榭徘徊良久而

歸晚梯叔邊小波及余並儀廷弟同至青年會西餐畢至鳳舞臺看劇十二時歸閱魅鏡

初五日姓午後至岳坎後義塚祭掃並閱看新做八場囑沈振泉將場泥剝落者補好之余乃歸再與小波儀廷弟出至三蘭處夜飯志韻葛初弟已在飯後與志韻小波談良久同歸

初六日姓午前篤初弟未午後一時與梯叔叔母儀廷弟同赴城站乘車赴滬車中遇胡藻青顧逸農七時半抵滬遂返家夜飯後補閱報紙

初七日姓午後閱報葛蔭培未暇談而去出至淨土庵以俸聽松十真壽擬經

一拜至幼律氏人已散乃答拜一西和尚字聖號名了悟天台山萬年寺住持晤談良久余以其屢

次非禮無非為寫疏起見乃允助天台修路費五百元以廟疏傳子未嘗開寫而所望又奢故難落筆

彼一再請益乃寫千元而歸律桂堂未談儼廷弟事坐良久而去夜飯後

至貽德里謁見 本生父親長談至一時而歸

初日姓午刻至都益處應馮夢華余堯衛之招同坐者為陳儀石陳瑤圃

秦子質名炳直湖南湘潭人乙亥舉人由江西臬司改廣東提督陸路余壽平左子異俞珮吾名壽亭

侯補道尹上海陶拙存席散即歸詠和少清在此長談出至均益里岩胡馨

吾談良久至吳昌碩處長談晤古微靈生又至崇德口姚氏老媪太太在此故

未登樓謁見 梯叔 而母與儼廷弟長談而歸與沈叔筠談人頗不舒

早之履

初九姓午後閱報 本生父親未談坐良久去晚至一家春應律桂堂文之招同坐

者祇慕蓮儼廷弟及桂堂文之三子均可梯叔不到同談儼廷弟家事良久而散

張硯孫孫益庵在書齋余撤函改升言甫相國益庵擗稿而硯孫鈔之又囑硯

孫字一函改也發於

初十姓午後 卽當而母舅章一山先後未談晚至振華旅飯荅首蔭梧少談而出乃

訪劉鴻生柳蓉村均不晤遂即歸家儼廷弟未談

十一日芒種節戊正三刻姓午後律桂堂夫事長談良久為梯叔欲棄儼姨事乃同往鴻仁

里訪 梯叔已則知已赴車站遂趕至車站在車中談片刻勸其此事不可草率德

須籌劃良策四面穩安然後可以舉行否則設有歹人為之保護涉訟則面子有

關不能不防云云 梯叔幻云明後日至得據儼廷之妾出申等云其時尚有姚氏老

姚太太同車至嘉興車將開駛余與桂堂下車略儼廷弟同至鴻仁里與伯如
談桂堂夫先走 梯叔母留夜飯以故良久而歸閱李紫東送書屬也訪似
函改 外舅是日午之前昌碩亦未晤而去

十一日姓入靈午移錢階平未長故而去夜至貽德里與 本生父親談至一時而
歸

十三日姓午後李孟楚未見晚至後曉而散去應其招伊與碩聲合宴胡馨吾
也同坐者馨吾而外盧鑑泉蔣孟欽金仲廉沈惺叔錢階平姚沁泉張君謀及主人
而已散後至一品香訪 寅叔母舅遇邱公鐸及孟昇仲虎小談而歸儼廷弟未
長故至二時去

十四日姓下午四時西至五時即止後桂堂文未故五時與益庵至虹口塘山阪非園應

甘翰臣之招至幻梅蘭芳姚玉芙蓉妙音已到良久李雪芳亦到雪芳坤伶也遂入

席計二席男女分坐席散後由翰臣之女公子陪雪芳至蘭芳坐上雪芳不能

北語蘭芳不能粵語由嚴直方君嚴西人現左創辦製糖公司作備譯代雪對蘭說幾句仰慕

說話蘭芳辭音甚低聽不清楚陪蘭之客余與王聘三雪岑未古微余壽平徐冠南

周湘雲未念陶况夔坐趨叔雍徐建侯徐少峰 吳昌碩東道喬梓及不相識者三十人

出至余澄之處略談至一品香應張君謀之招同坐者錢階平謝應瑞廣東人西醫金仲廉及

主人而已散後即歸朱甸卿未與燐林水集古今遊名山記兩書價洋六十元

十五日姓午後閱報澄之未談同至益庵處與謙甫文談未古微未遂同益庵至余

書齋坐未久胡馨吾未至益庵今夕宴之也 寅叔母舅將孟欽張君謀先後未

坐談良久至八時入席半後冠南去而吳昌碩周夢坡均趨而未至十時席散在

余書齋茗談于孟嘉益庵至一時而去

十六日姓午後閱報鍾惠山匠頭素導伊西四層樓閱看欲做過屋頂也整容黃鐘
濤沈醉愚自南潯公界談張硯孫幸談培修弟幸七時後博廣打岳徐懋齋稱張
君謀姚沁泉徐曉霞刑部聲錢階平先後云八時宴階平諸君於嘉業堂散
後小談而去屬醉愚作函改吳印丞于子昂孫景揚余閱句餘土音補注洗足而臥
十七日姓午後閱報劉鴻生幸談夜西西摩跋應孟嘉之招同坐者胡馨吾張菊
生姚文敷朱吉微龐美臣邢亞聲王靜安及主人而已散後談至十二時而歸屬醉愚
作函改吳子修

十八日姓午後閱報蔡詠和幸談晚云貽德里一特以本生父親不在家遂歸校句餘
土音補注屬醉愚作函改周夢坡

十九日姓午兩午後閱報李慰生來閱其書畵掃教種晚云貽德里與本生父親
長談歸後屬也詩作函改楊世姓章一山

二十日午兩下午陰午後閱報陸仲英偕陸君毅純伯培鋤仲英帳房幸在書齋茗談

良之而去許博明幸為大華儲蓄銀行招股事長談至晚而去夜飯後勞篤文未
長談而去寫祭幛上太字屬醉愚作函改朱聘三陳詒重宗澄之林朝志王蒼

民

二十日陰午後閱報李慰生送來各種書籍夜飯後孟嘉偕張子武名其鏗廣

備甲辰進士湖南未長談至十二時而去屬醉愚作函改劉怡宣顧鼎梅金仲弢西臨桂人

二十日姓午後閱報本生交親未出示許玉農幸函知湖州修府志勉幸余與王血共

為名譽分算幸長談而去章一山未談也訪久病今日以此界談晚全厥聲未在此夜

飯長談至二時而去屬也詩作函政劉幼雲王君九黃石孫醉愚作函政馮孟武章
仲銘作詩輓石銘太夫人

二日姓午後閱報朱文海鍾惠山未晚至威海衛路應許博明之招同坐者為朱古
徽蔣孟英陸仲英嚴子均李伯勤彥士昆仲者甚惡劣枵腹而歸查倦航法
帖上各人爵里

二日陰午後閱報王蓓孫姑丈未談而去晚蔣少清未談屬醉愚作函政外舅及
宣叔世舅佳振聲也詩作函政李拔可劉春生朱叔蓮蔣堅志喻志韶

二日兩午後閱報 梯叔母未談儼姨事儼姨 梯叔已允不棄而所定條約姨則不
能照做而儼廷又不知振作聞之可歎夜間至貽德里與 本生父親談土時歸閱王
仁權送朱鈔本甲申朝事小紀

二日百姓午刻過夏正節在中堂祀 先午後閱報以謝子楠表舅撤座往拜否至
勿適將送座余待之至返座畢後拜與金叔初談出至陸純伯處荅仲英又至謙
春棧荅奎厥聲又至臨安旅館看劉鴻生均未見至嘉賓旅館訪李孟楚小彼
而出至徐少峰處補牙又至貽德里二特即歸夜飯後屬也詩作函政吳蔚若沁齋
大孫孫星如又聞胡漱唐作古余曾託其題筆後少影屬其弟幼腴免之因作函慰唁
屬醉愚作函政朱聘三章一山余閱甲申朝事小紀

二日夏正節 主初二刻五分 姓午後閱報張孟勛未談留夜飯益庵亦未同談十時而去金厥
聲未長談屬醉愚作函政許博明又政徐允中

二日百姓午後晏起劉鴻生未見而去閱報晚荅篤文張孟勛章一山陶拙存王
靜安先後未益庵醉愚亦在同談夜宴篤文諸君於嘉業堂散後一山拙存

靜安後談良久而去邀而幸者為閱遜齋文集吳郡甫所著蓋今日吳子修託便人

帶未清金竹梓者也

二十九日兩午後晏起閱報閱宣統二年冬季政治官報為沈杏野表第查沈子

敵尚書為其建工執學校圖書餽奏請立案一摺竟不得見屬醉愚作函復

許博明吳子修張昇泰又改 湖涵叔

閏五月朔日陽曆三月廿五日 星期日兩午後晏起閱報晚公乘柏翠露長談二小時而

歸夜間沈左文襄之家書

初二日姓午刻閱報下午公清涼寺兩沈子林之壽以今日借該靈領帖也晤瑞軒

酌談而出公馮夢華露未晤公徐少峰露補牙遇李右臣至臨安旅館訪劉鴻生

未晤公貽德里與牛生文親談夜間喘也詩作函致劉魯許博明孫桐也

李佩秋趙林雅章仲銘校王荆詩注沈欽韓所注

初三日姓下午沈報徐桂棠來健而汪甘卿來均長談晚公馮夢華露談片刻

昨晚來未見 明日返寶應夜間沈慶筮來長談金厥聲來談也二特

是日趙林雅振飲陪梅蘭芳王鳳卿姜妙香姚玉英諸君石曰香南三集

會者為王雪岑况夔笙蔡鐵珊名寶原籍紹興直隸大興人曾任浙江甯紹台道許秋帆名沅鎮江人現為上海交涉使

公達名曰融一字腰公廣東人唐子優貢郵傳部郎中周湘雲鄭蘇堪孫益庵

杖楚青而所餐刻素齋也

初四兩午後閱報旁晚章柏皋奉談夜與孫益堪談

初五姓午前十時起身以城內關帝廟中國崇文會萬年奠倉大會開會由姚子樾觀警初

立特往馬晤姚文敷王三亭字澄之姚子樾姚玉森周企言名樞貽武進人前為粵素潮州遠溪巡檢

齋午後開會到者數十人朱筱韻亦在略談片刻孫玉仙宣讀會章全體通

過議決嗣後舉馮夢華為會長孫玉仙及予為副會長辭不獲已祇得再作

書辭澄之告余蘇堪約今日下午在培老處集議核制報上所載取條優待皇

室事勸余赴席余欣然應之出至龐萊臣劉鴻生兩處晤談片刻至金殿

聲處未晤乃至培老處則蘇堪已去余竟衡王聘三王雪岑王叔用朱古微楊芷

姓步談良久歸家小憩再至蘇堪處簽字而歸

初六日陰天氣悶熱午後四惟子敬未夜章一山榮柏皋奉談至十時去

初七日陰天仍悶熱午後晏起閱報後沐浴夜間閱辛亥年政治官報全

願聲奉談

初八日兩天氣涼午後閱報篤初弟奉談閱政治官報夜作函致儼廷弟

初九日姓午後閱報 奉生交親奉長談而去李紫東携首奉來看夜詠和奉談

坐良久去閱政治官報屬也詩作函致陳治重顧鼎梅徐仲可朱古微

初十兩午後閱報紫車來與之羅書二部皆元刻本計洋四百三十元寒雲公

子之舊藏也出至沈子培家訪勞篤文未晤見慈護男談而出至南洋路訪

蘇堪遷善里訪柏皋均談良久蓋為商酌抵制取締優待 皇宣事也

夜飯後葛文未改囑醉愚作函改四維兩福又改動蘇堪又改邱紹周
十日兩午後閱報喻志詔章山未長談留夜膳畢累坐而去出至景德坊
頌騶叔晤季雅弟及凌鳳咸知頌騶叔今日至安定典中盤包以有賭博事
故也遂歸閱政治官報

十一日陰午後閱報晚柏亭未談夜飯後朱吉微張孟劬王靜安朱櫻丞

笏太史之子為
培老門生

未談至二時而去囑也詩作函復夏倚秋又改李振唐馮孟武

劉取卿

十三日姓午後閱報夜詠和未談囑醉愚作函改徐曉霞

十四日暑節長初二姓午後閱報頌騶叔未談至五時去出至牛莊路應周湘

雲之招蓋宴梅畹華而倩作陪也到者王雪岑章山趙叔雍胡南江西新

楚人克潘丁丑翰林曾為廣東布
布政使亦復院數次劉子鶴朱念陶吳昌碩東蓮高梓趙叔孺

野人福建候
補知府待良久晚華玉美始至遂入席同餐番菜席間與晚華累談散

後即出至貽德里與本生及親談土時歸家囑也詩作函改吳子修張菊生

李佩林沈慶笙金鏡孫

十五日姓午前十層樓修葺屋頂磚石雜下聲音甚響不安眠午後閱報徐曉

霞未談張頌孫未談夜飯後和盟哥未談囑醉愚作函改趙叔雍楊芷姓

劉怡宣又改渠生弟

十六日姓午後閱報朱文海未晚柏亭未長談整容囑也詩作函謝劉取卿

以聚卿補送年甲禮蓋自仿製趙忠毅公鐵水意也又作函改王濤川汪甘卿

王雪岑

十七日黎明時雲霧極重對面房屋樹木均不見逾時始醒姓余適夕未安睡九時起
身閱報接抄存素氏來函知前此素氏欲印四民喉舌報以希救國勦余助款
三百元後竟爾入都上書總統謂余助款十萬元以為之倡閱之訝然余既未允
助款亦並未曾贊同乃竟捕風捉影捏造至此此新學子派中人之所以不值錢
也固全此像拙存同未祇好解鈴還清繫鈴人嗚呼愚至拙存處乞其責問
素氏以消弭之與子青界談十二時以 本生父親命余同往湯山至火車北站本
生父親葉山濤培修弟已上車予遂燭票上車相差片刻為時局促異常其
時忙迫上車二等車中擁擠不堪非常悶熱在車中暇閱章寶齋年譜六
時半抵鎮江于進之鎮江人開投錢肆為本地紳士 吳辛奮 安山鎮人鎮江 警警稽查 已在站迎接
遂同至江邊萬金樓客棧即貽德 房產樓主劉光如來談同至美農樓喫香茶晤

高慶堂某方而且慢喫至二時半之久席散即歸棧
十日姓天氣甚熱七時起身十時回 本生父親于進之山濤培修弟乘輿去凌
山黃山二山主人凌為李仲卿黃為日本 村上律師皆種樹木之所一觀房屋中憩又至戴公山即招 山有三廟 隱寺
為馮勇毅名子材號莘亭廣東欽州人雲南掛督憲武印將 同治粵匪守鎮江有功故立像祀之公駐軍之所供有遺像
如善陸出門額上署曰聽鸛山房寺僧導 本生父親及諸人至後面觀梁昭明
太子讀書臺寺古跡余以赤日之下炎熱異常且足疲不能多走故未同往在寺
中飲虎跑泉水之茶泉在山與北固連因登焉在更上一層如素齋飯甲辛在風 後面
價軒不憩寺僧心禱道諱 剛直揚勇力慈岳祠 魁果肅 玉同治和記 甯將軍 戴都統 穆辛 亥殉
難于 名祠瞻仰又陶璞青驗保鎮江人民堂 人物為陳英士後殺亦有祠殊不偏及晚沿江邊而歸夜
劉光如暇備數肴邀夜膳三畢閱快活第五期十二時後臥

高慶堂某方而且慢喫至二時半之久席散即歸棧
十日姓天氣甚熱七時起身十時回 本生父親于進之山濤培修弟乘輿去凌
山黃山二山主人凌為李仲卿黃為日本 村上律師皆種樹木之所一觀房屋中憩又至戴公山即招 山有三廟 隱寺
為馮勇毅名子材號莘亭廣東欽州人雲南掛督憲武印將 同治粵匪守鎮江有功故立像祀之公駐軍之所供有遺像
如善陸出門額上署曰聽鸛山房寺僧導 本生父親及諸人至後面觀梁昭明
太子讀書臺寺古跡余以赤日之下炎熱異常且足疲不能多走故未同往在寺
中飲虎跑泉水之茶泉在山與北固連因登焉在更上一層如素齋飯甲辛在風 後面
價軒不憩寺僧心禱道諱 剛直揚勇力慈岳祠 魁果肅 玉同治和記 甯將軍 戴都統 穆辛 亥殉
難于 名祠瞻仰又陶璞青驗保鎮江人民堂 人物為陳英士後殺亦有祠殊不偏及晚沿江邊而歸夜
劉光如暇備數肴邀夜膳三畢閱快活第五期十二時後臥

十九日姓仍酷熱午後乘輿至鐵路巡警分巡官鈕礪深觀唐子處交佩宜信

並請其招呼談片時而出入城至磨刀巷陳善餘處若談良久而出至招商

局訪陶庵舅氏返濟乃至英租界冒鶴亭名廣生如昇人甲午舉人農工商部郎中國受後曾為溫州鎮江准

安三處關監督今丁處長談至晚而歸勵深送點心夜飯後鶴亭善餘

先後未改善餘步履艱難故至樓下會之

二十日姓早起午前八時半鈕礪深未談並派巡警王明遠送我等至樓霞及南京九

時半至火車站礪深并未送十時上火車十時到樓霞走至寺中約二里竹寺中方丈

若舜亦由鎮江返山故於車中遇之寺中高涼爽午齋後由知客師度芝道寺至山

之左近一帶瞻覽惜千佛巖等處荆棘遍地高與人齊故雖乘輿而輿夫

亦能走徒使悵望而已六時至車站以火車脫班待至八時始到九時一刻車抵

下關朱面卿姜文卿已在迎接備好汽車遂進城至交通旅館以有長乘

舊者長未去各處迎新送舊之人未嘗甚多城中下關久旅館均有人滿

之患不得已由交通旅館介紹至金陵第一春住宿此乃酒飯而非旅館具蟲

極多

二十日姓午前早起侍本生父親及偕山濤培館乘汽車至湯山離城四十五里午

刻抵陶廬主人號席三名保醫房屋一棟草創未備午後山濤發痔瘡先進

城隨即返申余等就湯泉沐浴泉水甚沸晚在近處散步夜飯後與培

館弟同房睡

二十日姓午前十時在陶廬啟行至金陵第一春一轉遂出城在下關之致美齋

午飯文卿旬卿均乘送行午後三時半上公車返滬十時抵埠滬地較南京

涼得多矣

二十三日姓午後閱報李孟楚未談夜羅子敬未談

二十四姓午後閱報至新聞政有竹里訪余竟衛又公景總訪頌駒叔均不

晤夜囑醉愚作函致堯衛又致鈕礪深況愛筌余臨卧時覺泛欲嘔粥

不能吃而未泣之前曾至益庵處晤靜安談良久

二十五姓午後閱報邱偉如未談既而孫玉仙與曹匡甫名驥上海本城人何慧山名隆明江西理

仲未皆萬年尊倉會之人也謗良之而去余竟嚮未談而去夜飯後厥聲未

談與余開方也詩未囑愚作函致馮道多華姓志梁及何曾二君又劉幼雲又許博明

至二時去

二十六姓午前鍾伯堦未惠野百合不節未晤而去午後閱報與益庵長談蔡

詠和未談夜厥聲未囑醉愚作函致徐允中孫恂如李拔可孫鏡若宋澄
之章仲銘

二十七月初伏姓午後閱報頌駒叔未長談至晚而去余再出至一松香廳姚慕

蓮之招同坐者二客有彼人其姓名均忘之矣儼廷弟託余向慕蓮借款慨允

四十元可感也返家後作函致儼廷益庵未談

二十八姓午後閱報徐曉霞未小談而去既而一山未在此夜膳夜囑也作作函致

郭春楸劉聚卿喻志韶吳印丞醉愚作函致金頌君又作稟上外舅汪

星臺未余與之小談

二十九姓午後閱報沈侶夔未談韻筌事出公貽德里與本生父親談夜王

雪岑羅子敬王靜安未共談良久而去至樓上與頌駒叔母長談

六月朔日

陽曆七月廿八日 星期一

大暑節

子午三刻

晝午居後報查及種縣志公相舉
晝談良久而歸夜間檢閱江都縣志稿
醉鬼作正復刑復三水盟
兄來長談

初二日姓午居後報沐浴整理院許文肅公集張仲尚來談夜間稿也

詩作玉復范銘劬羅井德祝祥臣井岳太夫人壽函六月十三日又致陳

毀庵伊仲平朱艾卿三師傳一玉具名者王雪岑章一陶抄存景柏岸及予

父子醉鬼作函復李審言龐萊臣羅子敬

初三日姓午居後報曹梅訪王靜庵章一未談夜間作函致儼廷嘯醉

寫作函復朱衡石李孟楚汪甘河陶抄存徐曉霞姚文敷劉襄孫閱

許文肅公集為劉聚卿查辛卯年刊中國來遊延歷俄太子之石文肅集

及李文忠函牒均但言其俄太子或曰俄皇儲而不書其名

初四日姓午辰沈潘琴來秀湖州醫院美國人孟以名行 來華已數十年 湖人皆識之 從前是租屋現在造房子

孟國匯來十萬元 吾湖蒙 幾年元現之 二千四百元 來應券由堂中畫洋四百元沈報博庵來談夜間冰盟兒來

作玉致儼廷囑醉鬼作玉致楊芷姓

初五日姓午辰沈報沐浴廖儲齋來長談搗之大病三月幾死者屢現能好尚未

全愈而人甚木納徐桂棠來談公晚而去夜間葉柏岸來長談醉鬼作玉致毛稚雲陳翼卿冒鶴鹿李佩秋余自作玉致楊芷

初六日姓午辰沈報李孟楚來小談而去公集孟恒豐魏答沈潘琴謙泰棧

答張仰留均未晤遂歸夜間詠和來長談冰盟兒來又借洋壹千元而去
痛也詩作玉復劉聚卿李審言劉怡宣吳子修 自作玉致儼廷

初七日姓夜間雨午辰沈報邢復三與孫靜波女級縣人 畫山水 小題後前在揚州行 道現擬至上海賣畫 欲託予為 掇揚故前日 送予扇面 五軸 之一幀來小談而去作聯壽幹臣井岳之太夫人張氏八十

聯句 晚柏翠 未出 示申報 有眾議 負李慶芳 提出 停止 優待 皇宮 經費

吾儕捲宜籌一對付方法擬初九邀數人在此議之相岸又謂俄太子名

力光臘思而東華錄甲午年十一月俄皇薨太子尼可來接位未知究竟是

何者為准姑記于此以俟後考為醉鬼作玉致米聘三姚慕蓮徐

曉震張硯孫王聘三王雲岑陶拙存王井用鄭其禎堪章一山

夫躋卿貳子東台衡谷王澤行仁聲以爲壽之三祝汝復茂千秋舞

綵爭看米穀盛

婿附諸孫婦尊大母算官貴康寧好德已兼其四先荷生十日

奉觴遙泛碧筩香 此聯與曉霞合送

大為名卿子名相

序當長夏節長春 此聯代 木生父親作

初八日午陰乍雨午後兩點報駱揆若未談繼而吳昌碩東適來張孟劬王
靜庵來小談而去夜間揆若復進來談十時而去囑醉鬼作玉致黃石
孫程星甫錢階平 王蒼民孫鏡蓉

夜日中伏

初九日姓午兩點報蘇柏舉鄭葆戩王雲岑米世徵王聘三惲季申瑾井陶拙存
王井用羅子敏王靜庵章一陸續來會議對付眾議員李慶芳駱繼漢
廢棄優待 皇室條件及撤銷帝號 報依所載以國幣于八月一號成立即今日也
慎葆戩李慶芳向 皇室索書百五十萬必不

與市提議此舉駱繼漢
附和之

以議致電徐菊人 世昌推葆戩擬稿之函致張少軒意柯

鳳孫伍恣 推蓋庵擬稿沈子培以腹函未去七微靜庵特任商之事極表同情
凡列名在兩一七陳石在露告以情形並請領銜伊七許可談七傍晚客散
聚卿未留其夜膳一子敏未去談七時後俱去閱皇朝逸史考並將
未育者補入之原亦為安順西楊樹所備
刊于光緒壬寅

天津徐菊人先生鈞鑒自出系報低宣言廢止 皇室優待條件者層見迭
出國會議負大抵不識立國體統誠恐一倡百和竟成事實 皇室能受大
辱非非民國之禁不素以保護 皇室自任今能去職海內猶屬望于發言
七較有力若能抗言力阻並商之各國使出為證人別議若即使通過事
實不能進行即為有效國會已開眾情惶惶迫切務示復

初十日姓午 后泐報李審言來以其先德之三垣筆記勸予刻入嘉業堂集
書余許之伊甚感激特為道謝并群作古昨日午四時前往一而適在殮

視之瘦枯幾不相識為之淚下殮畢行禮後乃歸夜飯後公貽德里與

本史親談上時歸愛僅借其長子又韓在益庵宴待再同公書字談

也一時而去煖也詩作函致劉白雲鍾伯蒼丁

十一日姓午 泐報午刻與益庵同公沈子培寓道賀以平年金婚紀念故也

夫人龜山李氏橋崇廉坊 公則客已齊遂入席 予等十六人多送燕高席三桌酒二罈 傳之肥妙也 以禮物不收故也

同座者鄭蘓哉舍美衡陶拙存王林用楊芷姓揮季申瑾林羅子敬王

聘三散後與子培劉健之談良久而歸高初第來談出公聯珠里送張并群六

途遇禮堂孟頌一亭談同公勉文敷宴談良久而歸夜同金厥孫鏡若及

郎剛學來談公十時后而去泐報村送未名書 剛學二字是予所題蓋甲寅年錄 卷住莊德里與予對門常給白也

十二日姓午 后泐報沐浴公勉文敷景柏舉兩宴談高酌所發之玉也夜間囑

醉冠作玉致秦佩鶴劉雲孫劉聚卿陳詒重羅子敬來談泐花正樓詩

存五編陳少石制軍所贈也

十三日姓午 后泐報送張并群 靈樞公湖州會館公徐少峰靈治牙貽德里

与本史父親談公一以宴談良久同公晉隆喫番菜二復在書房談良久少清來

談也詩來囑其撥致唐少川之三玉

十四日姓大風午 后泐報牽一以未談儘而秦佩鶴誦倫 名曹浩佩鶴子郵傳 主事也西科故實現為

浙江烟園之書局 未身為探聽維持優待辦法而未蓋此事 佩鶴甚為注意

熱心可敬勉文敷來使其打聽西信十餘人之任心特未回復均探問明

白吳晚葉柏舉未白一會擬致蔡宋卿元洪電稿屬醉鬼作玉致外第
姚慕蓮陳樂卿王雪岑

十五日姓風仍下午后沈報曉霞未談繼而一未沈知軒文鈔定處方子箴
廉訪瀟颯所著也通光甲辰翰林屬醉鬼作函致馮曼華東王聘三舍壽

平也詩作函復吳子修言子戴伯英

十六日五秋節國初初刻姓風已和午午后沈報李五楚來整容沈二知軒文鈔

夜柏舉來談屬醉鬼作玉復羅恭楹此外醉鬼所鈔之文共十四封

人數如下 柯鳳孫依若此是遺老山東陽州人王聘卿士珍直隸晉州人段芝泉

瑞安薇合肥人 靳翼師雲鵬山東臨沂人唐少川依儀廣東普寧人錢許臣能訓以

上五人均曾任格律者 汪伯唐大慶浙江錢塘人 孫慕韓實琦浙江錢塘人 梁若生 敦庵

廣平昭德人 以上三人 均曾任格律者 周少樸掛模湖北大州人王懋宣懷慶直隸晉州人前步軍統領現為塾

張少卿靈江山西晉州人而長以 張雨亭作霖序天八而年三月巡閱使 胡馨吾惟德歸

日平之使歸國 米德田家寶雲南宜州人而直隸有長

十七日姓午刻沈報 本生光也忘辰家祭午后天恒語里而和鈞庵之書十五中

雖孟嶺詠和穗軒聚之頃聲小談而出公商務印書館訪張君生將欲出門

見其坐汽車甫過知已出來遂不進古心徐少峰壽補金牙一隻公龐萊巨宴

長談而歸 夜間屬醉鬼作函致陳縵圃包瀆生張孟劬也詩作玉復毛

稚雲楊子梁名鴻發丹徒人先備登甲進士喻志詔致張讓三劉健之姚文敷

沈二知軒文鈔

今日持報載有澤大陸報一節其題曰提議廢止清室優待條件之返鑄書

此乃柏舉記狀楚青轉記大陸報之記者許建屏

嘉興人許之子樹松存之妻弟也盧少堂之婿也

而此舉以華報館皆趨時不肯說此話據楚青之即肯說必不敢說以二列

恐有人反對

聞報館者皆有堂派並有受人任費業此者餘存居多數全案人暗中貼錢得以支持然既受其錢頭聽其命矣

恐白銷數有礙以現在普通人心理皆不喜

皇室可為浩歎

十八日未伏姓午辰測報測之知軒文鈔夜柏舉來談嗚醉惡休函致

徐曉霞孫樹如

十九日姓午辰測報一以來談繼而李振唐來談良久而去以九江兵變故避難

來此也晚七時德政應胡仲樂之招同座者陳安士

名莊姓乾州人雲南臨安廣通年交徐曾為上

海安師使盧信

名信廣東人向在廣少川辦之金星保險公司辦事現任為廣商總長

李伯初

名宗元湖州狀港人洋翰林曾官京職

現為上海格商會仲和名

名宗祥初胞弟建曾為日本之使司由格長印已未年為學生打者

曹履冰

廣東人現為武庫務知事

易次乾

廣東人屋呈保陶國之

張平甫

南潯人二在金陵辦事

姚文敷

朱古徽蔣孟頌狀

楚青董斌甫陳昭華仲樂之婦散後又公樓上一看以此居新造於遷建祇

十日也歸羅子敬來談嗚也詩作玉致林朝志姚老樑王亭

必愛佳測之

知軒文鈔夜雨

伯初自日序畢業回是試實備修

二十日作姓午辰測報博庵來談柏舉來長談共測張少軒

意寄來

眾議貧駱繼漢

湖夫優議廢止優待條件及撤銷帝號之意見書荒

謬絕倫之言不恐平讀測之憂憤良切夜飯後颼風又起且有雨

二十一日姓颼風終日不息午辰測報徐桂棠來談柏舉來談同公報

本堂而許笠麻夫人之喪

笠麻為之君之說

略施信丞

湖州人宏順福通事現在許武所開之恒茂興為通事

小談而出也周湘雲勸幕大燭任費允許千元並約其入廿四日一元會之

局路趙井儒共談良久吳昌碩徐少峰兩君均未晤公秦風鶴雲談
晚而歸夜間嗚醉鬼作函致本春森許博明解去大華儲蓄銀行股五
百元認股本是一千先解一半
故也陳治重吳昌碩陳小石王君九孫益庵閱之知軒文鈔寫祭幃上六
小學况憂僅來長談

二十二日姓風漸和午后沈報宋澄之刑復三李孟楚來談良久澄之去予曰

復三孟楚醉鬼杞虎二兒坐汽車公晉益習三執所遊玩以十週年紀念

李平書所成九画出書家沒與者某以中圖在 故不能画又公愚園以惠尔康及此

花園一轉而歸惠尔康及家設者菜館皆為夏日日夜間 悲風想之妻故終夜營業天氣涼遂無人金厥生來談席也詩

作玉答馮夢華包瀆生慰劉李若悼亡醉鬼休玉答吳子修羅林極

二十三日姓午沈報以張并群神回前去一真返家後詠和來談夜間柏

舉夕清來談偏醉鬼休玉復李佩秋沈曉帆記通齋文稿蘇陵 據原

生君道光 咸豐時人今日劉怡宣寄來惠贈者也

二十四日姓午沈報三時鄭蕪戲票相界幸一米七微王雪岑王聘三秦佩鶴

秦子質揮季中瑾并余堯樞陳介庵在村屏 女徽望江人先備土辰建七湖北歷任州 縣後湖北候補知府與黎允洪公契

陳容民左子奕趙并孺名薛桐 補建 候補知府李振唐宋澄之曹梅射孫忠敷名蔡山 陰人四

川知縣吾堂王靜庵羅子敬余壽平本生父親 則而未入席以有 曹印去劉聚卿景 後

心來後傳觀張少軒來正及駱繼漢樞出之議茶駱湖光六時入席共三桌

散後聚仰柏象若談心十時而去沈鄭蕪戲文來駱湖光 印及對駱繼漢李慶 芳之儀奉一誰陰陰

腫卷一不署名獨子教說也揚州人世陳年祇廿歲

今日之會以同者太疏遠而特甚少未免隔膜故由予發起每人各出一元不真

八補 聚集一以爲人 可以聯絡有事可以商酌 今爲第一次 予白柏舉一六三

人為值會 第每席十元尚有留者相華費仍九

二十五日姓午 后 閱報 狄楚青許鑑平 名楚屏嘉興人 著三第于美國 留學生 大陸報特報記者 十六日所登大陸下伊主稿 小談

而去心沈子培 宴將祭宋卿 元洪王聘仰士珍 王懋宣懷慶 二人回信呈其

一看晤金殿丞 共談良久而歸 夜間金殿聲 詠和未談 痛醉愚作函致

孫孟庵 錢階平 建屏在鑑平 上個寫更也

二十六日姓午 刻 祖妣忌辰 家祭午 后 閱報 以吳蔚齋頌性公壽 聖庵一拜 即

返家 馭三來 談出心永 裕里訪陳武周 日遷移 他事不詳 見公商務印書館訪

張菊生 心返家 乃渴李拔可 小談 而出心謙 泰棧訪李振唐 長談 公貽德里 與

本生父親 談夜間 姚蓮孫 嚴健倉 麻革子在苦澗院 元教習 未談 痛醉愚作函致姚

慕蓮劉勿雲 楊定敷 陳小石 葛蔭格 也詩 作函致楊子槃 毛稚雲 劉怡宣

二十七日 乍陰 乍雨 午 后 閱報 以邢鈞庵 出續 往送 為公 別已 出來 遂公 地 商 碼

頭一拜 公吳昌 欣 宴 長 談 遇 潘 祥 生 出 曉 霞 宴 以 發 胃 病 未 下 樓 晤 鍾 簡 庭

也 雨 伯 父 宴 談 片 將 出 徐 少 峰 宴 洗 牙 而 歸 夜 間 葉 柏 舉 來 談 痛 醉 愚 作

函致 羅 井 疆 張 讓 三 林 璞 山 吳 京 生 平伯 次子 盧 竹 書 駱 揆 若 閱 柳 蓉 村 送 未 求

售之書

二十八日 乍雨 乍姓 午 后 閱報 沈 戎 已 論 稿 夜 子 青 未 談 沐 浴

二十九日 姓 午 后 閱報 李 紫 東 來 借 洋 壹 百 元 而 去 章 一 二 全 厥 聲 來 談 詠 和

未 痛 醉 愚 作 函 致 鄭 蘓 戡 莫 伯 衡 也 詩 作 函 復 朱 聘 三 吳 子 修 徐 懋 齋

自作 函 白 成 訓 情

求 怨 齋

傍晚成翊清來談良久而去

三十日姓午后測報少清來談喘醉鬼作玉致外弟王聘三朱古微吳

子修校王文敏之懿業 兄集

七月朔

陽曆八月廿三日 星期三

姓午后測報以康長素之夫人領恒往吊為在馬園

魏腔劉伯琛在房遠廣樂噴嚏及解善人晉官任豫深水縣 長素出見若談片刻而歸 國慶後傷居不出主持亞洲學術雜誌

校王文敏子遺集夜間兩相屏來談喘醉鬼作玉致王并用孫惠敷余壽

平金梅生米衛石房輔清俞恒農張仲苗丁

初二日處暑節

辰初三刻

姓午后測報李振唐來吳昌碩諸員壯來談留夜飯

九時半接兩伯父病危之電話請予速往 電話乃水盥所寄 乞贈德里告本生 請予速往

父親後即往回樓上人已長逝矣十時故冰盥已先予引然心未遂於予遂邀李吟

梅俞子青來幫世十二時那姑世六引予為之料理外事乞天明而歸

初三日姓午后測報与杞兒乞兩伯父家穿白袍在靈前回揖 而宏極少不

過三四八而已四時益春她自得乞所有壽丸壽品頃明日早晨由冰嫂等人

帶出故今日不及殮其魄以汪甘卿一一在家有事面談遂歸留之今夜飯後復心兩伯父家及平生父親妻小生而歸

是日邢聚之來未見

初四日姓午 測報與把兒公唐家弄 兩伯父家亦不在靈甫回揖 午後三時

入殮以衣服全未備帶出箱子謝之來祇極及禱尚有錦紫 面如土色未變六未有氣

味與邢聚之談傍晚與邢始母陳松庭無錫人做錦紗士意其店号 談兩伯家事

夜間三時九時六時十時返家羅子敬益庵來談

辛董授任來未見授任在康常州人庚寅進士舊法律專家官出大理院推丞國

國日奔等國考察

初五日姓夜間兩午後測報周湘雲來談良久而去公新旅社荅董授任未晤而歸

夜間柏景揆若來談

初六日辛兩午後姓外弟與黃慕周中志嘉善人年七十六歲公哈因 來談良久而去

碩井父來談公異樂旅館荅鍾伯崖臨安旅館劉鴻生小談而出夜間測報

川如太守心增事略兩成進士并從人山東青州知府 及蛻齋詩公範川如太守所著 志愛

之忱溢於言表讀之心儀其為人

初七日姓午後測報復三葛初來談與培餘弟公愛儼園拜哈同百三十

歲之壽哈同七十一逝陵夫 輕高飲木助談而出金厥聲之子鐸如來言厥聲

以肺疾病於此刻逝世現已遷在湖州會館雖喪費衣服及壽器已由周

佩宜及徐慰萱擔任尚有項用場及欠款非二百五十元不可欲求幫世乎

贈以五十元並囑詠和打電話公鎮上公家幫世夜間吳東邁來為厥聲說

項與泳和族孺作玉政醉愚催其進來也初及得

初日姓午後閱報刑後三李振唐鄭蘇堪章一山李孟楚志贊名錡滿洲鎮人 謹太妃之胞兄理為正

藍旗滿洲都統先後未改蘇堪一山贊熙均改 皇宮事坐良久而去夜間柏舉一山未商酌

致普仲珊名銀直隸天津人現為直隸督軍兼直魯豫三省巡閱使 函稿政十二時乃去

初九日狂風大雨午後閱報金澤如奉尚有求助之意並求薦事余自厥聲到滬贈貸

均已不少外且為渠說項一旦化去情實可憐今澤如云未免太不近情矣與 謙甫丈

及杞兒至哈同花園看戲留夜飯飯後曷看而歸孟建情素作函改姚文敷朱念陶以

也詩近亦臥病也

初十日風大雨午後刑聚之史慕青先後未改旁晚鄭蘇堪未與之合宴志贊

匪於嘉業堂陪客為王雪岑胡姓初章一山葉柏舉羅子毅席散柏舉後長

談而去益庵未談

十一日雨風漸小午後閱報德春始未談史慕青未以去年交易所虧耗向余借洋壹千

元而去夜應莊得之之招至其家客已齊遂入席同坐者為陳倣石李伯行朱曉

嵐名盛澤貴州人由洪江知縣起家官至署廣西布政司鄭蘇堪劉聚卿志贊熙徐績餘及主人蓋亦宴裝

熙也散後又小談而歸

十二日陰風已息午後溥西園名侗宗室現為鎮國將軍 皇室 借葉柏舉長談而去

王靜安未談 頌駒叔及蘊春池未談晚張硯孫未坐談良久余出而貽德里與

本生父親談至十時后歸

十三日姓午前過中元節在中堂祀 先午後朱古微未與談去首蔭梧未與談

徐曉霞章一山葉柏舉先後未談而書久李學東姜鼎銘鄭長發均未

朱文海亦至玉旁晚於散盡惟一山相舉在此夜飯，後在此並擬函稿至十
二時乃去

十四日姓午後閱報陶拙存未談由電話邀李孟楚未囑其鈔致曹仲珊張紹軒
兩函蓋公函也舊春姪未長改而去時已旁晚出至法界應陳筱石制軍之招同
座者為溥西園志贊熙余堯衡鄭蘇堪劉聚卿莊得之章一山朱曉嵐及王
人而已席散後復談長久而出至別克登峇溥西園未值即歸囑孟楚鈔錄
致張紹軒羅高盧函蓋山相舉為余主編者也

十五日姓午後閱報華相舉未談李孟楚未囑其鈔錄致吳子玉

名佩字山東蓬萊人現為兩湖巡閱使

孟武吳子修余整客盧春尤未與談彼家事至深夜乃去

十六日姓午後閱報刑後三未與談而去既而葉相舉鄭蘇堪往楊餘楊芷姓章

一山狄楚青劉聚卿公魯喬梓先後未溥西園最後也遂入席蓋余與相舉
合宴西園也散後復長談良久而散已十一時矣一山相舉復談至十二時而去余

自作函改梯青叔

十七日白露節戊正初刻一分姓午後閱報出正泰利坊蒼首蔭梧未晤又至誠意里訪羅子

敬亦未晤至極司斐而改張翁生家中長談出正唐家弄懷德里冰盟哥處
留夜飯談至十一時而歸

十八日姓午後閱報相舉聚卿子敬先後未談孟楚未鈔函乃致那王

名彥圖號鉅甫恭古親王

貢王名貢奉瑞嗣布疑 洵濤兩貝勒醇邸之弟 寶瑞承名熙宗室父子舉人王辰翰林
梁亭恭古親王 之胞叔也 學部侍郎現為內務府大臣

五文之公函相舉擬稿陳筱石制軍領銜者也

十九日姓午後閱報葉柏皋王雪岑朱古徽章山溥西園劉聚卿先後未蓋昨日

約也古微雪岑並非所約

商議

大婿貢款事聚卿欲致書濤貝勒以此次籌備大臣人濤

為領袖故也晚蘇堪邀陪西園飲余以兩款先伯神回無暇往陪特謝之遂至唐

家弄夜膳迨接旨畢已屆十時六姑母請余等至樓上中間方姨太出見將洋箱

鑰匙交與水盟哥請其開箱取出契據各物由余與六姑母在場檢點余為檢

閱囑蘊春鈔之六姑母先走余至二時點畢由水盟哥寫一收條與六姨太收條寫

式附後伏念此次兩款伯故後方姨太當即聲明肯將契據等交出惟不信水盟哥

泣交余手轉交而監督之蓋蓋水盟哥全不在伊目中而伊所畏者祇余也雖經聲

明並且要求水盟哥出一筆據水盟哥允而遲之不出昏瞶如前蘊春姪焦急異

常懇余催促水盟哥余明知此種筆據萬不能出暗中商酌之下全件在六姨

太處無可如何祇好允許遲至今日明將扶柩還滬不能再緩水盟哥乃寫此據交

之余佯作不知亦不簽字蓋當場彼此並未交余閱看也六姨太甚珍利巧於辭令

對於六姑太與余極意敷衍滿紙余等監督財產以為保全之計而余等豈能事

事務全以善其後亦祇好目前含糊應之而已

今收到 從母金氏交到 先嚴遺產照帳檢點無誤立此收條交 從母收執

某年月日水盟 蘊春 水盟蓋印章 見立鄭松亭 並未到場 並未簽字

二十日姓通夕未眠早九時至誠意里訪子敬談良久十時半至唐家弄 兩款伯

靈柩正在出門步行送至絲商碼頭仍回唐家弄與徐桂堂印仲虎談客祇三

席二時朱古徽華柏皋章山張硯於先後乘由余與邢鳴盛陪之先宴諸公三時

席散行題主禮古徽為大賓柏皋山為襄題硯孫為贊禮余與鳴盛為襄侍

題畢諸公即去余與 本生父親小談片時乃返家小憩天氣甚熱送喪暨主
兩衣汗透衣服歸勿沐浴烏閱報吳點為未談六時出門至東亞旅館若張伯
歧去東旅館訪溥西園均不值遂至絲商碼頭登舟余所坐之船為石銘之洋式船
以石銘夫人出申此船本欲開進少清與彼說之遂借余坐焉由水盟哥所雇專輪
拖進同舟為邢氏 六姑母八時輪船開駛共拖船四艘計靈王樞及眷屬船兩艘余
坐二艘局中又附拖客船一艘雖說專輪仍有客船附拖乃局中取巧也夜在舟中與
六姑母談九時甫出洋關風極大船甚震動兩弄狂猛余閱清化野史

二日終日六兩午前過平望舟被攔住約一小時之久因被風吹至岸邊故也二時到潯
遂登岸至水盟哥家中午飯後以雨勢太大河水盛漲靈王樞由九里橋渡道至
小蓮莊丙舍往返頃三四時故余未往在通德堂中與季小波長談夜間請司喪

共計七桌 再加帳房中 散後雨甚大雇轎子返家轎夫在耶穌堂門前一跌幸在平
二桌共八桌 地若在橋上余亦危矣返家叔筠妻波閱清化野史

二日姓午前九時起身十時至水盟哥家衣白衣在靈前還揖午後在叔哥房中小憩
水盟夫婦與余談彼家事繼而六姑母來談五時至邱氏謁 寅叔母舅先至帳房
晤吳錫庚其二忘其姓氏仲愛表弟出見導至裏面與 寅叔母舅談至晚而出
仍至水盟哥家大廳客十桌花廳四桌十時返家備筵弟同來談至十一時而去

二日陰下午微雨即止午後閱清秘史十卷野聞與振聲同至小蓮莊看藏書樓
房卷工程在小蓮莊小憩張愛庭鑑清和姪來訪以嚴墓鳳仙橋募疏余寫三
百元公堂寫二百元而去姚小仙未持有印士勳 友堂之孫 函向余借錢 昨夜自東柵
相候隨公帳房余以彼在上海屢次借 歸時在門口 給以十元而去又至義莊祠一看錢庭出見 錢余不之應故今託人來也

勳士度半湖支務現
在義莊充司事

與頌駒叔談至一時飯而去

二十四日陰午後閱申報錢樹士未燦若未長後而去晚張晉華夫未談夜飯後叔和弟未談閱十葉野聞

二十五日姓午後溫春煌朱伯英先後未談既而吳極升借錢桂生未寫橋疏余允

寫洋壹百元

忘其橋名施佩名亦有一冊公堂寫百元

張青士

邱寅叔母舅先後未談晚與溫

春必至沙盟哥處頌駒叔已先到至樓上渴見六姑母談良久夜間謝帳房在

書廳上共兩桌散後至洋房兩蔭伯房中開洋箱毫無重要物件均尋常

帳冊及往來函牒而已另有契據即住宅亦不全尚有新造之樓上洋箱相開

視之空無心有樓廳廂房中又有洋箱開不開而四終在冰哥房中檢理一

番十二時歸家

二十六日姓午後儼廷弟未談五時後王存孫未談既而穀宜君密弟先後未

談夜飯後至冰盟哥家以冰嫂未請余談彼家事蓋劃開家用及各店肆

勿做帳也一時後歸家閱申報及清朝野史

二十七日陰有時微雨午後蘊春必未談醉愚未屬其作畫復外舅及吳子修

屠輔清未談坐良久去晚至冰盟哥處頌駒叔已先在冰哥請頌叔閱看

上海帶歸各物余閱兩伯房中檢出之拜匣文具內各項物件大約左朋往來信

札及悵畧皆非緊要之物也至一時後乃歸家

二十八日姓天氣寒午後王存孫未談以欲納妾向余借洋二百元而去溫春煌未

談晚頌駒叔未談晉華未同談良久而去

二十九日姓午後屠佑子新勝人先為邱氏帳房今在龐氏奉尊芳去新勝萬恩橋洋壹百元小彼而去至若伯英家小坐並見珍妙談片時而歸夜飯後至水盟哥處彼一時歸家

八月朔日陽歷九月姓日食午後雲南西藏見其餘德春來談雲林祖

母來託薦莊前伯生意小談而去醉鬼來囑其作函復羅林德駱揆

若張芳孫宋澄之頃并未晚與德春同公儼廷宴陪宴新請之王

聘三叔林人徐桂棠所薦每月束修三十元公館也同席者溫白宣張

晉華君實散后儼廷邀七樓小憩其妾心出見為予略為規勸數

句十時小樓與聘三小談遂歸復與德春小談一時伊去

初二日姓午後顧光夫人來談彼家事良久與振聲公小蓮莊看圖書館

工程及晚而歸晉華毅宜君實來談夜飯後德春頃并未遂回公

水監署將日以淡家中外事訂一章程頃并所主稿水監七深表同情

六燒太於午後頗上海公先在水監房中遇見德而延予七樓上能談

家事官久井：有條頗有道理其才遠勝冰盃無怪兩伯為其所惑也
贈予翡翠扣帶一條謂是兩伯之紀念品予堅辭不獲受之於六姊
大而還於冰盃而歸閱清初野史六觀

初三日姓午後復三晉華來談倦而醉鬼來談晚與復三其家坐榻
見彬林小談而出冰盃家與六姑母談夜飯後與冰盃德春談十一時
六姑母六姊太請予上樓上將兩伯衣分與冰盃德春父子六兩姊太
及新妹中適陳松亭者慧珠靜雲二姑女六姊妹數件皮衣情楚草夫棉
條明日兵臨行六姊太囑六姑母再將昨日之翡翠扣帶交與予並說洋
情辭懇摯使予無言可答祇得受之而歸閱中報

本弁定今日已渡已雁定已昌局與錫快嗣以冰盃父子堅留故遲延一天

初四日姓午刻起身毅宜晉華德春來談二時與彬林小醉鬼登無錫快艇

開正柵由已昌輪班拖帶開行船戶九萬發閱清初野史六觀夜不安睡

初五日雨不安睡十時登岸渴見本生父親談良久與山濤已高易律師會

簽字以貽德西里押銀七萬兩年為期甚常年九厘受換者為英人德和

洋行也十二時返家先考忌辰家祭午後以人疲倦女睡幾時夜間補

閱報紙

初六日姓午後閱報一小時與彬林小談整夜間為也詩作函致周舜卿吳

子修揚子器金袋錢孫醉鬼作函致王井用孫惠敷宗子戴馮孟武

朱七微沈翼孫

初七日雨午後閱報李孟楚來談即去晚已功德林以湖州同鄉暮水尖捐

也共四席以楊信之龐萊臣沈聯芳王一亭沈田莘 亦生父親二人為代表
父親以感冒未創 為初第末代子同席者為胡仲巽周湘於章伯初
仲和昆仲錫軒信之萊臣當場寫詩二萬三千餘元以萊臣二千元為最鉅意家
以未會同故不敢落筆 晤吳其遠謂昌碩病已二十餘天遂往望之談良久遇
劉玉廬名燦字高八子 居 近家後喘醉鬼作函致汪甘卿錢冲甫朱伯英許士傑
老弟字也
王慧言 太倉人王祖奮之子也丁

壬午俞瘦石來訪未見

初八日陰午后小雨

午后沈報柏舉來談夜間喘也詩作函致吳三尉若馬愛

華羅井益醉鬼作函致毛稚雲陳巽卿黃石孫周湘雲

初九日風雨午後沈報嚴奇初來談心白克鈞答吳漢川

名永前漢人曾任廣東
山東道曾國慶后為湘

台道尹若年開缺
近自北京來中

長談而出心孤性頗疏訪朱硯濤又談良久大婿住費伊自

願捐助千元不由勸募自己發心甚難得也夜間喘醉鬼作函田玉汝名九鏡
山西陽

城人初次通
書也梯燭母在內子房中往與談良久

初十日雨午後沈報姜文卿來談夜間喘醉鬼作函致魏梅孫楊定

數鍾伯登况夔笙冰盃况自作函致蔡詠和夜不安眠

十一日微雨陰午後晏起以昨夜不安眠也沈報朱古微况夔笙來談

留夜膳夜間汪墨臺來談知算破電話之司此以風尖損失在萬元

以上今年北但盤利且蝕卒兵喘也詩作函致喻志齋張讓三奎佩

鶴姚子樑陶拙存

午后周湘雲李振唐羅子敬來均未見

十二日姓午后閱報金息侯

名梁杭州駐防甲辰進士奉天道員現為蒙古副都統清史館協修

與章一山來長談

北京近事甚久繼而息侯去予心姚頌南家弔其喪

昨日宣時故今日時六鐘

晤一羅姓

海鹽人小談而出歸家吳漢川王雪岑相舉振唐一山已在談片時息侯乘馬

公遂入席散復小談而去瀟醉鬼作函致秦子質左子異徐桂棠林璞山蔡

詠和來談

是日燕容乃功德林素饌以漢川茹素已五年矣陪容邀而未至者陸純伯狄

楚青周佩宜三人

十三日陰午后閱報柳蓉村來夜飯後公貽德里與本生父親談返家後閱王

仁權送來各書

十四日雨午后晏起閱報翌程從村自來家前來談相舉一山來留夜膳噉醉

愚作函致陳治靈王君九金旬承劉幼雲朱古微

中秋節徐年八時起身九時至車站特別快車已開乃公通德帳房訪者

穗生又訪陶拙存徐曉霞均若談良久十二時復公車站與醉鬼登車閒談

三時抵蕪遂乘與公大郎橋巷陸稼孫家以其生祖母方太夫人七十壽辰

也祝壽後由承智稼孫堂村在昔兜院陪予在公家一覽孟渴見仲英略談五

時出公東美卷訪汪甘卿長談公七時乃赴車站醉鬼已在等候吳車

中格沈沂伯名泗孫海鹽人潔齋之長子本江蘇知府秦葵初名曹蔚佩鶴之

現在滬甯車站上辦事 辦事 惟事現在滬甯車 朱鯤伯 德人之子 共談心中

十六日姓午后閱報一山相舉來夜間程墨甫來談瀟也詩作函致金仲發

崔盤石陳仁先吳子修宋澄之秦子質醉鬼作函致朱聘三劉怡宣包

求忍齋

真生李佩秋 劉誠甫

傍晚往桂棠來長談留夜飯而去

十七日姓不安 祇晏起 閱報 夜間詠和來談 喘也 許作函致雷君 耀陳石 遺潘仲平 李孺無相和尚 醉愚作函致陶子麟 楊子樂 吳漢川 張石期

干后秦子質 李振 唐來均未見

十八日姓不安 祇晏起 干后 閱報 柏舉來談 夜間白益庵談

十九日寒露節 姓干后 晏起 閱報 晚一山 柏舉來談 留夜飯 繼而劉聚卿

朱古微 沈愛筌 王靜安 先後來談 沈瑞宣來文 通志局七月 修洋壹百九

十九以現在改組分為十股 予占居其一 兩年為期 共存四萬分 兩年蓋已成局 包辦性質矣

瀛也 詩作函致吳蔚君 汪甘卿 張讓三 宋澄之 毛稚雲 沈愛筌

二十日姓天氣奇寒 穿綿袍 鞋不可矣 干后 許博明 徐積餘 來談 晚正和

井家談良久 留夜膳 后心 貽德里 與 本生 父親 談十二時歸 喘 醉愚作函

致包真生 高雲 廉 鮑 康 侯 嚴 奇 初 外 弟

二十日姓晏起 午後 閱報 全自 丞 未 未 見 而去 傍晚 硯 孫 儼 廷 弟 先 後 至 長 談

留夜飯 筆 客 徐 存 三 未 喘 醉愚 作函 致 本 春 森 朱 古 微 黃 石 孫 楊 子 樂 趙 孟

齋 宗 子 戴 劉 春 生 王 蒼 民 趙孟 齋 稱 名 聲 仰 鎮 江 人 其 父 亦 本 生 父 親 戊 子 同 年 也

二十日姓晏起 奉佩鶴 未 未 晤 閱報 章一山 來談 留夜飯 而去 夜與從叔 長談

喘 醉愚 作函 致 宗 子 戴 張 聞 遠 王 君 九 吳 子 修

二十日姓午後 閱報 出至 東亞 旅館 答 許 博明 已 返 蘇州 至 曉 霞 處 長 談 留夜

飯 後 至 昌 碩 夫 處 談 疾 已 愈 過 王 亭 暮 去 善 學 貳 百 元 歸 家 後 星 甫 來 談 喘

也 訪 作 函 後 園 舜 卿 沈 慶 筌 宗 澄 之 余 竟 衡 周 湘 斯 喘 醉愚 作函 致 錢 階 平 吳

求 忍 齋

昌碩王致伯陸穆恭是晚愛坐未訪未晤而去

于四日黎明大雪霧如濃煙俄霽姓午前鐘伯荃未晤午後閱報出至莊得之處正在宴客未入而出至馮夢華處長談遇成詡清返家後相見奉一山未長談至十一時而去馮醉愚作函改朱聘三顏冠三

于五日生天明六時聞鉅聲十餘九砲然不知何事午後曉雷借黃麗齋未晤而去莊得之未談繼而吉徵溥生未均晤淡而去出至貽德里 本生父親處長談至一時方歸以明日返滬也歸別也詩猶在以將欲入都向余借洋二百元囑其作函至雷君曜田五汝

于六日兩午後晏起履業臣未談夜飯後恭誦和未談馮醉愚作函改王君九俞恆農楊子槃吳子修余閱李紫東送未名書

于七日陰以不安睡早起閱報携杞虎兩兒至貽德里以本生父親生日拜星官也拜

二日後以施子者夫人撤几特與培餘弟至恆源里二拜留午膳與捷三子欽談又至

特嶺政賀朱念陶女出嫁之喜與念陶談良久出至南洋政廳趙叔雅之招晤

其尊人竹君蓋弟次見面也是晚叔雅所宴者為程豔秋何斌琴程為梅蘭芳弟子年二

十乃相國英和之孫也何為同未者皆名伶同坐者為鄭蘇堪蘇鐵珊許秋帆周

湘雲王雪岑沈愛笙孫益庵尚有一席為羅揆東名揚融廣東順德人光緒庚子修貢郵傳部郎中亦名流

也為豔秋捧自之且取出秋楚青費梓怡袁伯夔又不相識者三人竹君叔雅分陪之

某乃功德林之素席散後復不坐片時而出愛坐益庵同未長談而去夜駱揆若

未談惟從叔亦在談至三時半而去閱李紫東送未名書

于八日姓午後閱報陶拙存儲其姪揚若名善未談生良久去馮夢華未談錢

博庵指岳未談夜與子青談備廷弟事至二時而去屬醉是作函致外舅
許士衡李佩秋田玉汝王叔用楊世姓是日淨心和尚未見

三香姓不安睡至午後起身起後頭痕目瘦且胸中時作嘔欲嘔之家王雪岑
振唐未談夜疲倦更甚喘也訪作函致華再雪李子香嗣香具仲章美卿朱
艾卿張僕三張孟勅醉愚作函致黎滋廣瞿從叔本伯瑾汪甘卿正欲就寢施媽
未說內子已見紅乃去請女西醫黃瓊仙未越一時即產一男孩非常之小以月分未足
祇八个月也其時天將黎明五點三十分鐘乃卯初也小孩八字為壬戌庚戌辛酉辛
卯特誌之

九月朔日

陽曆十月
二十號

姓晨始就寢至晚乃起閱報非照哥未談屬醉愚作函致本春

森鍾伯堃王雪岑錢階平徐曉霞孫惠敷嚴松年又作宣上外舅蓋馳報新
孩生也是日午刻老僕長林病故於家中

初四姓午後閱報博庵指岳未談七時出應徐冠南之招冠南宴新親姚文敷陪

宴余與蔣孟頫王叔馮翁青余仲廉張石鈞姚慕蓮齡後累談又至就業

臣處應其招同生者為殿構臣

名濟揚州人辛卯舉人內閣侍讀現為湖北候補施才者
前任職首署鹽海道尹及知事

之狀甚青許孟農揚信之張唯庭龐毅庭毅後小校良久乃歸夜間以生姐咳嗽
甚重不得安睡是日碎愚又返滬昨日亦未言及也

初三日姓以未眠八時即起身九時半前鳳宸未與朱姐珍士時李子與楚那復三未賀

小坐即去至左子異處若奉子質並晤子異及曹梅訪共談片時至李振唐處

未晤遂歸新孩三朝拜太君博庵和岳仁元姪倩孫和彬次水盟哥篤初培
絳及諸幼弟均未午刻吃麵下午水盟哥孫和彬加在此長談晚金息侯張
仲昭李振唐章山葉柏岸鄭蘇堪楊芷姓劉聚卿先後未七時宴息侯諸
君於嘉業堂酒鼓巡前志韶未遂邀入坐轎後聚卿柏岸談良久而去
是日新孩秤之重量得五觔

初四姓晏起閱報夜水盟哥未改至二時而去是日程豔秋未未晤

初五日雨相降節

未正初刻

姓午後晏起閱報况憂望未未談而去孫惠敷喻志韶

先未繼而章山葉柏岸陶拙存奎堯衢奉子質先後未談良久宴子質堯
衢於嘉業堂轎後惠敷志韶一山拙存柏岸談良久而去

初六姓午後閱報出至秦佩鶴處未晤至四馬路源一新旅社卷程豔秋並

晤羅癭公談良久馮幼偉亦至共談片時而別歸後毅冠三以祭孫和葉山
濤水盟哥克後未談夜益廢未談

初七姓上午十時半與祀兒坐馬車至立興輪局前至刻舟尚未到乃赴謙泰
樓茗款冠三未晤遇姚宗麟談良久乃登舟附舟者為水盟哥燮弟東弟
下午舟中無事閱清朝史料夜不安眠

初八姓八時抵南潯九時到家纏春姪沈叔嘗未談謁見 本生父親午後與
祀兒至小蓮莊預備各事族人均在彼也及晚而歸夜宿穀宜未長談屬酌
愚作函後徐曉霞啟

初九日姓午前八時起身九時至小蓮莊祠祭十時半行禮余讀祝文仲滌鬚禮
到者廿八人藉以此次為最多成年者祇梯叔及季雅二人未至餘均到齊亦罕

有也午後二時祭畢自 先王父逝世後未行祀禮禮祀大夫祀四代以王祭者為
斷今特補行祀禮又以粟主刻字有祀者是以後行新製以歸一律因將舊
取供於九王
畢在老洋房小憩五時拜設供夜飯後九時歸家今日午夜兩膳俱在義
莊金碧四桌以馨德堂有和尙在禮懺故也今相返家後囑醉愚作函後汪
甘卿取伯齊雷君曜周藝民余閱清代野史

初十日姓午前七時半即起身九時至祠堂先行裕祭禮連拜三次遂奉新神主進
龕再將各祀主送至兩邊間再至義莊祠行初祭禮至樓上忠孝祠行初祭禮
在老洋房小憩 梯媪母來談在鴛鴦廳午飯共四席外各四人為王僱孫即
輔侯莊開伯邢後三而已午後三時祭畢與 頌驕叔儼廷萬初至張心壺家
賀喜以其孫小雅完姻也晤屠輔清及心壺亮卿父子四時歸家閱清代野

史

十一日姓午後張晉華而復三來後晚以公賀心壺偕萬初復三同至張心壺家未幾入
席同坐者為汪 蘇穀橋心壺之內 張愛庭振之 胞弟青 後三而已散後遊至新房中小坐
而歸

十二日姓上午早起出小蓮莊義莊內忠孝祠望三朝攝去靈位上紅綢歸與杞兒坐小舟至
馬要墓祭是日女眷均去人多共有四舟祭墓畢即在墓廬午飯歸舟以儼廷弟
舟祇一人故余與之同舟也抵家已晚夜間 梯叔母來請余因與儼媪口角竟至動手予至
則珍姑母已在 叔母懷中將欲訴之 梯叔予婉勸之無效乃囑儼廷函致儼媪之母與其
幸得又與儼廷談至十二時半乃歸

十三日姓 自初九至十二天氣
奇熱至今日漸寒 午後德春姪來談莊開伯與叔和弟來談生良之去夜與 本生親

長波囑醉愚作函政章山徐曉霞

子曾姓午後隨侍 本生父親及諸弟輩至夕鄉壇埽 本生先妣墓及晚而歸醉
愚作函政汪甘卿 夜穀宜未後叔雪亦在傍

十五姓午後王歲先夫人未後其家事坐良久去張青士未與彼而去與祀兒至朱
伯英家小坐而歸 夜儼廷穀宜未後至十一時去

十六姓午後與祀兒至錢彬士家賀其儂娶之喜略其兄翰青及朱燦若士新
房一覽而出至葵園訪 永壺母舅未晤又至 宣叔母舅處長談及晚而歸夜儼媵
之母已自滬乘儼廷邀余往先與 梯叔母後竭力勸解僅而與儼廷儼媵及阿
珠互相商酌又至 梯叔母處談及歸已三時矣

十七日姓午後復三未後晚至葵園應 永壺宣叔兩母舅之招伯英未同往祀兒隨

行到外小談始入席同坐者蔣成之莊也升陳 朱伯英及祀兒與主人而已席散

至儼廷處知己往邀往桂堂長談而歸

十八日姓午後領駟叔未與祀兒至小蓮莊及圖書館一轉而歸時已晚矣蘊春姪
未後夜至儼廷處勸儼媵至 梯叔母處服罪然余究屬客氣未便強逼而阿珠
甚明白及後譬解並謂余將赴滬若去後事猶難了儼媵始允遂促伊着裙往
梯叔母處同談談良久而出蓋如此刻 梯叔母以為稍有面子其氣略平至寫服
罪筆據儼媵初似許可嗣以十四日見面打伊掌故後翻悔不允余亦不能勉強况
明日余將赴滬不克久待祇好俟桂堂文未為之料理予不能待矣歸家時已及二
鐘猶憩即寢

十九日姓午後蘊春姪未送行余與祀兒至 本生父親處告別未後下船永盟哥及東

弟同行醉思亦借住在舟中閱野史大觀並與冰朋四哥波

二十日立冬節午時二刻二分微雨下午陰午前七時半抵埠舟中早起至貽德里帳房一轉隨即歸

家午後汪甘卿來談勸余早日北上蓋恐負金後內廷派職事也談至旁晚即借甘卿

至功德林應往穆修素餐之招同坐者章一山梁克創鄧伯琛名壽遠廣東順德府人江蘇候補知縣鐵香

鴻臚之胞姪也梁克創亦廣東人而徑商於南洋者為永安公司第層經理及主人而已席散即歸

二十日姓午後章一山未後留夜飯後乘柏琴未遂同後至十二時而散

二十日姓午後閱報包溥生文未後蓋區行也旁晚龐業臣未後夜李振唐未

二十日姓午後出至壽聖庵弔刑鈞庵之妻小坐即出至貽德里一轉出至義品里訪包

溥生長談而出以貢款雖已托商務印書館滙洋壹萬伍千元今尙有二萬餘仍擬托

彼滙京乃至商務書館訪張菊生時談之下托伊再滙三萬元伊允先行電詢而後

取款云云遂歸夜振唐柏琴未後

二十日姓午後閱報李振唐未談旁晚以甯紹湖召同鄉公請沈叔詹省長由朱葆三主

席以叔詹交卸浙省長將欲入都送出滬上故同人在甯波同鄉會西酌祖饌余亦

往焉到者約八人席半而出至都蓋處唐憚李甲瑾叔王雪岑陶瑞存章一山桑柏琴

祖饌之招同坐者除主人外外李振唐孫惠敷劉聚卿公魯喬梓而已席散與一山柏琴

同歸後身故而去

二十日姓午後李振唐未閱報錢博庵未後晚出至牛莊路應龐業臣之招同坐者為

殷樞臣名濟江都人辛卯舉人內閣侍讀現為施省之許玉農楊信之張唯庭龐龍庭及主人而已

龐文此舉蓋亦為余餘行也席散即歸蓋龐業臣未遂行長故而去

二十日姓午後閱報葛初培餽雨弟未均長談去夏應堂為內子診錢博庵叔未長談

至曉而去是日振唐赴京約在車站相接某臣佩飾雪岑禮堂棲位均非運行

二日姓午後閱報楊某姓來送行不彼而去姚文敷陶栢存金旬丞先後乘送行均談去夜
劉鼎卿乘談章山葉相身亦乘談兼送行也

二日姓午前七時起身八時半偕同朱姓至車站醉曷已先往及余至站某臣至浮便道送行
以開車已去金旬丞葉相身李孟楚邢後三均在車站與吳談博庵叔岳亦至十時

偕朱相博庵叔岳醉曷登車隨即開駛後三乃送余至蘇州而別車中晤陳子礪

提學名伯陶廣東東莞人己卯舉人長談三時始抵南京莊惠伯派警乘接姜文卿亦乘送

余等渡江隨上津浦車車站長吳曾九蔚着侍郎之奉房時升亦乘照料車中又晤洪之圃

吳亦齋名佩瀆雙林人現為車中閱中國名勝大觀是日余與朱相坐頭等而博庵叔岳醉

二九日姓午時車過濟南毛稚雲上車來談小坐即別車中三事或與子礪談或閱名勝大觀六時

抵津王君九到車上相訪即邀其在飯車中長談留夜飯至開駛時去十時到京鐵階平于

子昂錢和亦礪裁堂延砥手乘抵唐均在車站相接余與朱相及醉曷乘汽車由正陽門

至西磚胡同劉孝若孝若為彫卿之姪錢和亦之妹婿以彫卿約馳攔伊處也孝若

名昭喜現為審計出見長談用點心孝若家南中平屋各三間余等在上宅而下宅別醉

愚居之博庵叔岳寓錢串胡同礪裁家已於正陽門下車分手矣

三十日雪驟寒午後錢階博庵叔岳礪裁乘見談而去汪甘仰李振唐乘談旁晚出至

車華銀行應金息侯之招同坐者為胡姓初溫毅夫柯鳳孫名幼志山東膠州人同治丁卯

寶瑞丞名匪宗正藍旗人戊子舉人壬辰翰林學士部侍郎朱聘三汪甘仰李振唐及主人而已席

散與甘卿同至中華旅館長談而歸

十月朔日

陽曆十月十九號

姓午後階平于昂素訪小談而去汪甘卿白也訪先後未與甘卿同至

陳致庵太傅處茗談良久晤丁閣公名傳時丹徒人某部主事善詩古文詞亦名流

也出至錢糧胡同金華伯處看其房舍以李若處地太偏僻局亦險隘登伯勸余

移寓其家特未一看晤其子潛庵樓廢乃相與至各處圍視一遭乃出送甘卿至

東華飯店余乃至某廠胡同錢階平處夜飯其夫人亦出見若談至十時而歸

初百姓午刻振唐未坐未幾志贊壓都護乘掃駕未見遂與振唐乘汽車至東華

飯店訪甘卿登座亦在遂同至耆壽民詳處耆現為內務府大臣因將此次

賀摺名單由吳蔚芳侍郎領並貢金三萬七千捌百元又余自貢五千元之錢自嚴太史等

雜貢倭整洋卷石文關學轉呈賀表雖已備稿碍例不用其賀摺即託詳化

辦諸與接洽出宿飯越于侍郎處名英亦為內務府大臣待良久始見長談而出至寶瑞

丞官保處未晤乃送甘卿振唐至東華飯店余赴菜廠胡同階午之招到已客
齋隨即入席醉甚并在坐陪余者為高昂景揚瑞甫博庵兩叔岳貴廷礮平漁青
和郭礮哉諸內弟及階平而已席散後復小談而歸已十時許孝若未長談至十
一時而去囑醉愚作函致劉聖卿五改毛稚雲是日童美卿未余未晤

初自姓午後陳致廣乘擋駕未見李振唐未長談文楷齋掌櫃劉春生未同談在此
間用點五時同出即在西碑胡同散步渴索謝文節祠諱栢得為宋未遺 遊覽一用 臣江西人

出至法源寺劉春生文楷齋由其導至各處看視刊刻及印刷之程蒙其贈新刻
八指點院詩集及詹天佑碑刻待蜀人煙越 聲伯世駿書又由春生導入寺內瞻覽時已昏暮看張

燈而行頗有東坡夜遊承天寺之景佛殿徘徊婆娑文室歷數處而歸寺忘約
六七句間此刻十刻三耳出即歸寓振唐在此晚飯而去囑醉愚作函致馮夢華及改

楊子槃又致吳蔚若足日餘星于前未兩次余均未晤

初冒姓于前振唐信琉璃廠直隸書局主人宋星五未晤午後袁珏生太史名勵 華常

舟人而入成務大興者 現值南書房未長談而去四時許余將出門傳記叔身丈未長談良久而去余亦出至西

堂于胡同渴孫葉韓景揚未晤而出至錢串胡同礮哉內弟處博庵叔岳即寓伊家李
若亦在是談片刻出至廣信伯街應于香印之招到後若實姨甥及新婦今年四月 向合登行

謂禮小坐入席陪坐者為瑞甫博庵兩叔岳漁青和郭礮哉階平諸內弟孫景揚劉孝
若兩偉婿及子昂而已席散後大姨姊出見長談至十時歸一囑醉愚作函致王蒼民

初音雪寒甚午前勞篤文李振唐先後未留午飯午後汪甘卿亦至忘贊照疑以電話相催一時
即出偕汪李同至十刹海 醞王府先是接待處有員招待雖未問其姓名而有藍頂花翎

在安樂想亦官僚也未幾入渴三揖後就坐 醞即畧問來若干人此外尚有何人余對以山左尚

有毛少霖安徵尚有劉世珩云：醕即宴獸之言，坐即出，乃至龍頭井，潘貝勒府先
至接待處，有員招待，未幾入榻，亦三揖就坐，目勤善於詞令，應言此次籌備節便，上稱確
以三十萬為限，各項樽節，致至弊絕風清，出典禮不可廢事，極難辦，復又獎勵同人，極
意稱許，並告以：皇上天賞聰明，十三怪早已卷竣，旁習洋文亦甚明了，伊子在書齋伴讀，故
得深知等語，良久而出，至王府倉訪溥西園將軍，未晤，又至王功廢訪朱聘三太史，晤談
良久，出至南橫街訪林詒書，未晤，又至順德新館訪陳子礪提學，知伊今日召見，以伊將
赴宴席，畏怯而出，振唐邀至便宜坊金陵飯，啖燒鴨，味極肥果適口也，出即返寓，甘卿
振唐亦去，旋得甘卿電話，悉沈子培尚書，於初二夜逝世，老成凋謝，又弱一同志，良可悲也。是日小雪
初首姓午，前孫惠敷李振唐偕至，留午飯，午後楊伯典來。名履瑞，慶東南海人，其父律，裕芬字
福甫，生時戊子，解之甲午，健士，劉部王事
與本生父執兩
次同年者也 此次亦專誠觀賀，到京寓居長發棧，吳陸而去，余乃出至豐盛胡同錢蔣臣

而岳未晤，文至西寧廠胡同訪錢和郭，校場頭條胡同訪錢德青，兩內弟均未晤，為時
尚早，因至西河沿遊臺，旅館考勞篤文海，北寺街順德老館訪溫毅夫，先華印刷局
春章美卿均未晤，至琉璃廠商務印書館，吳燐書齋，至金意旅館看惠敷，振唐
惠敷他出，在振唐處長談，至七時出，至東興樓，應孫景揚之招，同坐者為博庵和岳子
昂，當延礪平礪，故匣青和郭季若及主人而已，席散即歸。

初首姓午，前宗星五未晤，而去午後料理移居，至四時，季若來送行，遂偕朱姬
乘汽車至東四牌樓錢糧胡同金翠華伯表兄家，醉墨亦同往，到時已晚，與翠華伯
寒暄數語，出至汪甘卿處，偕往老馬神廟，老胡同訪志贊，熙長談，留夜飯，
其子號彥孫現官，乾清宮侍衛，出見同膳，尚有四人，皆係侍衛，雖與同膳，
並未詢問姓名，飯畢復小談，至十時而歸，叔初未見，談而去，與翠華伯同至書

齋晤其西席郭君毅齋晤談醉墨即下榻其齋也以培老故世特屬醉墨
擬一電稿慰唁慈護由余與甘卿振唐具名又屬作函致鄒履承頌駟叔

初九姓午用溫毅夫未見而去林治書未見淡而去午後李振唐汪甘卿
先後至以昨夜寶瑞丞未電話約今日二時至此故約甘卿未而久候未至余
息侯未訪同談良久與甘卿出至靈清宮謁陳太傅因詩鐘雅集攜駕出
至東華門南池子訪袁珏生談良久撤至朱艾卿侶越千耆壽民久處先由電
話詢問均未回家乃至海北寺街順德飯坊溫毅夫又不晤因至兵馬司中街訪
胡姓初長談伊昨日蒙 恩賞紫禁城騎馬今日謝 恩即蒙 召見備述見
時情形 上以沈曾植遠逝甚深悼惜並謂中國之一碩學老臣尤為可歎天
語諳、尚書泉下有知當瞑目矣又述 上頗聰敏外間情事十分明了以王乃

徵之窘况而猶貢金猶為難得云、時已傍晚隨即歸寓是晚孫惠敷未
未晤而去

初九日姓午後李振唐未王君九自津門至特未訪余暢談良久而去汪甘卿未見彼遂
偕甘卿振唐至南河沿應朱艾卿師傅之招同席者為陳子鵬胡姓初溫毅夫黃

宣廷

名浩廣州駐防定備戌戍翰林曾任
善國錢使歸授陝西陝西道

李東園
惺馬九及不相識者及余等三人而已席散即

歸以明晨入宮茶遞安猶早睡

初十姓早晨七時三分衣冠待出甘卿亦至遂偕乘汽車前往入神武門再入隆宗門遞
摺恭請 聖安在內務府大臣憩息處坐晤 朱艾卿師傅耆壽民寶瑞丞兩宮
保界談其時志贊匪都護派一家人隨往而宮中託一王蘇拉招呼未幾 旨下以

聖躬違和

聞係傷

改三日 召見遂退至贊邸處長談出即歸寓知胡姓初未遇

午後鏡古堂書舖主人段鏡軒來訪同至隆古寺在其舖中小坐因久觀書藉相
與同游隆福寺該寺為蒙古和尚住持每逢九日各布肆移至此間售貨名曰廟
會甚形熱鬧出即返寓劉春生未見旁晚以甘卿約借醉愚同至同順信衣
店坊之復借往各估衣店看衣同步至大興公寓振唐亦未小談胡姓初未回同
往馬神廟志警監家應其招陳強庵太保已因公待內務府朱文卿師傅及留者
兩大匠候之良久未至蓋賸坤宮新裝電燈也九時始到遂入席諸即歸是日
樸庵表沈即彌月晚輩伯招宴未赴也

十日午後錢慶廷信博庵和岳未談溥西園李振唐王叔用先後至均長談叔用青
島接收恭邸擬移寓大連灣現在正需料理而境况甚窘乏為援助余以五百元應
之旁晚甘卿來遂同甘卿醉愚至嘔胡同應輩伯叔初昆仲之招同坐者為沈

叔詹吳仲言惠孝同

名均者壽民之
子現官侍衛

錢階平余等三人及主人昆孝而已席散即歸

囑醉愚作函致沈毅翁又致朱衡石又致志賢馮輩伯未談以明日召見早睡

十一日姓七時三十分偕甘卿衣冠坐汽車至神武門再進隆寧門至內務府朝房晤

陳太傅朱師傅紹者寶三內務大臣坐等良久伊等先入嗣有人招呼至一朝
房即前之軍機處余等坐待升中堂醕即均至陳太傅亦未坐良久旨下先

召見臣升允次臣劉承幹臣汪鍾霖中堂隨即入覲奏對約有三刻鐘之久既退

內監傳旨行冊封皇太后禮吉辰已至禮畢再觀聞音樂迭奏知上已御門矣

有頃禮畢上召臣承幹入上坐美餐心殿東書房由內監引及門塞門簾臣

即入跪恭請聖安上坐炕上北靠牆面北距炕三尺許設一方几上置桌藍假套賜坐跪謝

恩起坐上詢汝從何處來對曰臣從上海來上旨寓居何處對曰臣住錢糧胡同金宅上

曰汝曾見過王否對曰臣已見過上曰今在外面見乎對曰臣於初旨詣邸第謁見奉應
先詣宮門請安因自分官職卑小不敢貿然請聖安後寵師傳奏請然後啟
上旨汝等遠道來京且又貢銀朕心甚不安對曰臣等聞皇上大指均極高輿詣闕朝賀
為臣子者分所應該海上諸臣屆時尚擬集齊一處北望觀賀上頷之又曰他們此刻弄
得甚糟對曰是以南方臣民均望皇上中興庶可大定上曰汝所進各書朕都覽過近來
有僥刻否汝自己有著作否對曰臣自問學殖粗淺不敢著書至於近刻頗有幾
種俟刻竣謹當繕呈上曰朕頗喜觀覽對曰臣前年曾與翰林編修臣章梈恭進論
旅金鑑上曰朕常觀及此爾時臣見壁間懸有御容上曰此乃放大之臨片對曰臣前日在
陣伯陶溫肅處已曾瞻仰御容上曰朕亦賞汝一個臣起立將謝恩上止之曰不用謝未
幾上曰汝言罷遂退出甘卿入覲余仍至朝房候之甘卿出在朝房小坐與一升中堂更

談遂出歸寓以毛稚雲昨從山左來寓前門外北孝順胡同中興旅館因至其寓訪
之伊正擬訪余晤談良久出即歸寓劉春生未見暇披王君九李振唐未與筆伯
同談時已暮晚余拉同人在東興樓便酌因與甘卿振唐君九叔甫醉是同往孫惠敷已至
遂入席由惠敷用電話邀王顯齋未顯齋名文甘肅人即善奇門遁甲者邀入酒叙其人貌不甚揚而沈
靜寡默終席三言席散即歸以是夜二句鐘同人約往乾清門參觀迎皇太后
儀衛振唐惠敷博庵岳岳均在余處集齊同往階平未該五三時去午夜余備
虛飯飯後振唐惠敷先往余遣汽車先送甘卿叔入宮而余與博庵岳岳同
行時已鐘矣仍入神武門降室門至一招待棚到者約有二百餘人洋人議員全至雜
集其時已經行禮晤君九甘卿叔而伯典振唐惠敷待至三時鑾輿始至闕簿
甚短同來諸君攜前瞻仰竟致失散余與博庵岳岳叔用在內務府朝房等候

飭隨往家人各處尋覓均不見及至出來則甘卿已在汽車中等矣遂出便道叔用
甘卿歸寓余亦即歸已四時餘矣

十三日姓午後劉農伯徐博泉夏頌東陳詒重孫慕韓劉聚卿先後來均長夜至
晚始盡去屬醉墨伍函訪寶瑞丞出至豐盛胡同應錢幹臣和岳之招同坐者為胡
姓初劉聚卿金華伯孫景揚及錢端甫博庵兩友岳及主人而已席散即歸

十四日姓午刻赴奉宣

名銘詔甘兩人在
升中堂處

未周景瞻未均見彼而去午後廖少遊未彼孫惠

敷陣治重先後均長夜而去旁晚王和用汪甘卿偕至乃同至上方家巷升相吉甫
相國處長談良久出至司法部街車華銀行訪羅和禮未過甘卿邊至厚德福

開封

便酌飯後即散余至前門省廠口悅昌個莊訪徐博泉已睡晤其婿王允中

吳波而歸

十五日姓早起九時毛稚雲未李振唐汪甘卿亦至十時衣冠而行稚雲自己有車余與甘

卿同車醉墨振唐二車分三起前赴旅神武門下車余與稚雲甘卿同入仍由隆宗門

至內務府朝房晤子礪姓初詒重毅夫漱庵再至招待棚外惠敷拒唐醉墨均在

未幾徐博泉及其婿王允中未又晤楊伯典金華伯子子昂孫景揚均衣洋式禮服亦

在焉有頃余偕醉墨稚雲步至順貞門由君九招呼至南書房晤聚卿喬梓南

書房即在 乾清宮對面西首牆已蔽暗不堪爾時王公大臣及百僚陸續來至

均有六百人在階陛向晤長禮懽懽九陸麟仲葉浦孫又晤張慶

各款嘉嘉人張張
鮑帥高府

族隨至官前丹陛上徘徊良久靜觀三下鐘鼓齊鳴蓋蓋高張列 自上升座

矣汝史豈高呼即在丹陛上行三跪九叩首禮惟未人區多並未排班故秩序未免紊

亂耳禮畢民國官吏入宮觀賀余等乃出晤林治書約余及甘卿午酌隨即

出門送甘卿歸寓余亦歸去衣冠甘卿又至乃與出至西城同和居應詔書之

指同坐者胡姓初李子申名傳漢軍種人向以補世候補通府及甘卿夫人而已席散王司馬高街訪

者德息侯長彼良久息侯約十七日邀集來京同志衣冠照相作一紀念出玉太

僕寺街訪柯屬孫學士長彼良久出返甘卿歸寓余亦即歸屬醉愚作函

致章山毛雅雲徐博泉楊伯典章伯圭彼至土時去

十六日姓于前柯屬孫未幾彼而去午刻李振唐未去睡而去午後出正各處拜山若先後

公吳印丞傅汝叔周景瞻金發孫貞頌未廖少游吳漁川王君九聲滋庵張乾若陳詒

重均未見張孟劬夏閏枝陶銅似劉畧伯均見吳淡歸寓夜飯夜作稟上 本生父

親 陶銅似 扶存文之子也

十七日姓早起于前屬醉愚作稟上 外舅土時汪甘卿王叔用未以柯屬孫羅叔德金息侯

邀集重華銀行照相作為紀念因與甘卿叔用醉愚衣冠而往到者紛：升吉甫叔炳

喬梓定向丞薛孝宣善汝明胡姓初袁潔珊世仁甫凌雲志王君九李東園王叔用何

益三溫毅夫黎源正庵黃宣廷毛稚雲榮叔章輝禹九吳彭秋徐博泉允中冰玉

林詒書三六橋楊伯典汪甘卿李振唐孫惠敷此醉愚及余並主人共三十三人到而已去

者為陳詒重邀而未去者為章鴻銘陳子福商雲汀梁汝侯四人照畢余又獨照一影而

照者為佟楫先名騰照福州駐防陳汝履弟子隨即入席同坐者為善汝明定向丞甘卿振唐醉愚

楫先叔炳和德息侯而已席半聚卿至邀之同坐席散陳汝履未小坐而出即歸吳

漁川紹越于先後已累彼而去升吉老未長彼而去旁晚出正乾麵胡同訪胡聲吾長

談而出至靈清宮赴破庵太傅之招同坐者為汪甘卿劉聚卿羅叔德孫惠敷

李振唐李東園西奉天人李子申王叔用佟楫先及主人而已席散即歸屬醉愚作函致

朱聘三改袁珏生

六月姓于前羅為益未長後孫惠敷未異諱去屬醉愚作西路張乾若周景瞻以張周招飲改期三百余赴梁村莊故作函辭之也李振唐未午後同振唐醉愚出至芝麓胡同邀同錢博庵叔岳階手弟同至中海子遊覽中海為總統公府以連環而聽者約二三百人暗錢孫景揚翠華伯小立片時即由景揚招呼官禮處奉房導游各處畫廊曲折巖石欽奇至一處石欄圍繞茶房自此袁總統石室也一世奸雄而今安在別室僅石室徒供後人唾罵而已復由他徑旋折而出博庵叔岳別去余等繞岸行渡手橋樓閣崔嵬者即瀛臺也瀛臺四面皆水昔慈禧太后出呈廟於此入而周覽見帝寢室不禁慨然後至南自一殿飛臺綽約軒檻玲瓏倚欄眺望

南海風景盡在目前出別振唐醉愚別去余又經歷數宮殿時已旁晚黎亦將

出翠華伯有夙約同至呈印承處已在汽車中待余遂登車馳赴西四兵馬司中間吳印

承三指同生者為楊補莊傅沅叔及主人而已席散即出至李鐵拐斜街應王君九之

招同坐者為劉彤卿陳治重羅叔福黎啟庵沈醉愚及主人而已席散累坐出至

東安門大街東興樓應夏頌未廖少游三招同坐者除翠華伯外均不相識惟與關穎人

名慶麟廣東人現為某鐵路督辦夏後席散與翠華伯同出即歸朱聘三曾未訪留片而去嗚醉

愚作函改楊伯典胡著吾翠華伯未後至十二時去

十九日姓午前唐伯剛未未晤去書教種而去李振唐孫惠敷未異諱而去屬醉愚作

書改孫慕韓以明日招飲余赴西陵謝之也午後朱少濱名師輔之和人未以刻其

祖傳經室文集特未道謝長諱而去佟樞先未異諱去汪甘卿未後時已夕陽即

與信出正朱聘三處赴其招到即入席同坐者為陳子礪溫毅夫胡姓初碧瀨庵

楊伯典陳治重梁次侯名用梁芝山及主人而已席中教仍借甘卿正北池子赴袁珏生

之招客到者祇刪若木合肥人為禮一人坐待良久子礪姓初瀝廢毅夫與卿指德息

侯階德正橋聚卿云陶園德集坐已久專待君與甘卿設再遲恐不及余以珏

生處菜尚未到祇得不生而出仍與甘卿偕行至陶園之應寶瑞承溥西園之招同

坐者傅沅叔吳鞠農名毅修河南光州人甲午翰林吏部李榕唐金聖伯及主人而已相盤將釐界

用點而出時甘卿以尚有一局先往余與榕唐言京漢車站控閱正果核莊情形橋云

祇于前七時一班正高碑店乃可接車往梁格莊否則須留高碑店歇夜泊到莊

矣既出車站振唐區寓余以接甘卿正通商菜館適見姓初入內未幾主人飭人

正車中相邀余以素未謀面謝而不赴既而遣人持片來迎並言坐室均係熟識務

必屈駕二氣乃登橋入席夫為謝作霖名雷評武進人任履未詳同坐者為毅夫治重瀨庵

君九姓初甘卿席將散而唐仲芳蘇州在樓下以宴安坐中有吳李差知余在此

亦未邀余余以昨日赴梁格莊辭而不赴忽之下樓即借甘卿登車送其歸寓余

亦隨歸屬醉墨作函致王叔用余督奴輩車收行李取筆伯來波即去

二日姓以謁西陵赴梁格莊天未明即起六時半偕醉墨乘汽車至京漢車站甘卿振唐

均在車旁登車定章七時十分開以軍界中有勢力者赴保定祝曹巡閱使壽特挂軍

至九時始開車中晤楊伯典吳汝梁思孝亦派一人同去余為余等往招呼其弟也十三時抵高

碑店隨即換車赴梁格莊抵莊約已三時此行頭二等車為軍界所佔余等均坐三

等頭極偏及下車後先至慶昇館午飯畢至種樹廬前後手扃各三間余與甘卿住後

振唐醉文忠遺影懸掛中堂詢知生惜已天永隔不獲再接清言矣感懷今昔

昌勝愼生稍憩即偕甘卿振唐雇驛車往謁守陵大臣潤生上公溥琳鎮長安良久

而歸醉甚為此作函詣錢階平夜飯後倦甚不復出是日大雪節卯正月初刻二分

三日姓早起八時半偕甘卿振唐酌恩補服乘驛車赴崇陵因今日恭值德宗景皇

帝忌辰敬循行禮到時告祭甫畢余等即至宮門外行三跪九叩禮珪公邀入辦事

處獻茶乃命陪祭員文從管存孝子即中名存輝禮部郎中陪余等詣詣隆恩殿

瞻仰殿後七楹中懸黃幔三正中設寶座二均用黃袱堆單宮後揭起示之則座中

有凹處蓋祭時將神王致謹捧出高供寶座上故也瞻仰一圍從右陛下轉至

殿後見明棧高拱黃瓦紺垣而橫於前者則陵之門也宮後啟鑰入似城墉然抵

內門後有琉璃花磚金碧輝映於牆中間者則陵之合龍處也其形如倚環折

而上直矗立碑亭其後即為陵砂土宮隆規模宏壯擬云每值清明刻加土

一次陵上不能躡登僅從四面撮之瞻仰既畢即由文存二君邀至辦事處休

息片時琳公已去余等四先生而出崇宮後尋得八元出即返莊至慶昇飯午飯後

復至莊小憩更衣元色單套出赴春陵春陵者世宗憲皇帝奉安處也行

十五里始至先在宮門外行三跪九叩禮守陵員招待至辦事處獻茶畢

宮門啟鑰規制偉麗一如崇陵陵間松翠檉鬱蔥甚壯觀尤為鉅觀復

赴昌陵昌陵者仁宗睿皇帝奉安處也距春陵三里刻刻先詣宮門行禮

殿宇規制大畧相同惟隆恩殿寶座之西偏設一寶座蓋妃位也招待員為周甫卿

部郎名增祿內務府郎中時已五旬鐘小生即出急赴暮陵暮陵者宣宗成皇帝奉安

處也陵距昌陵七里至刻先詣宮門行禮由藩員外名侯棟內務府員外郎內管欽恩環

導入隆恩殿中設寶座四蓋宣宗有三后也殿係楠木構成不施丹漆陵刻周達

圓式不雕不琢並之明樓 陵前僅白石牌樓一座上有御筆自銘有跋瞻東北承
幕之宇躬瞻仰見 宣宗以孝治天下不獨崇儉而已 幕陵係從東陵移來因防水患
因徙於茲此係 宣宗壽域故得自出心裁不循舊制其位德勿 本朝為最矣周覽
已晚由舊恩園正辦事處小坐而出 西陵有七 泰東 昌西 幕東三 后陵以時晚均
未往遂歸自 崇陵正 幕陵初刻山石學確並手樹木將也 壽陵始有松樹一
路溝陰蒼鬱影入畫中直正若 幕陵而止歸時夜色冥濛峰巒莫辨惟釋
行三五里頗形顛蹶殊不舒服耳返莊約八時許人俱疲乏夜飯後屢寐早睡
二十日經午前備祭菜即在種樹廬中堂公祭 梁文忠公以文忠在日際蒙青睞余尤有
知契之感故約同人祭之也祭畢後指廬之東廡其墓化帛行禮墓刻砂土坯不封
不樹或遺命使也歟時已近午乃正慶昇館午飯後小憩將欲開車忽促偕甘卿振

唐醉恩詣車站二時十分即開駛四時抵高碑店下車相待湯吏車從保定至余
與甘卿購二等票及登車外頭二等車又被軍界曹巡閱使包去蓋彼等到曹
處拜壽包車返歸也余與甘卿坐車中公事房頗不舒適七時抵京金息侯在站
相送即邀余等四人在京漢鐵路飯店大餐同坐者余等四人而外又有斌甫名
驕杭州 蔣枚生名萃茶祝 駐防 州人 及息侯而已孫景揚亦遣价及護兵來接堂洋六元餐畢
振唐甘卿別去余偕醉恩返寓屬醉恩作函致楊子槃余草草伯未談

二十日姓午後段鏡軒來携書求售日本人今關壽磨偕賀賜湖 名嗣章湖南人在 三井洋行善日語
者訪長談而去今關壽磨嗜我中學研究特甚曾著宋元明清儒學年表蓋
吾華古人之有學問者靡不研究一表而出之昔在滬上曾主人余家觀書惜
余未見乃於今日見之李振唐君男致以若姪病邀吾得沈麟伯來診據云心

臟病開方而去夜以金錢孫招飲特至明湖春應之同坐者鄧孝先李子裁名

培吳與之李彥士鼎士昆仲招筠錢階平始俱不識以屈伯剛名熾平明人現為

卯舉人事借翠華伯處宴余吳坐即歸甫坐席余即入焉同坐者為吳向之名廷燮

江甯人學人民政部參議現傳沅叔汪哀甫名榮鏡之和人丁酉拔貢民政陳仲書膠良士

為候補局局長沈醉愚金翠華伯及主人而已宴畢吳汝而散屢醉愚仍函致頌賜叔馮當華李

佩秋

二十四日午刻汪甘卿未同至石老娘胡同應沅叔之招到時客尚未齊吳汝汝亦與入席

同坐者為陳石遠張乾若吳印丞李招唐金翠華伯劉原卿及主人而已席散沅

叔出所得宋槧文中子陸放翁集相示徘徊良久乃與甘卿出至受壁胡同訪

念幼吳汝而出又至朱象甫朱旭長謝作雨林吳香堯吳仲言各處均未見至

泰安棧訪楊伯典吳汝而歸

二十五日午下陰夜微雪午後劉農伯未見而去錢念幼未長汝而去李振唐未見

談去余亦出至香餌胡同訪褚禮安月牙胡同訪徐容先汪芝蔴胡同訪沈硯畬史家

胡同訪施伯英遂安伯胡同訪屈伯剛均未晤至樊達羽處吳汝而出至中央公園朱

姬偕往至剡柏樹參天亭榭隱約遊人寥寥昔為宸遊之所今則闢為公園夏

間納涼勝宜當此冬令殊覺疏冷不宜也在去今兩軒西餐畢即歸夜仲廉表

兄自上海到京在此吳汝而去

二十六日陰雪已霽風勁寒甚午後該鏡軒未約遊古物陳列所之即武英殿也

余允之乃去第旭辰未見汝而去偕醉愚出至鏡古堂邀同段鏡軒入東華門過

文華殿不入從西南行在太和門外經過轉至武英殿之前鏡軒購票每人一

元入門由王君梅生

恆慶紹
興人

陪覽殿中陳列古物磁銅玉石均備而象牙雕嵌

屏風鬼斧神工不可思議其物大半由熱河行宮取來極云民國償還四百

萬作為代價其寶徒託空言物勿為所估云矣可歎可歎由東門環覽一週自

西門出殿西有堂翼然坐者初曰浴德相傳者祀浴室在馬平日星烟六乃星

期開放梅生以私誼由後啟鑰入中設景素藍寶座梅生云喜世凱閱兵曾

一坐馬堂之東北隅曲室出物環作螺旋形轉折而入一圓室即者祀洗浴處

也出玉牆後一覽此處與大內通故路牌有遊人止步之禁約稍覽即出時

已四鐘二分欲宿久華殿例五時高門業已不及仍由東華門出鐘軒醉思

下車余至金魚胡同那家花園坐視畚婦女李松筠之子吳士合卷之喜

晤楊補笙老翁夫吳仲言孫景揚也麟伯及吳士之兄彥士小坐而出正提布胡

同訪朱小汀又至銅幌子胡同訪楊補莊均談良久而驟馬市南橫街之朱少

溪西磚胡同之孫師鄭及劉廉卿均未晤即歸未幾同朱姬至北京飯店

赴棋邊初夫掃西餐之招該飯店為法人所開京中最大之餐室餐畢遂

初夫掃邊看影劇朱姬往酬余別歸富錢階手劉廉卿先後未取輩伯亦

至均彼良久云

二十七日姓寒稍減而風尤大午後三時出至韶九胡同訪鄧孝先赴津南至西車牌樓其家養

院旁訪陳重遠初至西山未歸又至西城後至公廠西訪屠文六初赴津未回又至懋業銀行

訪夏頌椒未晤又至提布胡同訪賀賜湖徧尋不得惟至上斜街訪王書衡名式通山陸
籍汾陽人

儒富之蘇州辛卯舉人戊戌進士大理院推承革命後曾為秘書長談而出時已旁晚至東安門外東興樓應錢和郭之

招同坐者為王維季錢階平餘俱不識席散即歸督同如輩分配贈人書信藉藉

醉墨作函函發瑞承陳毀庵者壽民袁珏孫是日楊譜筆未未允而去 王維季名祺 杭州人印鑄

局主

三日姓午後沈麟伯未為朱姬診脉余以傷風附關方李振唐王書衡先後未均長談

去旁晚出至東安門外東興樓應夏閨枝生之淡張孟勅之招同坐者為吳印丞

王伯荃 名大鈞 秀水人 名瑞彭 瑞安人 國會 及主人

而已席散即歸

三日姓午前金鏡孫施伯彙未均長談去午後朱鞠民未 小汀子 辛院 叔岳之婿也 男談去以階平約遊北

海俯醉墨出至菜廠胡同戲同階平同詣此海到勿小駐門前由消防隊駐紮兵弁持

片入報允可乃入渡石橋 橋 南竹均峙彩坊以金碧飾玉蟬出遇軍官一人即派舟導遊入

永福寺由主殿後歷石級百餘步上登石臺四圍環以白石雕欄躡其顛一閱歸出

銅窗緊閉圍牆四面均用五色琉璃惟漢磚砌成據舟云共四百九十五尊其上

更有一塔若葫蘆金無趾可登瞻仰而下於至臺西雲環曲於循山徑而下疊石

成山峰密水幼窠即瓊華島也 一名萬壽山 相傳宋徽宗艮嶽之遺從汴移來者中

空二洞循磴紆行而下約歷二百級好在隨處有蟬陽光透入尚餘辨臥然洞

連接狀若螺旋工程亦甚鉅也洞盡外樓閣龍嵒巖曰漪瀾周置廊廡環若圓

椅閣外即海蓋瓊華島兀立水中誇為絕勝時海波永凍其西北樓臺重疊且

隱約在煙霧中者舟指曰此西天竺也從忠踏冰之前赴乃信階平醉墨作永上行平展

冰鏡安步西前約里許始以外有五亭五竝立左右其經曲之作龍形舟曰此五龍亭也

其北紅炬樓巨琉璃白石照耀四週入洞門而登大殿中四面堆疊峰巒仙娥環列參

差錯度恍惚仙山樓閣景像垣亦四面環繞面多有白石洞門遊覽一周而出循東

求忠齊

北行過三希堂以封鏡不入環至後面指示九龍碑其旁非碑乃橫互數丈上嵌琉璃五色磚九龍蟠繞鱗甲之而頗極工巧壁龍兩面皆同其北有紅垣中有一門署曰靜樂園入門壁之僅石座五殿刻遼大劫矣其東為古慈殿并為招呼啟鑄入曉時已夕陽西下腫里異常殿殿高大中設銅塔二木塔二左右對立佛像皆銅范殿前後有石塔二并左右對峙以暮色催人遂出循牆東行路極遙遠并極艱勤馳至前門達汽車入近乃乘之而出送階平至萃殿胡同遂歸小坐鏡古堂書信據書求售余與醉愚重至五前門半壁街新半牆應劉豐伯之招小設入席同座者金雪孫王伯崖唐伯剛錢伯愚名錦孫榮仲學人現為煙酒事務署之長及主人而已席散後復長波而出即歸章美卿單伯來偕故美卿至三時去屬醉愚作函致夏閏枚

去月初日

陽曆三月六號

姓午後朱小汀李東園李振唐陳重遠楊福莊先後來均長談去出至

大柵欄瑞缺祥看皮貨未幾即歸夜飯後借醉愚在什河沿北京大學第三院以該院廿五年紀念張燈演劇余以沈兼士及錢階平送入場券未特往一覽至會場人頗擁擠修俱房廊曲折燈光明滅故未徧歷亦未晤相識一人遂出至司法部街東華銀行訪全息侯已寢贈以新刻並還俸構先珂羅影片及與購價值洋三十二元蓋亦徇息侯之情以酬之也即歸屬醉愚作函致息侯

初有姓甚暖午前琉璃廠書信字汝堂中寓之未據書求售未晤而去午後三時

出至東華門清史館外房楹隙隘而其甚曲折搗之向之國史館方暇飯安

錦館三者併而為一故楹極多也余至西館

現分東西兩館志表歸東館紀傳歸西館

晤張潤印伯綢

及纂修協修夏閏枚金雪孫王伯崖朱少濱鄭孝先諸公孟勛以病未至錢

孫已去坐談良久出未大清一後懷志宮史懷偏皆係茶榴進呈之奉為外閣所
無者未幾被長趙出珊制軍知余至未談余以當日清史閣館曾聘余為名
譽管筆修故以新刻章實齋遺書全帙存之館中至五時乃出至之石作訪
吳向之燭以刻名種長談良久出至地安門火藥廠訪佟構先吳談前拜伊
塔印 大楷宮室及奩具影片暨余衣冠肖影酬以洋四之時已旁晚即歸
復借醉思出至隆福寺街福全館應鏡古堂書室段鏡軒之招到刻未至擬
短鏡古之甫出門鏡軒適至遂邀同至福全座無雜羨惟余與醉思鏡軒
而已席散即出至打磨廠訪李東園長談良久出至西河沿金臺旅飯訪李振
唐未值遂即歸寓翠華仍未更波而去是日陳強庵未未晤

初三日姓于後半日訂未更往而去借醉思及朱姐出遊西直門外頤和園之為 德宗既

養 慈禧皇太后之所尚身借接海軍經費三萬元以築此者到後由導游者

俞潤霖購票入每人之宮門抵 仁壽殿殿前左右兩相離奇失矯以降冬用蘆柵

蓋護殿門扇鎖封条尚署宣統十四年蓋猶屬 皇室也園般殿窗而遠眺

之思注視再歷 太后寢殿西首行折入園再購票每人園後啟門入直棧石道

盡而昆明湖見樓閣龍從石欄迴抱循廊而行或指為 太后室或指為 德宗

所居皆封鎖不得入廊皆靠水小廊盡勿長廊出畫欄千步左右夾植翠柏外又

環以白石欄杆長約二三里許廊之中為排雲殿前坊表魏紫照耀金碧則猶

煌之氣象也入殿門三橋平峙左右兩地均白石砌成殿偉壯歷階而上約于修級亦極

高峻殿亦封鎖不放入余與朱姐徘徊久之乃循西廊盤折上自下而升約近百級余力

疲矣廊盡上有銅亭相傳為 高宗時造亭後倚山堆疊蓋就山石蓋窪洞宮隆

橋

幽邃屈曲盤旋工程甚鉅余與生姪等費勇直前轉折而上六角巍然三層高
 直聳昂佛香閣也閣中供設佛像余備甚其上瞻禮閣下兩廂翼然左右即當年
 侍衛值宿處也余在東廂飲茶緒想息坐未幾本欲再由閣東假山轉前徑
 以崎嶇頗畏崇峻遂由閣前石梯直下要亦石階級也夕陽西下暮色催人仍歷
 排雲殿而出度廊而西廊盡一邃室存焉當庭一品石歸出獨立尊者曰此隆
 裕后居也由西南隅啟行入循石欄而行渡平橋之西為石船船在水中央四面嵌空登
 樓望之頗極幽曠萬壽山峰密重疊塔影峯影對峙為龍王廟孤嶼浮沈缸
 欄橫互湖水全凍恍入琉璃世界圖畫不啻也天已曛黑仍由千步長廊經仁壽
 殿而出遂歸復出至乾麵胡同應胡啓吾之招同坐者為沈硯奮于志日坤錢階
 平施伯葵張琪卿名兆琳吳興人從前在刊吳興詩話即假自伊若也現存宛務處幫理金翠華伯仲廉昆吾吳承

齋名佩澗五湖雙林鎮人現交直部電政司司長鄭勇知名釣吳與人及主人而已席後談良久而歸屬醉思

作函改郵乾飛又改宋穀宜

初四姓午刻至隆福寺街福全做應施伯葵王書衡之招同坐者為金鏡孫錢念劬
 稻孫喬梓沈硯傳胡馨吾吳印必金翠華伯叔主人而已席散即歸李振唐未訪未談

勿吳孝差至長談而去至方晚同醉思出至蘇線胡同應吳仲言之招同坐者為胡
 姓初汪甘卿鄭樓孫長沙人銘新丁閣公名傳請沈麟伯金翠華伯叔初吳仲醉思及主

人而已席未散即偕醉思出至西城銅幌子胡同應楊福莊之招同坐者為袁珪孫王
 維季金仲廉吳印必醉思及主人而已席散後復談良久歸為醉思作函改于志日印

並楊汝文等塔捐洋壹百元

初五冬至節初編姓風甚大午後張志武未回在談而去余出至禧楷胡同訪日本人今

關壽磨贈以舊刻六種以言語不通筆談良久知其中學根抵甚深吾國知

名之士相識不少亦不愧為通儒也出至西城闢才胡同訪卽次公名瑞彭信安人同學談家現為京議員

良之而出至豐社胡同訪卽伯洞未晤又至朝陽門大街卷揚禧望刻已返滬矣遂歸

初有姓于後鄧孝先孫師鄭沈兼士先後來談揚州萬壽寺卽真和尚未幾凌以前

日介于志昂墓去及峰塔捐百元今自特來致謝也四時偕若姬乘車出西直門至

茗事試驗場一遊卽三貝子花園舊日萬牲園其中飛禽走獸不一而足中有交象一消瘦不堪

蓋怪勞不足哺喂亦不飽也地極寥廓余與若姬均坐小車而行並以時晚紅樓

翠閣不及徧覽矣遂出歸寓後小堂後出至中央飯店應李振慶之招同坐者

濤貝勒雲野陳朱兩師傅紹越千寶瑞丞志贊熙全息侯傅沅叔溥西園辜鴻

銘及主人而已席散至金魚胡同迨群社應朱小汀之招社為孫慕韓創設亦俱樂部也同坐者

除強夢漁名暉開澤陽人曾為吳興知事錢階手外均不識好在余到時席已將罄小坐卽散與

小汀更波而歸醉甚曉赴津門取款當晚卽回金城匯款貳千元已取到吳肇

伯未談是日卽伯洞未未晤而去張志武在其履歷函語植人甲辰進士湖南寶林縣後改卽中為仿榮統領前仲芳之婿也

初有姓于前以赴香山早起屢醉思作函致張孟劬于飯後遂偕若姬及醉墨乘汽

車出西直門先往頤和園俞潤霖已在等候帶同照相人購票入門仍由仁壽殿

西瀨湖遠廓行過石船攝影再至石船西水隅橋亭中復攝二影攝畢復

由千步廊迤北登萬壽山遠在殿背後而行葦道中見平迤西轉北抵萬佛樓

樓極高峻四圍用琉璃羅漢磚砌成五色煙映其地在佛香閣後老門高鎮

司役者云每歲奉旨拈香三吹均派員勒貝子行禮遠至樓後俯望塔地縱

橫潤霖履指不蓋地近圓明園當時為兵燹大而摧毀也坐眺移時慨

歎不置後向東轉南故亭有石笋二形如劍削約長數丈亦奇觀也時已
五鐘忽出園登車絕馳抵香山已昏黑易車而輿至甘露旅飯為靜宜
園故址假山堆疊曲榭高軒樹林蔥鬱中為正凝堂其南臨池為見心齋東
為暢風樓均仁宗御題扁額昔為禁地今為病院又改旅館矣見心齋面
圓池而築金魚游泳其中頗涉濠梁之趣時近昏黃不暇徧覽楊大鵬素見
翠柏蒼松今為慈幼院院房萃
伯托彼招呼及指導遊山者與朱姐醉愚西餐之後不佞事早寢

初八姓早起用點十一時出門由楊大鵬雇肩輿三乘余與朱姐醉愚分坐之大鵬
自乘一騾隨後由香山西北隅盤旋曲折涉嶺登巖坐西山而進一跌崎嶇傾仄
頗極難行約有十里之遙途中奇松怪石亦有可觀者行近西山有一祠宇刻
像其大監建祀祀先者長廊半地壁畫聊攝丹青剝落矣廊盡入祠祠租

洋人居住半多封鎖由前門出迤西行抵秘魔崖石闕洞並古殿魏峙其上余

登其巔入西院數重刻崖存焉題詩滿石間其後一洞則秘魔禪師遺

像跏坐趺畢而出迤西山西山旅飯午飯旅館特等室每客
十二三六西餐在內飯畢忽登輿探

八大勝處先抵靈光寺梵塔僅存遺址插云庚子拳匪開墾為洋兵所毀

塔後一池甚小稍東有歸來庵乃瑞忠解解但卜居處也出經三山庵入門瞻

覽破屋數間而已再涉前岡為大悲寺有竹數竿北方極珍貴皆云京師出

望惟此而已出外復行數十武坊表巍然即龍王堂也一名海泉庵余素聞其名

迨詣西院聽泉小榭憩方池澄然水流滴有聲累得靜趣唐松已枯苑

翠柏四株亦有數圍之鉅涼覽一週而出天色已晚不及再往遂下山至旅飯前酬

大鵬五元余等即乘汽車而歸風馳電掣約一時許及至小坐復出至後王公廠

應唐文六文云名映光台州臨海人曾為浙江省長同坐者為寶瑞丞劉世卿名煨蘭溪人王軍解元聖卯翰林

唐伯剛錢念劬金鞏伯陳士可穀湖北人周萍洞名繼濤台州臨海人姚及

主人而已余到遲者核半盤坐未敘即散後族良久而出余與文六素未謀

面此以謬采虛聲般之招飯亦可感也隨即歸寓屬醉愚作函致桑柏昂

初九日姓午後李振唐來于志昂劉季若錢和郭各派人送禮物未嘗瑞丞未贈余

手書序條四幅于志昂即季與鞏伯同談坐良久去與振唐出至紅羅廠應張

乾若之招同坐者傅沅叔周景瞻金鞏伯吳印丞振唐及主人而已席中談而

歸屬醉愚作函致吳印丞又致胡馨吾

初十日姓午前屬醉愚作函致成翊清午刻至隔壁聚壽堂祀寶瑞丞官保大夫

人八自晉一之壽與瑞丞異誥出仍歸寓未文卿未談出至太僕寺街背蔭胡

同訪蔡才氏未晤乃至東安門外東興樓應其招同坐者為胡適之名適

債法入溫文爾雅馬幼漁名稚藻陳百年名大齊張孟劬蔣夢麟名麟沈

士遠尹默兼士昆仲吳興及主人而已于氏初次識荆向以性情怪僻今似拘儒

者亦云奇矣席半黃任之名空培上海人曾為教育部長未談良久散席至煤市街通運公司

訪周夢坡及白也詩長談而歸自作函致杞兒

十日姓午前周夢坡未晤午後李振唐未錢階平飭作送禮物至屬醉愚作函

謝之云作函致金錢孫三時許偕振唐醉愚出至安定門內方家胡同京師圖書

館觀書先由張乾若電話告照以乾若新就教育部館長之聘故託先容

到後由庶務員金任甫名守達杭州人導往各處瞻覽先至善存室出示宋槧大字

東坡集及大字存文選共三種二條宋刊一疑明後宋本與今所購者不同徘徊良久再至四庫全書室頗

整齊蓋書架書箱均從熱河行宮移來並無損壞也又至久室觀普通
書籍志書最多時已旁晚觀畢即出至仁羅廠訪乾若晤周子幹名曾亮漢
陽人登印與字人甲辰進士現為平同談良久乾若留夜飯後復小談而出至城南
政院評事富雅出藏學問亦好
遊菴園貨灘雜陳戲劇說書均已開場徘徊其間殊多趣味又有人面生
修毛滌視之却非偽飾匆之遊覽而出送振唐至金臺旅館遂歸屬醉思作
函改夏閏枝翠華伯未談

十百姓午後至大學堂第一院訪沈兼士參觀所藏卷帙均由內閣取來者內有殘本
宋之板書及琉球高麗緬甸等國賀表 太宗皇帝代明七大恨之詔書順治七年
攝政王辰詔進尊為成宗義皇帝配享 太廟未及二月即撤消數詔皆車華錄
所不載者七大恨詔中自稱金國汗尚有明朝題摺 國朝初年大卷考差卷及賀表等以物多

不過擇要者而已該學堂尚在檢理今已歷四五月就已清理核計不過十分
之一耳點核齊全約非數年不可其要用者即焚之張孟劬未一轉即走余亦以天
晚乃出晤朱邊先名希祖海鹽人少廢之姓孫也聞陪手有恙乃往訪之刻身熱腹瀉小談而歸
夜與翠華伯如夫人奉寶表於孫及朱姬正全德福喫燒鴨翠華伯如夫人請也膳畢即
歸閱章寶齋遺書確足

十三日姓大風午刻振唐甘卿未同至十刹海會賢堂應濤負勒陳設庵朱文卿紹
越千著壽民寶瑞丞之招以上月廿日之約余等適赴 崇陵故今日補宴也共三席上
一席余首坐甘卿振唐次之翠華伯六橋寶熙珏孫均在陪濤紹寶三人主席下席為
柯鳳孫朝姓初溫毅夫楊吉三榮伊泉名源為今上皇全息侯朱聘三及陳朱耆三人主
席席敷攝一影而敷余至錫拉胡同弔孫宣春韓漢太太之去十坐而出即歸家小憩

蔣孟穎幸談晚出甘卿處十談玉香廠口浣花春應章美卿之招同坐者祇旅
唐醉愚而已散後近處散步歸後晚醉愚作函致陶拙存毛稚雲閱章實
齋遺書 古三石鼎元廣東順德人年五舉人內閣中書在德宗實錄館充校

曾姓夙仍大午刻與翠伯同至受壁玉胡同應錢念劬之招余忝首坐同坐者為
王書衡沈現傳胡馨吾吳印丞施伯與金翠伯及主人又其二子猶存極杯散後
茗談良久而歸小憩片時復出至甘卿處小談至暮乃胡同訪夏閏枚不晤遂歸夜
飯後校京師坊巷志整定

十五姓去風寒甚

暑日為陽
麻元旦

午後校京師坊巷志曠醉愚作函致羅叔編于信昂沈

慈渡溥西園未談晚與生姐並翠伯如夫人同至東安市場買粿星小物大陸飯
店喫番菜沿途看燈以今日慶燈元旦總統府及各公署均懸紫有電

燈牌坊隆此民窮財盡之時而猶如此踵事增華良可慨也男看昂歸

十有姓風止稍暖午後三時偕生姐及翠伯如夫人出至東華門內文華殿一遊殿與

武安仍男相同其中陳設書畫皆名筆也復至武英殿一遊又至浴德堂看

香牋浴室一覽而出至先農壇壇後 皇帝藉田之所現將正殿改為革命堂烈

祠良可慨歎而古木參天蔥蔥鬱鬱并壯觀也時已晚至琉璃廠翠伯所開博

韞齋古玩店一轉而歸小坐後出至祥米倉訪王歐齋 名威甘肅天水人丁酉武舉
人提標候補武弁

別已往車與榭蓋余今晚宴也至別頭齋振唐醉愚已在座與小酌暢談時

局搖頭齋所精數學推測精明歲京中不靖大有焦土之危五六月後不堪

設想 皇上恐亦立脚不定將返瀋陽所謂促促偏安三十六坐觀境外血如

糜者將有應也餘者不言不慚未敢盡信仍畢即歸作函致黃石孫

十有姓于前陳強庵太傅未長諱而去午後閱章實指邊書旁晚汪甘卿未
留夜飯、後同至志安熙處談良久而歸作函政培餘弟

十六日姓午前汪甘卿未同至靈境謁陳強庵長談良久出即歸寓在寓午飯、後
因夏閑枝有約未此相訪在寓待之閱章氏遺書旁晚猶未至問金氏僕人知
夏曾未電話詢余則已為彼回却也遂出至王府倉訪浦西園因前日所約李

木公報効弟三履徑為應送濤貝勒禮物余為代備帶交西園托為轉致

至灼未晤留物而出至豐盛盛胡同袁滌庵家

滌庵及程陶松江人姚永白甯波人王受之江西人訪蔣孟英晤

而歸屬醉愚作函致李佩秋金白丞翠伯未因久談而去

十六日姓午前早起土時同朱姪及醉愚作湯山之游乘車出西直門從萬壽山後

折入而行一路煙塵亂飛平疇野頗極寥廓惟山石聳峭顛頓殊甚渡

大石橋石欄紆曲俯視嘩波彷彿黃河光景浹抵大湯山山石巉巖均極粗

礮再進即大湯山旅館在小湯山之陽此乃皇室謁陵中途駐蹕之所本係

禁地國變後曹潤田汝霖陸閔生宗輿能秉三希敦等但僑居彼為沐浴之所

歲出賃金五百圓與皇室租取館內有園駐蹕所也園有方圓大池各一水面

白煙吹蕩探之以指則熱水溫湯即泉所從出也大抵湯山即亞洲之火山地近北

帶故不燥烈耳在飯廳飲茶小坐與朱姪各入浴室洗澡雖室中備有大鑪

究屬隆冬頗覺寒冷去衣就洗金畏寒殊勿也浴竟仍至飯廳與若姪

醉愚用茶點時已四鐘車夫以路僻且仄不易運輪促早歸因至各處談覽

一周而出即登車鼓輪疾馳未及萬壽山天已曛黑車前飛塵眯目看者不清

楚運輪固非易之迨返寓刻已八時餘矣夜飯後屬醉愚作函致華柏亭又
改夏閨枝

二十日小寒節神正初刻姓午後夏閨枝未長談志贊聖汪甘卿偕來以余前住梁格莊揭陵

見梁文忠公所種樹缺處尚多 本生父親曾為 崇陵監修官今 皇室僥倖僅

費無著不遑及此余擬奏請補植報効經費自翻此議陳朱兩師傳及內務府三

大臣均極讚美即託彼擬一奏稿今日擬成携來請余寓目也長談而去晚至驛馬

市大街瑞記飯莊應楊伯衡 保定衡亦其人為梁華伯仲廉初玉孟款文卿合開之博韞齋吉長鋪揚為經理之招同座者梁華伯

仲廉初及階廣樓廣公竣共六人陳仲恕丁仲暄 吳興人小棧直判之子也散後至長安飯店若許博明

未晤而出返家小憩再與朱姬至東安市場開明看影劇

二十日陰午刻內務府送來 宮廷頒賞各物 本生父親 梯青叔得 御筆山水花卉畫各

一軸福壽字各三方朱紫 恩賞金聲玉色匾額一方福壽字三方紋銀富貴壽昌

紀念盃二座 御用金盒一個敬謹祇領其餘各件因余經手故均未余代領也午後與朱

姬遊雍和宮規制壯偉惜有幾處坍塌而所供之象皆係蒙古西藏未者奇形怪

狀不可思議後有一殿殿中有立佛高三丈六尺宮殿皆係喇嘛主持據云喇嘛有五百人之

多自入民國經費欠而不交故皆甚貧也其宮中所謂歡喜佛者並非交媾不遇對立

交抱耳周覽而出至中央公園時已晚若社稷壇若通佑圖書館皆無燈火故未入流覽

一周而出即歸小坐復出至東華飯店應朱過庵 名希祖海鹽人小汀之度程中馬幼渙 名裕霖沈去遠尹

默兼主三良仲之招 五君皆大 同坐者陸五主人外子民三通之孟葵陶燧席散後訪錢階平其

病已愈長談而出又至甘卿處談良久而歸閱時已吟屈醉愚作函致毛稚雲

二十日姓午前沈兼主馬幼渙未未晤而去余以 德宗實錄館全錄告成尚少僅為四五千

特於該報効二千之經陳理庵師傅奏請今日奉旨賞加內務府卿銜並倍二
品頂戴 天恩高厚感激莫名伏念內務府例設旗籍方可膺職若漢人未之有
也今忽膺此恩賞躬叩異數尤非意料所及各蘇拉未加賀喜叩頭午後博西園將
軍素淡坐良久去出至北兵馬司訪趙汝珊又至司法街訪金息侯均未晤至大甜水
井訪寶瑞丞改改並晤馮公度 名恕大興人前海軍部協都統據云 昔年監修 崇陵遺 本生父親同事 出至長安飯店應
許博明之招同坐者孝子裁孫鐵舟 名其鏞海州人現陸 軍部高等顧問 謝後初 廣東人兩湖巡閱使 署寧業顧問 吳季
五名家元 名元 吳縣人 趙潤秋 名潤秋 京北人 常汝權 名運衡 山西人 席丰出至施家胡同通運京號訪白也詩
男被出至西河沿金臺館訪李振唐男被不歸屬醉愚作函致吳子修劉聚卿
余閱上海寄來各種報紙

錄寶錄餽奏底

太傅寶錄餽副位裁 臣 陳寶琛太子保學部侍郎 臣 寶璽太子保禮部侍郎 臣 郭曾忻

奏為請

旨事今據三品銜四品卿銜分部郎中劉承幹呈稱為報効徑為懇請

雲收事竊聞

寶錄餽恭修

德宗景皇帝寶錄小紅綾正本因毀致有偽傳寫不免延遲館員純盡義務已歷多年尤形
竭蹶 職不揣冒昧謹將歷年積蓄陸續集銀幣貳千元隨呈寶上為餽中經費效
主懷細流之助並不敢仰邀議叙等因前來伏查 臣 館因經費乏仗時形竭蹶茲
三品銜四品卿銜分部郎中劉承幹慨輸鉅款報効情殷雖據該員聲稱不敢
仰邀將奉叙合予仰懇

天恩

求恩齊

逾格從優獎勸之處出自

聖裁而有創承幹報效臣彼經費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恭錄 諭旨

宣統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欽奉

諭旨陳寶琛等奏三品銜分部郎中劉承幹報效

實錄俸經費應如何從優獎勸之處請旨一摺劉承幹著賞加內務府卿銜並賞

給三四品戴劄此

二十日姓午刻張唐未及返而去午後著壽民未諱所有謝恩摺稿即託其代辦小坐而

去步山車華門內清坐彼訪金錢孫夏閣技趨次珊館長亦在遂同商僱劄 實錄

之事亦次珊滿口允許並擔任手經理且堅囑外間切勿聲揚因此係 史密秘本本不

許係出於外值此時留一分於天壤間至深欣幸云云略 鬱孝先卻伯個均畧談歸寓

小憩自也待送謝 恩摺稿兩底未閱余初以也待摺稿未就迫不及待因託壽民代辦

現也待既已辦就乃即持稿出訪壽民未晤又至 陳汝庵處亦未晤至馬神廟老胡同

訪志雙廬長談而歸屬醉思作尊上 外舅

二十四姓午後朱庶侯 名孫蕃蕃 寶應人 未談並託帶 御賜物件至上海交與蔣蘇龕坐良

久去出至紹越千處談又至大興公寓訪汪甘卿同至帽兒胡同訪榮仲泉 名源現號鍾

公之孫今 皇 未晤乃至志雙廬處小談因明晚宴客假坐伊處也出至大興公寓 權長忠靖

甘卿約同其弟棟卿 現在京師 警督廳 至全聚福小酌同坐者祇張硯雲沈硯奮云而

已散後全至金臺旅館訪振唐畧談又至袁濬庵家訪孟蘋晤泛叔小
謀而歸閱報依振唐事以明日入宮謝恩未取衣帽坐良久而去

二十五日姓午前禁仲泉未拜擋駕而去振唐未亦未修午後偕朱婚及翠華伯次夫
人至北海登永安寺循磴而下迤車行看瓊島青陰御碑遊徧歷長廊
遙望五龍亭西天梵境徘徊良久而出歸寓小憩後出西馬神廟老胡同
志贊暨家客猶未齊小坐始入席計兩席左席首坐陳汝庵太傅次朱文
卿少保次寶瑞丞官保次者壽民少保次辜鴻銘左丞次志贊暨都護全陪為右
席首坐溥西園將軍次侶越千太保次袁珏孫太史次朱聘三太史次溫毅夫副憲
次海壽孫侍衛贊暨甘卿陪之盪而未至者為溥貝勒柯鳳孫學士息侯都護
胡姓初閱丞未而未入席者刑部仲泉觀誓也席散與壽民贊暨甘卿長談而歸噫醉

恩仍函致楊子架楊伯典馮夢華沈葆蔭錢念劬

二十日百姓風甚大午前早起八時半極三品頂戴乘汽車入宮謝恩仍入神武門至內

務府朝房與紹越千長談考壽民陳汝庵朱聘三在朝房畧談即去坐良久差事處太監
傳旨聖躬昨夜不適因而不見遂出用銜片呈請溥雨即陳朱兩師傳內務府三大

臣及寶錄飯副裁部春榆處道謝春榆名曾所候官人乙亥舉人庚辰席常官均未見而

至陳師傳家人雖未見交出皇正衙容赦謹領回至志贊暨處畧談出至去與公寓以

甘卿亦嘗御容由全帶交出即歸寓問李文誠公行狀即李奇四表午後劉春生致

鏡軒未即去陳汝庵朱文卿未長談而去溥貝勒越千者壽民寶瑞丞均未道賀

擋駕而去亦幹蒙賞銀二百元戴內務府卿銜京中例臣謝恩後未嘗喜也晚亦至車與樓應越千壽民瑞丞祖

錢之約同坐者為汪甘卿李振唐商筠訂名衍瀛廣林現東三又福奕三君均

省巡閱使署顧問

內務府員及三主人而已席散即歸嗚醉思仙出跋董石許又作函改此跋存是日惟
叔蘊特派家人来接厚誼可感也

二十七日姓午前早起嗚醉思仙出跋張中孚午後以至天津鞏伯車運行界跋三時半啓行四
時信朱姬醉思及叔蘊家人上車七時半抵天津車站叔蘊躬自奉送因坐馬車至法
界鞍山街叔蘊家振唐於十時到津亦在車站相送同至叔蘊家叔蘊殷勤備至
已在百花村置酒相待遂同余及振唐醉思至百花村未幾甘卿亦至遂入席一散即
歸余在後面樓廳下榻樓係三間余與朱姬左右分居之

二十日雪甚大亦甚寒午刻李振唐奉余與叔蘊振唐同談辭奉宣訪小坐而去
升吉甫相國現債叔蘊舊廬即在隔壁知余至特冒雪來訪長談余乃先出至吳
租界松壽里訪張紹軒名勳江西奉新人官至江南提督署兩江馬駁總辦訪鐵寶臣

名良滿洲人曾為軍機大臣戶兵兩部尚書曾為袁世凱所忌出為江甯將軍吳容十獲訪李木齋河此三馬路求吳里訪章武
之均吳汝云已擢華里訪陳治重不值以紹軒招飲復至其家同坐若為升吉甫鐵寶

臣琴澂庵全陶齋沈州羅叔蘊陳治重汪甘竹李子申及主人而已紹帥年七十九風采
依然助髮未白冬不衣裘體甚結實性亦豪邁不羈與談頗洽是席者饜飽
豐自此以來以此為最席教後與叔蘊正甘卿臥宮長談以甘卿即下榻張處也十
時歸復與叔蘊長談

二十九日姓稍暖午後鐵寶臣奉訪長談而去張念茲名杰嘉興人昔日經商現在張侶帥幕府未幾波而去出至隔

壁訪升吉甫相國長談以今晚相國宴余於百花村遂同至酒館其子南炳亦偕行至則
客尚未齊小坐乃入席同坐者為李振唐李子申陳治重羅叔蘊沈醉思及主人喬梓
而已席散即歸詔重同至余處長談而去復與叔蘊小談

三十日姓午後與叔德談出至德界陸宅訪善汝明吳汝而出又至英界球廠謁張安

園名人駿直隸豐之順人同治戊辰翰林
官至兩江總督

未見見其子叔威部郎自青島一別已四年矣汝而出至

車馬路訪李嗣香學士

名士鈞天津人光緒丁丑翰林
官翰林院侍講學士

出見長汝並晤其兄子香部郎名士銘

中當即御賞匾額面去同談良久而出又至厚德里訪黎淑庵福蔭里訪李叔博愛

二府訪薛奉宣均未見而辭則晤之出至耀華里訪陳治重長汝至八時歸在寓夜飯

夜閱報齋年譜

十一月初一日

陽曆一月十七號

姓午後至厚德里訪黎淑庵長汝而出又至河東訪吳彭秋信界菜市後

訪袁述之均赴北京未晤遂歸偕朱姐出遊李之忠公祠並公園均小憩以時晚不能細

看遂歸後偕叔福出至裕中西飯店應張含慈之招同坐者為吳調卿

名想吳家後
娶海縣近別

德富云蘇州久居天津為滙豐銀行司辦見其於李文忠出
為候補道後任保薦人才特蒙四品京堂

商筠訂叔福及主人而已席向媿

媿談成度子兩事席散即歸後與叔福長汝是日午前商筠訂未長汝而去李

嗣香子香珍叔威未均未晤

初十日姓午前章式之黎淑庵長汝均未晤而去午後屬醉愚作函訪章式之並囑以書籍

借朱姐出遊公園擬至商品陳列所遊覽適值休息不得入在園中徘徊良久余因前

昨遊李之忠公祠時晚不及細看因再往一遊見祠內神位及一切陳設並遷移易念久

當奏建專祠均有動搖獨此無恙私心竊訝之後詢園丁據云祠雖修建乃自備

嘗奔及淮軍舊部資助並未支用公款一文且祠有產業歲修有著故公家不能侵佔也出至河邊望海樓在外間眺望以有洋人住居並未登樓又至德界張鉅軒花園遊覽一園界有飛禽之獸約有千餘畝時晚即歸後出至厚德里應慈菴之相同坐者為升吉甫李子申陳治重四維叔炳商筠汀羅叔蘊及主人而已席散長談與叔蘊偕歸登樓憩後至叔蘊書齋長談以明日返京也

初言姓午前十時起身至升吉甫處見彼而出至商筠汀處談晤朱燮長

江甯

人善駢回家午饭後二時醉思先至車站余至叔蘊書房與之語別羅叔炳偕薛奉宣乘運行見彼去三時別叔蘊偕弟姪乘車至車站叔蘊叔炳筠汀均未運行三時半登車開駛十時抵京遂歸接內務府交到照會余自備經費奏請補種崇陵樹株內務府已於初一日具奏奉旨派為承修

工程樹株與汪鍾霖會同辦理特以傳知云云小坐後偕弟姪出至大陸飯店西餐畢即歸鞏伯未談

初四陰午後三時出至靈清宮井兒胡同訪陳弢庵前所談龐萊臣為其亡兄景麟請封典報效寶錄餽費一千元及周湘雲請加頭品頂戴其子昌善請加四品銜兩共報效寶錄餽費一千元均已奏准奉旨依議

將寶錄館傳知託余轉交長談而出至車廊下梁思孝處未晤其家人史寬出見所談崇陵種樹情形伊極明晰出至司法部街訪金息侯長談又至馬神廟訪志燮熙談良久同至馬大人胡同耆壽民處留夜飯同談良久而歸囑醉思作函致龐萊臣及致周湘雲及致吳蔚若

初五陰甚寒午後終楫先偕其兄劍濤

名佩章陸軍學堂畢業生

未訪吳談而去

正趙汝珊處為鈔寶錄事法良久其欵約萬五千又正耀漫胡同訪陳仲
偉名嘉怡晤談良久出正金錢符紹越千兩處均長談又正寶瑞丞處未
重之弟見而歸

是日大寒飲節 正月初二刻三分

初百姓午後梁思孝之家人史實奉約明日同赴梁核莊伊先往招呼溥西園志贊熙先
後未談與醉愚出門訪諸李遂於朝陽巷談良久至正西城豐盛胡同袁際庵
家訪蔣孟頫長談而出又正萃廠胡同訪錢階平談片時而出又正隆福寺街福全
館應段鏡軒之招祇主坐三人小酌而已散後歸寓閣上海寄奉久報囑醉愚
作函致李筱彭名題對內務府郎中
現為守陵人員

初百姓午後一時備醉愚啟行至京漢車站到時志贊熙已在二時四十分開車五時半

抵高碑店隨即換車赴梁核莊八時餘抵埠史實寬已派人奉接仍下榻種
樹廬夜飯後與李筱談

初百姓午刻徐費之子名在李易州人向在
梁文忠處當差奉見李筱彭長談昔年梁文忠公種樹

皆由筱彭經手今樹托伊約其先行查明應撫應補之樹若干株撥之樹株補
種高易而澆灌甚雜二費亦鉅余問滿山澆灌一次約須若干二費撥之每年次

澆三次約需四千金亦在文忠所種之樹已閱六七年似可乎澆澆灌矣遂同余及

贊熙醉愚雇驛車赴 崇陵敬福 宮門前行禮畢在右廂小憩必飲彭飭

陵役啟 宮門入覽樹株 寢殿左應補者白皮松三株 殿右應補者白皮松三

株此六株均已
枯悴矣其殿內及環 陵諸柏皆至老枯悴而大門上紅泥及 陵前石橋

石板亦有裂紋均須補綴幸工不大耳四圍周覽而出望多山樹株枯悴者似

不少筱彭云約七八千株足矣惟入陵輦道外互石橋為山水衝毀修勿工
程甚鉅非千鎊不可而鑿堅云春夏之間山水暴湧其勢甚猛此橋祇好不修
即修峻恐仍為山水激毀耳又至陵東南隅太妃陵一看陵制規模狹小
入門寢殿三間殿後僚垣周匝中二陵似墳塋然左為瑾太妃壽穴右為
珍妾妃寢穴瑾珍二妾妃皆德宗妃也 危瓦皆綠非黃色也太后陵瓦即黃色 余至時早
已泛泛欲嘔出胸間作惡嘔出酸水數口遂乘駟車歸之後似覺寒冷遂寢
入夜不能安睡遇食即吐殊悶損也

初有姓午前遣史寬持片至琳公琳公博琳宗室西陵字春舄名全崇守獲大 兩

衙署請安並聲明有病不能拜之意午後鑿堅以季先回京余為構稟倩醉
愚送上車是日余甚形不適頭甚暈重遇食即嘔而滿口舌膩異常時嘔酸水

煙亦少吸頗不舒齊時復元少睡而又不欲交睫僅午前稍睡片時而已

初有姓通夜不眠時尚泛泛欲嘔清早醉愚赴京延醫八時余嘔吐漸止體稍舒服
終日惟偃臥而已午後曾由史寬延一醫至筱彭之孫陪未為余診脈云係食滯感
寒並不勝要開方而去史寬輩以不知醫術深淺則藥未之服也

上日姓午前大解已通覺比日昨舒服因念距京遠隔二百餘里却僻諸多不便決計乘
二時十分車還京午刻醉愚偕若姐及西醫沈麟伯自京乘小坐隨即赴車站登
車余力的難行乃坐藤椅由莊丁舁之而行至站登車遂即開駛在二等房間
中以臥余頭等票為春陵鎮 五時至高碑店換車以則由保定開來者頭三等

房間均為軍人所佔當此當橫世界無理可喻乃於茶房內煤爐旁設一板鋪臥
之往來嘈雜門外時開時閉勉強支持亦在為時之然七時始抵京先在鐵路飯

店小坐由電話飭汽車行收車未接須臾上車即歸史寬送車返寓玆華伯未談麟伯至鐵路飯店大餐後復未為余診脈小坐又為朱姬診開方而去

士百姓人漸健適午後閱報志鬱鬱事因避風招入內宮長波而去夜玆華伯未談士百姓午後史寬未賞洋二十元而去沈麟伯未為余診脈竝為朱姬診溥西園未述及李木公報効宗人府第二廠銀兩請賞賜品頂戴事已辦妥乃將洋壹千六百元交之長波而去夜玆華伯未談

十四日姓午後督奴輩收拾行李屬醉愚作函致毛稚雲

稚雲云飭作趙順未取旁件故後之

楊子撥黃石孫得馮夢華電為領賜壽物件託余謝金息侯亞託帶歸故亦作函復之夜屬醉愚作函致張稷臣楊伯典陳玆庵前託也詩作函亦已送到蓋致升吉甫張紹軒黎昭庵羅肅韋張念茲及柳純齋也

玆華伯未談

十五日姓午正陳玆庵未談午後出門至金息侯朱文卿兩處辭行均談良久至夏閨枝處閨枝有恙由其子孝椿陪入臥室著談良久命孝椿送余登車至陳玆庵處夜膳遇學貞和尚待良久姑貽書金玆華伯叔初先後入席小酌間談及孫慕韓有人及明年三四月之交將為總理而兼攝總統事以看相及八字也貽書謂玆庵可享今三歲附誌於此庶後可考其驗否談至十時而歸至碧壑處已臥未見遂歸是日走辭者尚有階平景揚季若越千瑞丞麟伯六處均未見傍晚修劍濤未亦未見而去

十六日姓早起九時入宮陛辭

由陳朱兩師傳面奏

先晤玆庵談良久然後召見養心殿上

備極謙沖諭及崇陵種樹又要費錢朕甚感激等語且謂此次出京若陳

變龍鄭孝胥等為朕二道謝奏對移時始出復與強廣談並晤文卿

出至臨邸處辭行其同事處僕人劉姓云王爺出門不久即歸可稍待豈意待至

一時半時已正午腹中已餒而王爺仍未歸余不能待遂歸午後麟伯亦隨階

平素送行修劍濤余余倍劍濤至清史被禍趙次珊諸公為時稍晏均已散去後

至次老家中謂赴天津帳然而歸囑醉是陪劍濤至孝進處與之接洽劉農

伯未拔李枚臣未送行時已四鐘去至錢幹臣而岳處拜壽以今日生辰也由堂延

陪入內室謁見 淑岳母在外小坐片時諸客皆在看牌余一人閒坐無聊遂出後

至子昂和郭礪齋慕韓者處辭行均未見而出後至營區處長陸而歸

十七日九時屬小西與醉愚先至車站買票過磅等事照料一切余與朱姬至翠華伯夫

處辭行遂赴車站至華伯及其夫人送至車站溥西園志贊與修劍濤沈麟伯

均各到站送行十時開車閱官闈祕幕夜間十時車過濟南毛稚雲上車未
後專誠道謝代領 賞件也

十六日姓午後三時車抵浦口滬官用巡官莊惠伯已升他職張巡官

名成德字秀亭河南人

派人

接乃佩宜有函關照也浦口站長處茶房時升亦未招呼故渡江甚為舒暢在滬

官用車中遇陸樹同長被一夜十時抵滬俞子青鄧履冰及杞兒均到站迎接

十九日姓閱報午後章山孫惠敷劉召魯先後未拔博廣兩岳未長被而去蔣少清未

淡在此夜飯余與醉愚出至梅自格路磨園夢坡壽蘇雅集之招到者三人飲

于寶斯堪中席散至始德里與 本生父親長被至十二時歸

二十日立春節 離姓午後閱報陶松存楊芷姓往移修章一山李振唐吳東蓮先後

未淡姜文卿自南京來信帳詠和也皆未拔夜居也坊寫京中各處謝函

壬日姓午前醉思赴蘇午後備李孺圭飲 御賜福壽字墨披而去夜也訪未仍
作謝東三茶柏亭未設

壬日姓午後閱報李伯勤未談所有湖州有成典抵欵今條未期解到銀二千五百
兩即已清訖余所派監收瞿從叔亦已撥回其薪俸已於舊歲初為止矣李未公厭
某臣之後未領 賞侍晚以至雪岑茶柏亭亭山憚孝申瑾叔李伯貞徐道茶
陶拙存徐穉餘諸公為余與醉思接風乃至都益處醉思亦已自蘇未流遂入
席至十時乃散

壬日姓午後閱報旁晚茶送 御賜扁額至張驥雲家驥雲返御而其子星若孫
驥孫均衣冠茶送在家中設有 御案望 闕叩謝方今士大夫首鼠兩端恬不為恥
而星若香梓秉承父訓驥雲不過一醫書生耳不忠耿如此可駭可駭歸家夜飯

夜祀寗張鑑清在此夜飯夜與長波也訪未作函十時許余泣然嘔吐人頗不
適未敘即寢

壬日姓余以不通未下樓是晚由吳昌碩憚孝申瑾叔陶拙存徐穉餘在都益處
舉行湘社第五齒集醉思前往余以病未赴也

壬日姓余以稍愈午後仍下樓申刻未念陶在牯嶺路本宅專席適余特借醉
思前往時客未齊少技良久始入席同坐考為徐穉餘陶拙存憚瑾叔吳昌碩
東蓮香檉後至二十時乃散小坐即歸

佩宜夏向曾以天通廣相近道契抵洋叁千元今又加抵二千元訂期一年息仍一分
仍由醉思介紹也

二十六日陰醉思返得午後閱報九月間取卿迭次未願託余特託山壽將任

宅出押金為所贖乃與山濤言之嗣山濤為抵於通和洋行以余在京歷
高未簽字今日應子雲與山濤同乘携引核契計銀四萬兩期 聚卿

本找別人作保舉了數人彼皆不信最後舉余通和非常濶洽迨余回滬聚卿
以病特屬其子公魯幸此一再懇求祇得允為作保子雲山濤男故數語簽
字而去

二十日午後閱報旁晚也待未夜在嘉業堂拜利市福和未長故也訪為
余仍函至二時後去

二十日陰午後閱報周舜卿未以前日送往 御賜扁額特奉道謝由祀兒接見
男故而去晚待曉霞未故夜一山未長故是晚在中堂祀 先馨香祖豆又一
年矣流光迅速此馬齒頻增髮有二色可歎亦可懼也

二十九日兩午後章一山高孟賢未長故也晚即在此間夜飯夜夢相鼻未同故
至十時餘乃去聞廿七日晚未吉微家被盜雨時吉微處適遇通志局款
子館元忽未盜四人以二人監守車夫及前後門二人上樓向米借川資未云可下樓
去盜出手槍相嚇時當盜登梯時朱正在檢點鈔票聞聲知警即將鈔
票藏匿抽屜中盜出槍威嚇朱將衣袋中十餘元盡出信之以示無餘朱喜見
機云房中物任爾自取隨將金表鍊等攫取正在淘之之降其婢見盜至知
不能下樓乃由晒台上潛至鄰家出門呼印捕二人未盜知欲遁印捕扭住二盜
乃出尖刀刺捕之太陽穴遂死一捕亦受傷盜則遠颺矣祖界未可恃以安居
勿何地更有某土耶 陰象環生可為寒心也

三十日大陣夕陰大風夜舉家團飯夜半懸祖先遺像拜之二時許接室龜

至四時就寢

1923

癸亥年日記

宣統十五年歲在癸亥日記



元旦陰陽歷二月十六日午十時起身程仁軒李吟梅黃仲芳金雨亭

興皆貽德帳房及錢彬如蔣少清均來午刻至貽德里中饋 平生

父親年禧留午飯待談良久沈星邦來小談片時至葉山濤

頌年五時返家和邦來長談而去蔡詠和來夜間洩去年七月

之報依以其時在京未寄來故補看也

是日來賀年者如沈星林邱仲虎徐冠南曉霞姚文敷李木石朱

壽門徐積餘包瀛生李振唐王一亭蕭伯凱張仲昭錢簪桐張

菊生吳伯如姚蓮村凌鳳威均未接見

初二日姓夜間雨午刻起身午後駱雁雲王幼笙葉山濤蔣賦蓀穀孫孟蕪

刑聚之即叔嘉驥千先後未 本生父親未小故去晚李振唐孫惠敷章山
葉柏岸高孟賢先後來夜宴孟賢諸君於嘉業堂散後復長談至
十時修而去

初三日兩午後與把兒出門 已刑頭聲處吃三朝麵以其子敏如於九日得一子而
今日又為頭聲如五月初度故於今日邀吃三朝麵也至夕諸客已散暗頭聲
伯汝昇丞敏登並暗董斌夫略放而出至新修德里吊印石庵夫人之喪暗
毓庭並刑聚之錚若喬梓出已印竹筠母舅家未見乃已羊曲在母舅家
暗丞承表弟小故而出已景德暗姚蓮村倪繼元吳蓮芳與 湖涵叔談良久
而出已律曉霞處若波片時而歸夜二將少清未交租帳

初四微雨兩水節子初三刻一分午後閱報刑伯毅種軒子及其弟未曉霞及其子懋齋婿

姚沁泉未小談即去三時與把兒出門 已蔣孟敬處晤雅和刑頭聲伯毅敏如
出已唐乃安處又刑聚之壽晤其子孟英均小故而出餘如蔣賦孫姚文敷張
仲煜周湘歛葉柏岸朱壽門楊芷姓朱硯濤自也將王靜庵惲孝申瑾叔均投
刺未入門曉歸家夜間少清詠和未波在中堂齋五路財神

是日張硯孫病故於民厚里年五十五五景况素係窮身以膏字為活並為
哈同祀宅去年姬兒病愈解其彼貧病交迫遂致一病不起可歎也

初五姓午後閱報三時後與把兒至博庵叔岳處勞身兼為 外姑拜壽以外

姑去年冬未泥延安 甘肅全生長在俄國精於眼科 治目疾即在博庵岳家今日為 外姑

五十九歲生辰叔岳為其齋星官特未拜祝至夕曉霞懋齋沁泉夫婦均在共談
片時又與 外姑談良久而出至硯孫家吊其喪尚未下樓不能行禮羞初出見小

談而出之即仲虎處小坐主晤乃玉堂儼園拜哈同姬變彌玉正劉聚眼高欣
本張菊生章山諸家均攜駕未見且最後正貽德里與本生父親談留夜膳
而歸

初六日陰午刻携祀兒至湖州會館飲酒到時已入席共上桌同席者為
周夢坡潘勳輔沈聯芳田莘張粵孫師毅後至臨福里周佩宜宣靈義
品里包溥生處均若談良久尚有許松如顧伯華金仲廉均攜駕未見四
時乃歸周壽甫妹丈及王妹未幾拜年立書房小坐培修厚丞諸弟均未蓋
託陪壽甫也余乃接見駘攢若許博明隴從叔夜宴壽甫於嘉業堂席中
散後小談而去白也訪未屬其作函政全息侯雷君確汪甘卿余與信叔談祭
祖先遺像而收之在中庭放花筒

初七姓午後閱報高孟賢孫惠敷王穆廉葉柏日奉章山均未談至旁晚而去
余至朱念陶家應其招蓋舉行淑社五十五集也共三席到者為吳昌碩車
邁錢亮臣惲季申瑾叔曹恂卿章山陶栢存周夢坡徐仲可褚禮堂胡樸
庵重心安楊芷姓潘其蘭與白也訪散後即歸

初八日姓午後閱報嚴祝三及其夫人二外甥二甥女未賀年談良久而去余與祀兒出
至徐炯章姓丈家談良久而出館此李木公白石農管後初左子異律軒如高孟
賢均投刺未進去晚至大世界一遊半年不到夕景都非看土手男子無足女子及小
頭女子巡覽一周而出歸山夜膳夜攢若借其子慕英未談也詩未屬其作
函謝夏閏枚胡藝著吾吳印丞若孫金錢孫錄念幼蓋客臘歸未歲已云暮
不及作函致謝而補寄也又作函致姚文敷劉康卿

初九日姓甚寒午後與杞兒至差佩鶴處談良久至周弄鄉處長談用點玉妹又
邀至房中生片時而出餘如余竟衛陸故同沈星叔况慶笙徐棻餘姚虞
琴均投刺而已歸家夜飯何三益來談夜間閱名典年德與聖從叔談
是日下午不惠敷未去晤而去

初十日姓仍寒甚午刻外舅來小談而去午後閱報金仲廉來談與杞兒出門賀
年並弔楊信之喪正在入殯故待良久出至王雪岑家澄之兩家長談餘如童
元聆羅子敬周湘雲龐某巨朱古微嚴子均等處均去晤最後至睦雨段處
答外舅小談而歸乾原僕未夜宴康侯從叔和樹如子青建夫於書
房散後康侯從叔在書房談良久余後出門至振華旅館卷李佩秋未
晤而歸

十一日姓仍寒余傷風甚重午後閱報整客夜拍翠振唐未談屬也訪作函復

鈕勵身王慧言者壽民

十二日姓仍寒午後閱報陶拙存未長談而去旁晚徐少峰來與杞兒看牙
夜間章山沈慶笙未談屬也詩作函謝張乾若朱小汀傅沅叔朱聘三吳
仲言又作函答錢階平許博明邱仁高未與杞兒診

十三日姓上午早起以皇上萬壽在中堂茶設御容敬謹行禮先一日由余與

相翠振唐出名事邀三人皆陳箴石制軍而不邀是日到者奉佩鶴陳容

民憚瑾叔王亦用高孟賢周湘雲朱慶濤况慶笙徐棻餘陶拙存羅子敬白

也詩公推佩鶴為領袖具名冠者陸余等恭起者文外旅佩鶴徐棻二人而已

土時半行禮畢大家喫麵而散備八余邀至立興輪船局登舟返滬同舟者

本生父親及培修厚丞兩弟而已開船後以昨夜未安眠存舟中小睡至曉而起夜與本生父親談

十四日姓天稍暖午刻抵潯以水淺輪滯故行甚慢也午後偃春姪張晉華丈沈醉愚邪後三先後來談與本生父親至雪叔祖母孟賀年頌叔母亦出欠小談而歸王蒼民來談夜屬醉愚作函改潯西園金鞏伯劍與沈叔雪談

十五日姓午前九時起身十時到祠堂土時行祭禮余讀祝仲滌登禮祠堂行禮後再至義莊祠樓上忠孝祠前行禮午刻在馨德堂飲散福酒男三席女二席膳畢至嘉業藏書樓一看而歸小憩片時後與培修厚丞兩弟至邵氏吊耕稼夫之喪十三日病故年六十五歲至別墅已畢雪叔出門祇晤其親戚沈表

之小坐而出至沈永昌訪趙季珩未晤遂至邢後三姪登樓並見彬妹後三姪所藏書畫三幅面冊頁與余昆季賞玩晚本生父親亦至留夜膳鴻生送來札與雪叔云云乘輪返潯黃浦遇險人幸無恙行李盡濕不能乘舟云十時返家叔雪談

十六日陰上午九時半至雪池頭省墓趙季珩未晤午後至潘家地掃墓祭畢開船遇雨到家後知陸鏡先夫人未過未見而去王蒼民來彼夜至水壘尋至夜膳以清趙季珩作陪也散後與季珩談良久而歸閱清朝野史大觀土時雨雪珠

十七日陰午後鏡先夫人來歷述家况艱難其夫弟志偉全出石問視同陌路同胞兄弟如此可歎云云季珩來彼偃春家事良久而去宣叔母舅來談及晚去夜

字毅宜未長故是日季小波張星堂莊驥千未均去見

十百姓上午八時起身九時半開船至岸上場臺儀廷弟未邀之同舟而往藉以改
伊家事知梯叔直未百事不聞舉動乖張頗有神怪病氣像余聞之愛莫
能助代為可憂夜間作函致祀兒培修厚承而弟未改

十九日營警節咳而午後閱報雀振聲未後三時出至新開河求恕齋徘徊久之
晤毅宜並見其女似寶夜叔雷未長改

二十日上午兩下午陰午前九時出至分鄉墪 本生先妣處掃墓及胞而歸吳季伯之如夫
人未談為其子諱書意欲每年借洋百元以十年為度余告以暫時帮忙則可年
一借貸則難允也夜作函致朱姬是日午後即輔侄未未見而去

二十日陰午後閱報儀廷弟未談既而即大姑母未談蓋托余為輔侯謀生也季小

波未談募去新昌縣火災捐洋壹百元夜間毅宜未談十時半 本生父親與

培修厚承而弟赴杭送之登舟余閱大清會典工部內之 陵寢及種樹制度

夜半雷雨

二十日上午兩下午陰午後閱報蘊春莊及生伯英未長改而夜飯後頭驕

叔未談閱會典陵寢類夜半雷雨交作

二十日陰午後閱鴻雪因緣至東藏寺老住媽處伊所住居兩間為余造與居住
者均費洋五百元左右完工已有兩年而余未嘗到過故必項未此一看再正隔壁

闕帝廟韻生處蓋韻生為梯叔之舊僕嗣後喫素既而削髮為僧而斯

廟為梯叔所建與韻生居住者也出至水壺寅叔兩再留勿雷長改而

歸夜毅宜未談連日醉愚以母病不來余自作函與陶栢存

二日陰午後閱報蔣少清奉談良久而去至朱伯英處晤丁少雲義雲之子叔蓮堅
留夜膳九時半歸家閱鴻雪因緣

三日陰午後閱報以卸耕祿走神回往弔焉並至商會看莊驢千以往滬未晤
遂歸傍晚至學德梯叔母邀余登樓至刻雪叔祖母頭叔母翠庭弟婦均
在留夜飯之後與儼廷弟別九時歸家王德先夫人未談

三日陰午後朱叔蓮借其子孟豪孟和騰新升中缺未見小談而去與振聲至藏書樓
閱看工程及晚而歸夜與叔雲長談

三日陰午後晉華公騙叔毅宜以余出申咸未返行三時坐小舟搖至東柵立與
輪局登舟舟主人為項桂芳四時開駛附舟者老徐及兩嫗耳

三日陰十時抵滬十一時到家午後閱報整答夜間與子青談夜半雷雨

二日雨潮悶而熱午後閱報白也詩未夜屬也詩作函復溥西園包慎生

林朝志李審言

二月朔己丑日姓

陽歷三月十七号 星期六

午后閱報龐萊臣來長談夜間收拾

書房僕人懶惰平時全不打掃用物拖散零屬可恨現以教諫

陶惕若

拙存所著其條姓也原約今日前學不知何以失的

羅子志

願於所著保

二君均欲到館

故予自己往督理之然此等卸肩事均須親身為之未免太苦矣

初二日姓

午後沈報徐桂棠偕其次子棟臣來長談官久而去

棟臣在江

治萍司為工程師

近以其兄

常在北系其三四兩弟俱遊學美洲桂棠年已

七十六歲膝下無人特奉故辭去工程師返中就近在慎昌洋行機器部辦事

晚正大觀樓應米養青之招

米為丹後人而寓揚州者其父字有齋

兩淮場商在特帶台夫生與榮翰甫相往來現已

去世十餘年矣將後之以世大相稱余婉謝之其夫人為仲留之妹

今日之招乃其子滿月滿餅宴也

同座者十餘人

所識者惟姚宗麟張仰留二人而已

散后即歸汪屋臺來談竄說電話

司事又欲乞予墊款三千元予答以此次為目已近祇得代墊以浚囑

司事又欲乞予墊款三千元予答以此次為目已近祇得代墊以浚囑

司事又欲乞予墊款三千元予答以此次為目已近祇得代墊以浚囑

彼早為想法不能常為代墊也詩來囑其作函致景文會李佩林
錢階平張菊生吳昌碩

中是日米短吐血病口今年已第二次矣
今日得批存電詎知暢若以病不能到館明日不能開學矣

初三日姓午後測報張仲留來談晚公牛莊臨龐萊臣寓應其招同座

者高白林

名雲麟杭州人即欣木之林祖同治丁外舉人內閣中書年七十八歲去年重潛花燭者

徐博泉狄楚青施

省之吳引之仲康季言散后小談而歸沈慶僅與益庵同來談

初四日姓午後測報沈侶愛表林孫惠敷來談晚王靜庵張孟劬

竹軒也詩來宴益庵謙甫於嘉業堂散后小談公十二時餘而去作函

致金鞏伯也詩作函致吳羅弗益李孟楚陶拙存未衡若志贊點

汪甘卿

初五日春分節子刻姓午後測報振唐來談夜飯後公貽德里與

本交親談十一時歸

初六日姓午後測報一以來談米父海湯懷之來晚公愚園遊存廬

應康更姓

姓成素字廢而不用

因座者楊芷姓沈慶僅程伯葑履歷未詳

劉海棠

常州人上海美術學校之長

朴白巖

名報植朝鮮人該國之女學家現在上海辦報更姓之弟子也

明

名廣魁番禺人法部員外郎

不相識者一人散後復小談而歸囑也

許作函致張菊生王君九徐積餘包溟生陳立夫外弟

初七日姓午後測報在書房檢理架上書夜間吳東邁葉柏舉來長

談

初八日姓午後公振華旅館賀沈淇宋之子李國完相之喜小生片

伯葑名濟江蘇陽
湖八山西候補道

刻石隔壁博古齋一轉柳巷村不見家歸夜白崔振聲談

是日夏頌耕葛蔭梧米塢南來均未見

初九日姓天氣甚熱寒暑表升六十二度竟也初夏氣象亦罕有也平后沈報公壽聖庵吊邱石庵夫人以欲怙也晤毓庭長談良久而歸章一宋澄之徐曉霞先後來談公晚而散公大車應沈田莘之招同座者胡簪吾仲吳章伯初仲和徐冠南李伯勤 本生父親敬后與父親同公貽德里談七十二時而歸

初十日姓午後沈報公和弟陪羅子慈來談王雪岑李木子先後來談夜之應周湘於之招公其家同座者沈亮士韞石姚又敷葛詞蔚徐冠南蔣孟頌席間湘於出示教育廳長張潤聲

名不詳 世實積石鎮八光備主商舉人頗研究

記其轉不致旅中浙人亦多有

鈔補西湖圖書館所藏四庫全書之缺者約計經費兩萬元

身備鈔費校費做書樹 擬沈嘉湖實伍五府外募四千元以作鈔

書之費尚有六府捐款則作為做書樹等費席間諸均極表

同情散談又與湘於閒談良久而歸 陶惕若亦自嘉興公與子慈

惕若之談公十二時又與振聲談了

十一日姓午後沈報送札虎二兒公書房開學再送淑女公書房開學公

景興里姚蓮村宴賀其女出嫁之喜小談而歸 米塢南來若談片時

而去 謀館地其父名啟鳳字小笏浙江多年知縣后過班為道員 傍晚宋澄之

吳昌碩來古微來並留夜膳之後柏岸一山來共談公十一時而散情

理去年之詩文稿

十二日雨天氣稍寒午后泐報章山劉勿雲來談良久而去晚宋澄之來夜間宴楊若子忌澄之益座謙甫子青建甫李英於嘉業堂也詩來

痛其作函唁幹臣并岳初十日丁生致階平徐積餘包真生姚次阮名昌

州人菊坡學士內然之松杭州孔教會支那三長
未函募基平金予婉謝之

十三日姓午后泐報章中狂弄錢江會館中賀嚴渙三嫁女之喜晤

子均若談良久知深三以病不能見容也顏冠三來談良久萬蔭梧來略

談即去晚劉勿雲并父勿雲次子王雪岑聘三鄭山樸戲二山柏舉忠敷振唐

先後來談片時入席三散後小談而去泐去年用帳

午刻金句丞來未見

十四日姓午后泐報湯懷之來與之買書四種計洋六十元國初不趨輝檢八冊

冊明本今言八冊今年存定不買書而懷三以老年在汕致遭水災後生意全

無現在欲返揚州而苦川資再三懇求故應酬之未艾海來討西樣

以靜歎齋遺父四卷不與之吾鄉董斯張所看張淡如來談飲借

留餘竹堂暫時住三四日小談而去予出姚文敷雲未晤公平女旅社答

劉勿雲略談即歸夜宴羅子忌以及陶場若諸君陪者有顏冠

三也詩餘均門內諸人耳散後與冠三談良久也詩作函復張

潤生王勿農名典章陝西三原人今四川密縣同知前數年曾為廣寧道尹現在

煙露林堂遺書故楊芷姓

十五日姓午后泐報錢彬如來談劉鳴士來談心貽德里與平生父親

談夜間看去年帳

十六日姓上平沈報午刻正振華旅館賀葛詞尉之子書徵債要

之喜語詞尉陰格小談而出正修里而施子欽夫人之喜也速日欲晤子

香省之坐即出正城內也連圍答金旬丞長談良久正德里答徐

棟且若談片時而歸汪甘仰自豫州來長談商酌景後補樹辦

法留夜膳之後王靜庵與益庵來同談正十二時而散甘仰寓在振

春棧與為將赴來與予商量明日即返豫州也

傍晚沈麗清來談此為南澤之昌米行經理本地八年上月在澤

曾記徐媽來請予入股伊自己已有三千股在內已婉謝他之昨又託少清來說欲

存款未見面如此說予以回他惟用短款時允許其略為通融數

千元

十七日姓午居沈報本生父親來答謙甫益庵之君生談片時晚振唐

未與予合作主人宴客引者為王雪岑米念陶章一山葉柏暉惺

其張孟劬通來遂與益庵二人同遊入席散後又談正十二時而散靜

庵來也詩來囑其作函致溥西園志贊熙袁廷生許士衡胡巨清

名能一台州寧海人年二十歲李審言

十八日姓上午沈報午刻向景德借一汽車與李振唐惺謹於孫益

庵祀兒心龍華應章一山之招沿途見桃花已盛放紅條可愛入寺

即坐席餘四車者四人外為朱古微高欣木蔣孟頴八人為一席共有

六席已先坐四席矣散後寺中閒步與振唐祀兒登塔之頂歸途正靜

安寺一游而歸錢鏡堃履楊長未還庚申年所借之毫十元夜間

整容子志未談昔履冰整理架上古書

十九日雨午後閱報晚七品香夜膳以四明電話公司董事會也創者

為厲樹雄百川樹雄胞弟蔡國生為初四日而已席間樹雄報告去年

營業及經濟困難情形欲予墊款予以新近已墊過三千元不能再

墊答之散後七點德與與平生父親談

二十日姓午刻清明節祀光午閱報湯懷之李紫京王仁權三書估

先後未夜間葉相舉來談

二十一日清明節寅初姓午閱報午刻擬應湖州會館祭鄉先輩

之招德而以時也過午故途又急恐趕不及為至商務印書館編輯

所訪張菊生未晤也德裕里答宋澄之在朱潤生家朱瑤甫均未見也

古微要若談良久吳昌碩亦過朱潤生七微胞弟中教讀王二亭心來二亭為

春豐事乞予向和村為姚明生說情將新解案注銷為明生

可以出來料理未完之事懇求再予祇得也

和村長談久之囑予將外情形函告碩井並囑張星棠和井澤親

來滬商量再定辦法也一山雲以談而歸夜間閱去年帳略

二十二日姓午後閱報屈伯剛立凡先後來談立凡新得署鹽城縣知

事即將赴任來中料理任事之事作後呈報執照寫送人情祭

悼上各事字夜與益庵暢若子志心談

一任傅光緒紅林輯略深識深流最遺者待刊盛業藏山堪不朽

四部賴勤搜白下遠征倍勞心力恨細林苑的愴懷逝水復何言

二十三日姓午後溯報金甸丞程星甫來談夜間一山靜庵來談作函復汪

廿卯 甲 午 馮夢華 未未結

二十四日姓午後溯報成翊清一山來談王仁權以書來溯與之書書七種

計洋九十元為 是日祀免身數

二十五日陰午溯報他免避歲拜太君盤中擊物先取嘉禾筆德取

如意再取戲子筆最後取紅項午刻兩赴火車站擬赴蘇州則車已

開悵然而返公貽德里一轉回家小憩片時公徐家匯徐容先靈訪

復頌林容先亦出見卷談片時出公李木之書未結公廣仁里馮夢華

長談公晚而歸夜間張星棠凌鳳威二皆景
德帳房來談春豐金魏能

平生事

下午李木之來未見

二十六日陰午溯報午刻公吳達泉名鼎昌歸安前邸人生長于四川者年
宏以前履歷未詳國慶後曾任財政

次長因與倪遠甫楊韻秋合請馮夢華逸休位客也公則倪楊二君

尚未創容祇許秋帆牽行嚴湖南人公政客
一流人物二人予以欲赴蘇州道辭

主人而出公火車站買票乘車公蘇州二時半抵蘇即乘與公闔門梵

門橋弄而曹君直元旦病歿
其子班羣
名岳觀外支都
主事出見略談而出公

齊門東美巷汪廿卯家長談並看其梅園中之花木談公七時由赴

車站乘車返滬站上過管復初鄒樹父洪錫卿登車次又過金

西林王湘泉名錫榮杭州人浙江典
業之會之長若談良久十時半抵站十一時到家

身上馬鞋袋中一洋夾失去大約下車時為勇繼所勇蓋其時人
最擁擠也二弟母在此待予募台州萬年寺捐銀之再三西洋四
百元而去予本意擬捐二百不為少此等捐全是應酬來募人之
情面計厭之也

二十七日姓午後測報陳幾士葉子山姚父敷指慕韓一山相舉先後
來談夜間測聽雨軒雜紀李佩林來談公上時而去

二十八日姓午後測報詠和少請來談夜間一山來談

二十九日姓陰夜間雨午後測報朱父海與其子明達來公亦亞旅館答陳幾
士恭和司答顧冠三均未晤公船德里與本生父親談

下午楊伯芳來措駕未見伯芳在公矣上海商業學校校長前日有函來請
作校董為壽款之先聲故不敢請見也

三十日雨午後測報俞恒農與其婿溫選名廣陸原籍廣東其父陸青久
為長興主簿遂家於湖

未懇轉求吳子修桑相舉章一山作其父祖陸青像贊沈少履偕二常

熟人均姓孝者以三義之畫之大鷲字一軸求售四邊題跋均是唐

宋名人而劉文清之一跋署為康熙九年與父情之生尚差四餘年可謂

賈之必再若也夜間桑相舉章一山沈慈護章揆孟庵來談囑子慈作

函復張河遠

三月朔日

陽曆三月十六日
星期一

雨午後沈報吳蔚若來長談夜間與瞿從

林談

是日子青地家以兄病歿也連日腹瀉西醫謂喫得太多腹中不
消所致故今日起試飲粥不食飯姑試之以看西能止否

初二日雨雷而交作天明後復晦良久不罕有之事午後沈報曉霞談如

未談曹鑒軒

名元林蘇州元和人為
櫻胞弟以余弟其業謝也

未指舊本見
出至夢華處長波晚至七浦路周萍卿家

應其招同席者為史竹峰

醫生無錫人

徐經生餘均未識後即歸屬于蕊作函復李

東園林朝志

初三日陰晏起午後閱報夜李振虞來長談是日得張仰留墨耗致於湖城年
外四也浮生若夢信然

初四日陰午後閱報孫惠敷未談晚三愛儂園應二山柏舉之招蓋合請孫慕
韓也陪客為夏棟三借復杭州人漢哈同夫婦姬學彌及余而已席散即歸

初五日陰午後閱報晚三曉霞處應伊與談如之招同坐者為孫慕韓張石銘

柳玉華楊引之子散後即歸

初六日陰雨前晚三陰午後閱報出三德里送徐忠愍公夫人之殯晤曉霞邀伊處

小坐坐後再詣會飯過董東之蘇名壽慈為枯乾之孫三時乃至太陽廟嘉興會飯未幾靈

櫬始三晤外舅張菊生顧善吾出三貽德里及某臣處均未晤又至昌碩處遇

王三亭男談而歸三懇柏舉未回至哈同花園應慕韓番菜之招同坐者何茂如

豐登林山東人上海許秋帆沈丹徒人駐姚文敷汪櫛首劉襄孫章山夏棟三姬學彌

哈同夫婦而已席散即歸與程星甫談以喫菜過飽欲吐不得甚不舒也夜半大

而

初七日陰午後閱報至湖州會飯送楊信之之喪晤龐某臣刑樞軒周夢坡蔣賦孫出

至貽德與本生父親談又至曉霞處謁外舅談良久而出三品香訪朱小汀未晤

而歸作函復沈淇泉宋澄之包真生

初八日陰午後閱報董車蘇某述及天文專家伊有友人葉友琴者在青上海人將未

本生父親所著皇朝續文獻通攷象緯一門可倩閱看伊亦可為介也夜宴

孫慕韓於嘉業堂陪者外舅菊生柏舉淇泉談如懋齋邀而未至者為姚文敷

朱小汀厲樹雄而已

初九日雨午刻應余堯衢之招同坐者為馮夢華陳小石余壽平沈曼士福石季宣以

仲俞琢吾壽璋伯興人上海散後至李氏峇蔚老又至大東巷曹雲軒均未見至

稅務局局長

景德號訪湖叔長致允助夢老處二千元宗人府工廠一千元可喜也出玉楊世姓處
贊其侍從 南齋之喜先晤其子碩父德見世姓談至五時方歸夢華未談
小坐而去柳營村未夜汪星憲蔡詠和未談

初十姓午後閱報雷君曜章山李振唐先後未談至土時而散是日胃鈍異常
止喫飯一夜洗足而寢

十一日陰午前袁子羽未見午後閱報羅子蕊未談屬其作函答王雪岩羅叔言自
作函致胡涵叔

十二日兩午後閱報閱聽雨軒雜記夜寫祭幃上之大小字又作函致錢博廣叔處
包溥生文

十三日姓午後閱報至馮夢華處談良久而出答雷君曜未見醉愚到館屬其作

函致汪甘卿吳子修弟少溪陳昭重修劍濤雷君曜馮夢華又作函唁張永官

十四日姓天氣驟熱前兩日尚穿銀鼠今已改穿夾袍矣午後閱報字澄之未談夜

屬醉愚作函致顧怡安周桂山屈伯剛倪壽川馮孟武張石銘唐耕餘本春森

十五日姓午後閱報報知字麟未少酌福里弟張梯華夫人之喪已大殮矣晤顧書祥

累後而出知翠伯在滬遂至其家訪之見沈稚梅晤談而出至貽德里與葛萬初弟

談晤後三留夜飯之後與本生父親談土時返家課朱姬讀

十六日姓午後閱報報翠伯仲廉季言未談董東蘇未談留夜飯長談而去振唐未談屬

醉愚作函致顧鼎梅陳星南王君九王雪岑張菊生周夢坡

十七日陰午後閱報屬醉愚作函致吳子修佃喬張菊生楊世姓葉相岸馮夢華夜間

閱景詹閣遠文

姚謙著
雙林人

十八日姓午後閱報屬醉愚作函致旭長白也待羅叔言湖函叔旁晚吳敏於未平望

既見則謂伊等創辦寰球中國學生會第二日校請余為校董並募捐款素不相識而質之然未募捐實在不情理之至余笑謝之夜王靜安章一山來訪至十時

去閱屠光祿疏稿

孝感屠守仁著光緒朝有名御史官至光祿寺少卿

十九日姓午後閱報蔡國生汪星臺王茂育蔡詠和未改晚以鄒梅生之次女出嫁往

賀馬留夜飯同席者施

蘇州醫生

劉少雲及主人子萬餘均不識席半即出至孟頫

處應其招同坐者金鳳華伯仲廉李言龐萊臣王二亭王靜安朱古微邢伯韜高啟木

席散後小談良久而歸星臺後未談閱屠光祿疏稿

二十日兩午後閱報至一品香開四明電話公司股票會到者為厲樹雄百川昆李王茂

育葉山濤葛初培修兩弟蔡國生汪星臺立聲詠和九人而已改選董事當選者盛澤

承葉山濤葛初弟厲樹雄陣子墳發在注趙柏年父余則仍為董事長詠和

與百川為監察員實畢與培餘弟至鄒梅生家以今日回門也同席者祇邢後

三餘均不識席半而出以用意故與陶拙存合宴姓靜安為之祖饌余至晨風

廬同席者陸楊王三君外朱古微章一山李審言蔣孟頫 本生父款散後小談而

歸沈慈護未談是日即偕周未未見而去

二十日五復節亥時姓午後閱報余得二百七勛內子七八勛祀兒八三勛虎兒四三勛逸

兒三三勛純兒七勛福兒十三勛沈女三三勛同女七勛特誌之葉能士柏琴三子未小誥而

去晚至晉隆西菜館宴或育西生星臺樹雄百川山濤葛初散後至上海旅館卷卷

護未見遂歸閱語水閱產議歸善會承修著

二十日姓午後閱報孫慕韓生日其婿盛澤承為之壽星官邀客共祝之特往應

酬到時尚早相識者祇黃楚九盧少堂二餘均不識既而屬樹雄左子異劉襄孫
姚慕蓮沈淇泉莊得之夏棟三先後已余以在家宴客不及坐席而歸世姓言
旬亦穠餘拙存慈獲一山夢坡均均已良久遂入席散後客即散去今日之集
為世姓入直南齋行將北上特為之餞行也

二十日姓午後閱報病少清未談夜靜安益庵未談福和未談屬醉愚作函致吳
敏於朱吉微 外舅溥西園王蒼民陸曉東駱揆若劉公魯薛鳳宣林朝志

二十日姓午後閱報至貽德里 本生父親及葛初培餘兩弟均不在家遂出山臨安旅
館若劉鴻生亦未晤乃歸夜屬醉愚作函致行子頌汪甘卿沈謙士李壽言劉
怡宜李孟楚

二十五日姓午後閱報馮夢華未談于孟頫為世姓靜安餞行邀余作陪旁晚余往

馬同坐者除楊王三君外王雪岑王病山陶拙存朱吉微高欣木席教即歸至貽
德里與 本生父親談

二十六日姓午後閱報葛初弟未談而去李審言鍾伯差高欣木羅子致王靜安將
孟頫邢伯韜先後已益庵醉愚亦在坐同談至夜即宴諸君子嘉業堂蓋為
靜安餞行也散後屬醉愚作函致席慎之李東園鄭蔚堪羅兩言李佩秋
金仲璣

二十七日姓夜雷雨終宵午後閱報章一山葉相皋未談晚至會賓樓應陳子言之招同
坐者世姓拙存積餘文公達 名永譽江西萍鄉人 推余為首席惶恐之至散後即歸
與金梅生談壽公同事良久又與于青談派去身祖及典家領用

二十八日姓午後閱報董東蘇來包海生未談而去晚至一品香應葉相皋之招同坐者

楊世姓王雪岑李堯衢王靜安王叔用李雲書沈慈護金克卿俞珩吾席敬即
歸屬醉愚作函改錢階平施文舟琴南之子俞恆農吳子修綱齋徐曉霞嚴子
均王叔用余與祿和淡

二十九日姓午前子青與梅生至長興午後閱報刑轅軒與其子來談良久而去旁
晚與醉愚至大雅樓應律續餘之招同坐者為世姓一山子言靜安堯衢健之
亦為世姓錢行也者極佳不覺飽飲歸後屬醉愚作函後茶邸李佩秋金
箴孫又言孫鏡若

三十日姓午後閱報四時許正新聞訪吳尉若未晤至博庵叔岳家謁外姑談
良久叔岳母亦出見焉晚劉聚卿未未晤而去出至振華旅館應高欣木之
招同坐者王靜安孫益庵蔣孟蘋雅初邢伯波郭此亭朱古微劉佐泉青極

佳亦為靜安錢行也散後即歸一山相率惠數振唐子涵靜安均在此談因
國會覬覦三殿欲改組議院其勢洶々皇室異常震恐甘賜自京
函致蘇堪會商辦法諸公在此集議對付之策也談至十時而散振唐
後談至十二時而去校王文敏公集

四月朔日姓

陽歷五月十六日
星期三

午丘湖報汪星臺來談晚公晉陞番

菜館社同人為楊芷姓王靜庵二人戲也創者為吳昌碩王

震今戲亮臣金甸丞潘藻史徐積餘陶拙存周湘於褚禮堂

米倉陶胡樸安孫益庵沈醉愚李審言章一山李振庚沈慈護

王林用共創十九人甸丞林用振唐慈護
均新加入者散後即歸校王文敏之遺

集編醉愚作玉致吳蔚若朱古微鄭其棟哉秦佩鶴陳式周

李審言白也待包慎生

初二日姓午丘湖報書蘆仲來談元謀事夜公貽德里與本堂親

談編醉愚作玉致陳幾士馮孟武倪壽川周桂山

初三日姓上午以張棟華夫人在壽聖庵領帖往市局小坐即歸吳

前若詹佩鶴王雪岑鄭士樵堪王井用垂相舉章一山孫惠敷光後
至會商對付國會改組三殿事蘇堪以為值此軍閥時代非得聯絡
王懷慶馮玉祥等以為抵制殊無辦法嗣決議快郵代電由蘇馮相舉
屬福聯名函改曹仲珊吳子玉請其維持焉二時入席散已晚矣

初四日作姓乍兩午後閱報董東蘇來談晚與益廣至劉鼎卿處應其招亦
為甚姓靜安錢行也同坐者除二公外夢坡積餘相舉及至人而已席過半與
益廣再呈振華旅館應古微之招為靜安錢行陪者盛竹書劉佐泉郭此
亭邢伯俊陳叔通蔣孟蕓雅初及主人而已散後訪首自蔭梧略談而歸校
王文敏公集是日醉愚返里

初五姓昨夜未能安睡致頭重而脹且發熱故終日臥床不復事閱不視而已是

日孫桂堂未見在子墨招飲而未赴

初六姓仍不安眠頭脹如故晚一山相舉來談是日甚姓靜安未辭行均未見
而去

初七日滿節雨已時昨夜仍不安眠不舒故午後睡四五句鐘校王文敏公集

初八日陰人雖仍倦而頭脹飲食亦減午後安睡四小時延唐乃安開方服藥
夜一山相舉來談是日蔣賦孫表尼嫁女命祀兒往賀

初九日姓午後閱報子青自梅溪回談森公司事良久夜相舉來談

初十日姓午後閱報校王文敏公集

十一日姓天氣奇熱午後閱報相舉初用一山來長談留夜飯夜大雨余以儼
廷弟陪其兒在蘇州就醫已兩月矣勸其返家因作長函寄之

十一日姓人稍好夜亦能安眠乃安之藥水尚算有效驗也午後閱報董東蘇
來長談張養初未小談而去作函致毛稚雲

十二日姓天又寒甚夜仍不安眠午後四時閱報王述勤金仲廉未見而
去李振唐未談錢彬如未談明日又欲返潯矣夜張王兩姑母未長談

十四日姓午後閱報至徐桂堂處長談並將十日晚所作政儼廷弟函交出至
貽德里與 本生父親談旁晚歸家一山相舉在此待余以國會改組 三殿事
酌發公函商畧其稿故也醉思已自潯至屬其作函致毛稚雲姚文敷
下與蔣少清長談

十五日大雨夜天不安眠午後四時閱報屬醉思作函致李佩秋金仲強汪甘
卿張敬齋谷陳叔通葉澄初包涵生鄭蘇堪周夢吸夜一山相舉未日昨所

擬函稿今日決定得發蓋再致曹仲珊吳子玉又致孫慕韓均請設法保

全 三殿也一山相舉去後閱琴鶴山房遺稿 秀水趙錫者字桐孫同治庚午舉人直隸知府為錢孫之師

福刻由京字寄贈濟四卷古文聯又各二卷
余昨今兩日閱之已談事矣

十六日姓午後閱報 頌賜叔未談出至張菊生處談良久而出至金仲廉處若
王述勤談良久而出至貽德里與葛初弟小談而歸夜一山相舉未談屬醉思
作函致馮孟武 邱永靈母舅金鏡孫弟念陶是日俞子青返家

十七日姓午後睡四小時閱報拍舉未談即去 頌賜叔未留夜飯長談至十一時而

去羅子蕊未長談屬醉思作函致沈兼士金翠華伯溫選丞 外舅吳子修

張菊生

十八日姓午後睡四小時閱報夜李振唐未談校王文敏公集屬醉思作函

改王致伯舊明訓吳桐齋

十九日姓午後閱報曉而霞東蘇澄之先後未傍晚麗萊臣未談而去七時半至
姚文敷處應其招同坐者為盧澗泉龐萊臣周夢坡葉柏岸蔣孟穎
謝四亭徐冠南散後復小談與柏岸同歸後談良久而去屬醉思作函
復張晉華張菊生金仲廉毛稚雲二西和尙李孟楚楊伯典

二十日姓上午 祖考忌辰在中堂設祀午後閱報許松如未談至吳倉碩處望
其疾晤二亭東適同談良久出至船德里與 本生文親小談夜屬醉思
作函改錢階平金息侯白也詩字澄之校王文敏公集

二十日姓午後閱報與陶暢若談整容夜屬醉思作函改汪甘卿王君
九字墨履

二十日姓午後閱報夢華未談柏岸未晚許建屏 大陸報帳 沈能毅 時報帳 秋

楚青王雪岑叔濟喬梓章山金仲廉先後至談片刻與柏岸合宴諸君
於嘉業堂醉思亦在坐蓋今日之宴為大陸報 對花 三殿事主持公論也散後

一山柏岸後小談而去閱左文襄公家書

二十日芒種節 初正 兩午後閱報金季言謝四亭待曉霞葉山濤 鄰 周聿文王述

勤葛初弟先後未談良久宴述勤諸君於嘉業堂邀而未至者為趙

叔雅金仲廉蔣孟穎散後閱左文襄公家書

二十四日陰午後閱報閱左文襄公家書夜屬醉思作函改喻志韶王君九

二十五日姓午後閱報至老垣坡橋北吊楊信之夫人之喪為時稍晚客已均散

故行禮後即出遂歸一山未談即去夜董東蘇未談按金石學錄續

補聖從叔自珠家角和濟典丰談

二十六日姓午後閱報相奉惠敷丰改惠敷新自京津漢口山東等處歸
丰報告一切也五時至貽德里以厚丞弟文定錢塘許氏汲侯之女媒人為張
菊生張萬生客劍葛稚威謝芝生沈悝叔舍仲廉季言張菊畦蔣斌孫
卽叔嘉吳銘之符懋齋葉子山適自山丰及邢後三翁仁元周壽甫三妹倩也世三席
十時半歸屬醉思作畫上外舅五改清明訓王二亭假壽川今日從叔子青
代表赴大生紗廠股東會據說大生盈餘餘為總理張季直挪移款項去維
持南通各項實業鹽運王衛空至二千餘萬季直雖已承認此數聞實
數相近五千萬可謂駭人聽聞故會場上大受股東責備

二十七日姓天氣甚熱晏起午後閱報一山丰法東蘇未均留夜飯屬醉思

作畫卷陳灑夫毛稚雲陳笈士

二十日姓午後閱報至報本堂弔徐忠愍夫人之喪晤蔭照和尚中坐而出云
某臣處主時正貽德里與本生父親長談至景德興領駒叔長談而
歸夜屬醉思作畫改梯青叔包漁生沈嬰筌宗澄之汪甘卿金箴
孫

二十九日姓寅時望兒生朱姬出丑初發動即延湯美琳女醫收生墜地甚速蔡
明循已舒齊大十平安午前為祀兒十六週歲在中堂謝太君禱星官沿吾
湖仙例也午後女客陸儂玉晚宴戚友於嘉業堂共三席又書房帳房各
一席嚴子均說悝叔均未入席而去到者徐曉霞段懋齋高梓金
季言蔣斌孫季言穀孫印華農母舅仲虎董車軒張菊畦錢

三多博庵巖祝三周壽甫鄧仁元徐桐章諸姊妹倩及葛初培徐厚丞諸弟而已席散後與曉霞談

嶺兒之八字為癸亥丁巳丁巳壬寅

五月朔戊午

陽曆三月十四星期四

姓午後沈報姜文仰來算帳沈其所刻

來之樣本夜測後井來談唐乃安來和因二女及沈兒珍以皆暇有

身艱亦老也痛醉惡作玉復吳子仙致徐積餘王君九毛維雲

初二日姓午刻以新孩三朝拜太君稱得重七斤半沈報錢長

美以書本售却之校宣統改他夜測昌頤相岸來談囑醉惡作

函致劉聚卿徐曉霞張河遠朱念陶張讓三五人汪星雲

來談

初三日午前十時晝晦五六分鐘復明午後沈報與杞虎二兒理書畫

亦換來談四時以感宮保之五姨太蕭氏四十壽后特往一祝晤其族

人我禽勛丞均宮保之祀輩也小生即出公愚園路訪狄楚青並

將許建屏之二百元請其轉文因六月由柏舉與楚青向建屏
說定每年送其六百元分三節送我輩有何意見可請其在六
陸報發表建屏乃大陸主筆也西報登後華報或可譯登若欲華
報自己發我們之宗旨則他們為營業關係決不敢也可歎之公談只
久而出公景德與頌勳并小談而歸夜飯後沈慶管來談校宣統改紀
傍晚徐積餘來未晤

初四日姓午後沈報課杞虎兩兒讀許士農孫惠敷來談公馮愛華
冰盟之二書均未晤夜間嗚醉鬼作函復吳伺齋王政伯溫選丞修
劍濤陳子言

瑞陽日姓午後沈報公徐積餘來未晤公貽德里與本生父親談夜間

成洲情來長談至十二時而去

成洲近在江蘇齊橋萬昔軍憲元憲為秘書

是日校國初貢舉

表予新瀾履冰鈔補完全故校勘一過有不知者祇得聽之

初六日姓大熱寒暑表升正八十六度午後沈報林鐵尊

名錫錫歸安縣屬之陳溪

一國學專修館專講國文以輔學堂之不及其地即以話徑精舍之

鎮人王寅奉人出使日平隨員國慶後曾為浙江之少自臨海道尹近為外不詳珍事

未述及沈非蔭等近擬創辦

基礎修理之速予作發起人此事完全伸辦故所題之發起人以舊日之

科第中人及講究學問之人為界限募捐分三處余都上海杭州基本全

擬募四十萬元後數日林蔭當來滬邀公人集議一以伊今日特先來

接洽云、徐積餘桑柏舉先後來談夜間嗚醉鬼作函致張菊生包

慎生黃衡軒

名逸江蘇

陳子言顏冠之高愛旦

福建人在商務印書館辦事

儼廷帝

初七日姓上午復公節祀先洗報干后米姬身熱腹痛延唐乃安蔡

者孫珍治羅子敬與學真和尚來舉人安缺協領辛亥國慶與長軍戰

後遂自儘過救得生而其妻子則皆殉矣刀前發為情近在福清縣黃山島

福守為方丈去冬 皇上大婚伊心備貢物入京叩賀此由余來中 欲募捐建一

祠附在寺中 祀辛亥禍楚殉難公宦 談者久而去晚与杞兒在近雷散步 夜柏泉

來談喘醉鬼作函致羅林徑外管階平 沈南有之餘錄國初福

雖着昨日曉霞贈予也

是日上午陸稼孫來未晤

初八日上午姓予生日齋星官午刻吃麵午 大雨 一小時復姓洗報能

公久與里張法如露答許玉農湖州修文昌祠我家堂舅 二有元六五農所經手也 談良久而出公

振華旅館答林鐵尊未晤公姚文敷露亦未晤公功德林應龐

萊臣之招同座者許玉農吳昌碩子知東邁李耘孫王一亭徐冠南張

青士顧怡安酒半再公樓下應羅子敬之招同席者學真和尚柏

舉孟頫二王雷復名字矣直隸正定人而僑寓于江蘇泰州者 能古文兼講佛學在江海間 藍替署為秘書 陳乃乾

席散予將學真之萬福寺捐冊画洋四百元以了之相舉一山乘予車

來談心土時浚而去夜半大雨

初九日夏至節 酉時 姓午後洗報姚文敷張青士駱揆若先後來談

夜間画祭幃上大小字為醉鬼作函致羅子敬姚慕蓮

初十日姓上午以米姬左半身身痛不可忍僕人來請予起身急延唐乃

安珍治開方服其藥水無效乃請俞鳳賓來打一止痛針樓中甲 嗎啡針

出清水少許味甚身上雖出汗而極形寒飲食不能進延唐乃安
來診治服藥后始漸好不致難過

十一日姓午辰起身口中膩仍疲倦飲粥不下樓閱小說廣陵潮

是日林詒書馮愛華來均未見

十二日姓夜間雨午辰汪甘卿來倦而一未共談片刻鄭彥猷來因

談良久而去東葆來談甘卿一未留夜膳談公十時而去閱修崇陵

主程單 編醉鬼作函致老贊熙修劍濤朱念陶李佩秋龐萊

臣羅子敬

十三日雨午辰閱報閱詩契齋駢文昨日甘卿取來之予刻者吳縣許

鶴築比部 玉錄所著比部同治甲子舉人刑部郎中此集計六卷為

其昏胡倭之學部 玉鐙所贖偏倭之記甘卿乞予刻者也夜間大雨而

編醉鬼作函致宋澄之周桂山劉恒宣金鏡孫陳幾士

是日黎明寅時高初弟又得一子 癸亥戊午庚午 寅

十四日姓午辰閱報公法界答林貽書通尋不得其地大約必是悻房

中所記之地名有誤之故乃公景德與頌芬談良久而歸 閱朱亦

民名元善由徐仲可 贈予之種種佛經

十五日姓午刻公貽德里喫三朝麵與本生父親談公後霞雲答階平

談片刻冠南之公予遂歸徐積餘朱念陶龐贊臣莊驥千先

後來談 龐莊三子乃南濟商會正副會長朱嘉浙有十二年 晚公功德林

冥學真和尚信者鄭彥猷徐積餘羅子敬龐萊臣三井用藥

相泉散後即歸噓醉鬼作函致羅林益金急候嚴子均劉聚
卯米念陶十時半孟頫來談公二時而去

十六日姓午後沈報一山相泉夢華聚卿之變筮先後來談聚

二之留夜飯而去噓醉鬼作函致張翁生汪甘卿宋澹之徐仲可陳

繩甫五八沈湖北通志近年張次編考議仲所修成書已在國變之後矣

昨日沈報知十三夜一時六內失火燒去十四層七八時方止計焚去

建福宮九間寧鳥儀亭東西配殿九間德日新樓七間延春閣六十二間廣

盛樓七間靜宜軒七間東西廊各七間門樓一座中正殿後佛樓十間中正殿五間香

雲閣東西配殿各五間寶華殿後簷燒燬前簷未動共計百三十三間建福

宮為藏歷代皇帝遺像之所中正殿藏歷代版奉之所今竟焚如此次損失聞

在一千萬以上余與甘卿當即電致內務府紹越千太保乞其代請 聖安

雷稿即錄於下 北京新鮮胡同紹左任鑒閱報翁悉方內失慎同深

震悼乞代叩請 聖安館函陳劉承幹汪鍾霖等鈞

上午許子頌來未見

十七日午後閱報唐輔清來長談而去晚出玉振華旅館卷龐巖賢臣莊驥

子未晤與輔清長談是晚孟頫積餘合宴學真和尚即在西摩訶孟頫

家中同席考為學真古微山相學子致及主人而已席散復不談而散歸後

閱廬山文錄上元顧雲若書公舉人咸同光時人

十八日午後閱報一山相泉先後來商酌奉福及致內務府函均長談去屬

醉愚作函致張菊生章式之王君君民余閱仙心閣文集並紀時畷長洲彭慰高著

尉高為文蔚公長子咸同時人

十九日午後閱報黃偉夫來

台州甯海人名傑匪一山以視孫作古余歲代筆與人特為伊至此月修字之

小波而去山濤蓮

村湖涵叔來

甫

古徽叔詹至伊等遂去余與叔詹古徽長談益欲創辦國學專修館以復詒任安定久書院之舊白薯款概閱於北京上海杭州等處三處杭州已推徐博象主持上海欲推余承當余固辭不允而移想不能不從眾也夜間詠和從叔來談屬醉思作函致楊世姓王靜安但書門

又由余與甘卿名函致內務府紹者鑒三大臣並附摺稿商辦蓋自去內失

慎急謀善後欽 上因吳思省奏摺勿相尋起稿函列一稿也

二十日姓陰參半午後閱報董東蘇來談晚一山來談亦坐即去余出至西摩路

應孟巖之招同坐者為董授徑

名康江蘇武進人戊子舉人唐寅健王前大理院推丞而非刑法固為近時之翹楚也國受後迭去大

理院司徒部及沈叔詹林治書李拔可朱古徽張菊生張孟劬陳叔通及主而

財政部

已發後與叔詹古徽談良久而歸

二十日姓陰參半午後羅子毅來一山相岸惠敷先後來談均留夜飯之後以本生

父親明日返滬夏特往貽德里談至十二時而歸而一山相岸惠敷在此談

至十時半始去李振唐後未余別未之見也屬醉思作函致溫毅夫黎階廣

余歸後閱左文襄公奏稿

二十日兩潮閱異常午後閱報蔣賦芬來嗣通知洋行買辦應子雲未因孟巖

以西摩路住宅抵於貝閣生銀幸萬兩訂期兩年而閣生以通知出面例保人孟

巖以余去年曾為聚福作保嗣余為之余碍難情面只於應允故子雲據合

同事屬余簽字耳林治書未談良久去曉霞未盡往新克兩登登去餐余

求

以金匱有約在先辭不赴出公功德林應向丞之拓同生者朱生微張菊生張
孟幼章一山呈相學必叔詹之將孟發必醉愚乃主人而已席教與醉愚同
歸屬文作函致趙次珮符笑拈林治書素佩鶴錢階平俞恆農陸仲
英

二十三日雨午後閱報公廣仁里訪馮夢華晤成珣清劉璵生同茗談
片刻公科學儀器館答顧鼎梅暇談而去公振華旅館答沈林
詹未晤公龐萊臣宴應其招飲同座者沈林詹未古微王一亭徐
冠南孟頌仲廉季言散後又與萊臣小談而歸嗚醉愚作函致毛
稚雲宋墨庵金甸丞甘翰臣趙次緘定靜軒名素字宗人府之官負也公
何官未詳
朱趾呈名其祥金華義烏縣佛堂鎮人乃鼎甫侍御一新之子也

二十四日雨午後閱報出公逸不飯店答陳幾士廣泰未容棧答溫毅甫
小談而歸惠敷鼎梅已來繼而相昇一山振唐登伯村高雲麓溫毅
甫黎滋庵光後未談官久宴毅甫諸君於嘉業堂席散後振唐一
山相昇復小談而去沈湖北新通志人物傳

二十五日小暑節雨午後閱報東之換來談夜宴林治書陳幾士劉
健之徐積餘振唐相昇東之換醉愚於嘉業堂席散後健之
積餘振唐相昇小談公十一時而去沈新湖北通志

是日午後劉春生來嗚醉愚作函致外甥王雪岑汪甘河席慎
之吳桐齋王衡軒曹根孫

二十六日晚陸午後閱報唐乃女來與朱姬訪沈新湖北通志人

物傳

是日出靈醉懸返澤 平李佩秋來未晤

二十七日雨午后測報唐乃安來與浴他之兒珍濕氣一山柏舉來談五

時後姓夜間測左文憲之奏疏作桌上 平生父親

二十八日雨黎明時大霧如濃烟聞窺望外物不見約一特餘始散

午後測報一云來邀黃錫甫 錫甫字海人年祇廿四歲字寫得好文別不甚高明乃杭州中學堂畢業生在一山雲華辦通

志局事來西奏摺 柏舉所做陳錫圃侍郎共二十七人列名予之名列在第七光京官後外官也 夜與一錫甫杞兒

正光爾登喫番菜 以七十五元買票于二十張不七元票每客收三元五角星期六項四元 此乃去冬自算改改遣

移來此房居甚講究全仿西式並有西人跳舞及女優唱歌等

以娛樂賓十時返家測左文憲之奏疏

二十九日雨午后測報劉春生 錫甫來西奏摺又作函致內務府三

大臣伯越千者壽長寶瑞以此摺記其代述也柏舉來談公

十時而去測左文憲之奏稿

三十日陰午后測報壽甫妹夫來催而許博明來均均談良久而

去王仁權來夜飯後推杞虎而兒也法大馬路看燈以明日乃法

國民主紀念也以汽車招集成各種形式甚多而中國依糊之

各種燈不少又有團體之人日及學生學生提燈而走故非

常熟開惜馬路上人太擁擠看不清楚撥行人說往年每如

此之盛以今為最云看燈畢便道正大世界一遊而歸測石

隱山人自今年潘印米光生駁聲今其孫少潘自都寄來者

其意欲思予刻在傳經正文集之後

未思齊

二月朔日

陽歷七月十四號
陰曆六月建巳未

戊子陰午辰測報董東孫姚達孫黃錕

南來親吳東逸未談囑錕甫作函答趙學南王嚴士陳繩甫李

東園喻志韻王一等徐積餘校傳任官文集元和朱駿聲所著

初二日晴午辰測報王林用孫惠敷相岸一山未談留夜飯二十時而去校

傳任官文集

初三日晴初伏午辰測報黃錕甫未囑函致汪甘卯劉知雲許博明

黃衛軒夜李振唐未談校傳任官文集

初四日姓午辰測報出公貝勒臨潤安里郭氏坊林治書未晤而歸夜

間校傳任官文集

初五日姓午辰測報汪鷗震未談以翁章溪寫杜子美詩二十冊求售

子以僧貴婉謝之柳菴村來作函致外勇汪甘卿俞恒農徐曉霞
傅甫來函囑其作函復孫之蓮朱少濱張菊生王雪岑夜間書牒
柏岸來談

初六日姓夜間雨午後瀉報胡仲巽來談繼而少清柏岸來談晚惠敷
來夜間囑黃餅甫作函致陳詒重今瀉天彭日并人

初七日上午晴午後大雨傍晚雨止復姓午後瀉報以余堯衢七十壽
辰往祝為貽壽翁小談而歸傅甫來囑其作函致內務府三堂佐
越十者壽長寶端丞又志贊熙嚴子均曹根孫倪壽川夜間
李佩秋一先來談作票上本生父親

初八日姓午後瀉報一山柏岸惠敷來談傅甫來囑其作函賀趙次

細壽辰

今年八十月生日
在五月朔

予作一聯

句歸下

囑傅甫書之晚詠和來談一山

去予與柏岸惠敷在克爾登喫番菜並看西人唱歌跳舞遇于右

任原在伯循陝西人壬寅舉人柏岸之同生
後為革命黨之前年曾為陝西提督吳季至倉畢在屋頂花園小坐片

刻而歸

在伯循花園
風極大

瀉丁松生年譜

予昔所錄

尚父維揚威欽一德 台以大夫後有百齡

初九日晴午後瀉報培餘弟來談傅甫來囑其作函復丁仲祐毛稚

雲仰輔侯夜間柏岸惠敷來瀉丁松生年譜完臨卧沐浴

初十日晴午後瀉報校心鄉往齋集以辛酉年所刻太方有許

多擬重刻過故須復校一次也與履永談

十一日晴天熱寒暑表九十度午後瀉報校心鄉往齋集夜

閩振唐季實先後來談

十二日晴午後沈報校心鄉往齋集王錫生未以書求售沈之晚
詠和未談夜間與杞虎二兒公克爾登喫番菜又公居頂花園乘
涼風極大觀西人跳舞十時返家

十三日晴午後沈報草農母來談東葆來談也十時而去錫甫

未囑其作函致王雪岑包慎生復馮夢華王衛軒陳說毅

人以金石書來求售伊自已所著也丁仲祐純子蕃校心鄉往齋集十伏

十四日姓午後沈報也牛莊改而周純仰夫人之喪非日病故過應

子雲湘雲純仰小談即歸夜間欬重心沒欲嘔遂眠

十五日姓人疲倦午後沈報錫甫來囑其作函復劉怡宣陳子言

李孟楚李東園顧鼎梅夜間季實來培餘弟來

十六日姓午後沈報萬初弟白弟來談良久而去東葆來王錫生來與之

買胡仿宋斧後漢書已部四冊計洋六百元乃于右任之物也李

紫東來為予借出李木齋之宋斧前漢書因予之前漢所缺惜未

刻入也夜間柏岸來談校心鄉往齋集

十七日晴午刻先牛生批忘后家祭午後沈報出門而鄒微卿之喪

夜成時病故年七十五歲晤不元小談而出公商務印書館發行所訪張菊生未創

遂公其家談良久公大帑旅社應沈能毅許建屏之招同座者盧

潤泉陶拙存狄楚青冠南曉霞懋齋柏岸散後即歸柏岸

來談沈春在堂襟文即俞蔭甫之文集也

十八日姓午後沈報沐浴端餅甫作函致楊芷姓孫惠敷定靜
軒馮夢華電賀于子昂詩孫十一日益庵來談夜間沈春在堂

雜文

十九日姓天氣最熱暑表九十二度午後沈報張中孚嘉謀可
南陽人

現為眾
議員劉用南鴻麟河南陽人
浙江候補縣知事來談良久而去痛餅甫作函復吳

子修朱趾呈陳幾士本春森夜飯後孟頌來談沈拙盒禁稿

義烏朱一新著其子趾呈今日由郵局寄贈者也

二十日晴天氣稍涼寒暑表八十六度午後沈報餅甫來痛其

作函致孫惠敷邢伯毅吳昌碩豫州圖書館籌備處與孫益

庵談夜間沈拙盒禁稿奉實來談

二十一日姓午後沈報以沈廉卿百歲冥壽在玉佛寺禮懺往拜

局公別惺井心返家由知容即慧先招待小談而去夜間沈春在

堂雜文

二十二日姓午後沈報以龐萊臣六十壽辰往祝為其子仲化及

其堂弟贊臣出見謂一概不拜壽予亦不免強為小坐而歸餅

甫來痛其作函答胡適之章仲銘王雪岑既復已龐氏同

席者管復初吳子嘉謝泗亭李耘孫金仲廉李言刑頌聲

龐贊臣饒庭共祇三席散後又聽王美玉灘簧片時而歸

沈春在堂雜文

二十三日姓午後沈報作聯執鄒微即東籟來談培餘弟

來談夜間黃鐘未與虎兇珍昨日起身熱痢疾今則熱已退
而瀉則甚重也夜間緝甫來其作函賀于志昂復倪
壽川沈春在堂禱文十二時頭重而痛昨夜未安眠所致泛泛欲嘔故粥
亦不欲遂臥未幾夜飯盡吐出乃得稍舒

錦齒古稀復踰五稜看慶流玉樹業富金竺颺皆老百
年難若論洪疇微備福

阮身沉痾方沈半棋聽鄰笛淒鳴巷春輟響音永離
千古恨沈瀾戚沮更增悲

二十四日姓下午沈報公張菊生家中談良久而歸少清來談
夜間振唐子敬先後來談作函致孫惠敷章一函沈春在

堂禱文

是日下午盧某卿來未見名觀休噪離人從前法政學堂同學親為家祇翁

二十五日姓天氣稍涼大風午後沈報沈春在堂禱文作函致本

春森

二十六日姓立林節亥時大風午刻祖妣忌辰家祭沈報平答

劉用甫盧某卿未給陳子言書若法片刻張中學書則已啓行

在天津矣在博古齋與柳菴村小談而歸夜間一山拍岸來談一

山並不創一前日不摺之殊批以胡姓初自來來也殊批外語錄后

飽而愛僅來益庵公談廿二時而去傍晚緝甫來囑其作函

復劉勿雲王君九史寬畢忠忠又致汪甘卿

諭陳邦瑞等如惠覽奏知卿等平安甚慰朕懷此次宮中失
 慎遠通驚疑朕德薄致定不勝恐懼自當隨時修省
 以答天誠所奏剴切詳明具徵忠愛朕心深為嘉納允宜
 置諸座右以備省覽近年任費支銷力崇節儉去歲裁
 撤宮外員役千餘人念宮中內監尚多茲復量為裁減
 加發兩月錢糧以資養贍係為節省冗費起見良非得
 已恐逸道傳聞大竅聊復及之

二十七日姓午辰閱報與米姬也晉隆夜膳夜詠和紫東來
 緝甫作函致務惠敷錢階平金鞏伯春在堂文集閱完
 前數年曾看過也全忘今第二次矣夜十二時雨風又大

二十八日姓午辰閱報與米姬也晉隆夜膳夜詠和紫東來
 談德而子青談昨日自蘇州來夜半狂風不淨安眠
 二十九日陰狂風竟日終夜不淨安眠致晏起晚二相岸來
 留夜膳張菊生來談夜間柳岩村來校心鄉往齋集告竣
 十一時雨

七月朔丁巳雨

陽曆八月十二日
芳星期

天氣甚涼似八月荷氣象午后洩

報李紫帶來囑傳甫作函致升吉甫張孟勗宋澄之外勞予自作

函致羅子敬葉柏舉沈庸盧父集

無獨薛福成著

是日午風漸息雨漸大終夜不止

初二日陰夜間微雨午刻晝兒雙滿月抱之離頭拜太君坐馬車

去幾一園子返家與題蕭為純兒沈葦沈報公赫德訪胡仲

巽米格公四馬路西合興里大中旅館訪鄭輝庭

名煙山岳臨清州人與
惠敷相識初任孫家

非日遷官此言語甚少終毫看不出其有何能者遇李德三

臨清州
人在吳如

商詳警察局辦事均

惠敷同事 談不歸夜間不獲柏舉振唐來談已十二時而

去作函致羅子敬王雪岑王井用

初三日姓午后洩報倍米炬已俞鳳賓霞請以愛克司光
鏡照肺以近來胃病大發食後即吐唐乃安治之無效故改
請鳳賓伊診脈聽聲後謂宜以電治之用一玻璃球在腹
上熨良久乃已謂一試不能治愈頃間來屢數次方可治愈云
徐積餘借揚雲史名圻原名瑩鍾常熟人士寅舉人郵傳部曹現為
吳佩孚幕秘書乃積餘之妹夫也
來小談而去俾備甫作玉致劉用甫顧鼎梅王慧言周桂山米
衡石夜間培館弟來談洩李紫東送來卡信之書
是日鄭輝庭未見

初四日姓午后洩數以劉襄孫文煒太太昨日病故特往一吊公則
尸尚在房不能行禮遂回杭州風俗必于殮時將尸抬出
俟殮畢方可行禮夜間寔

鄭輝庭於功德林陪者李德三王雲岑并濠父子王并川李振唐
葉相并席間覺身上形寒極畏電風各物均食不下返家則
身上更寒似有瘧疾且腹瀉數次倍晚屈伯剛來未見

初五日姓四時后竟不安眠骨暖熱則一有二三度時欲腹瀉十一
時唐乃安來診心既身熱退涼瀉則未止夜間仍不能安眠
是日祇飲薄粥數口

初六日姓通宵不安眠午後唐乃安來診是日腹瀉漸稀每以
可飲半碗粥惟夜間仍不安眠

初七日姓人仍無力臥床不作事印書不能多洩服安神藥
片後始能心睡

初八日姓腹酒止午後測報及三日所積之未玉讀唐詩三百
首數桑宋澄之葉山濤來均未接見

初九日晴午測報曉霞來訪乃下樓小談而去德而沈慈獲董
東禱李振唐白鄭輝庭光後來談時緝甫作函復吳伺齋許

博明孫惠敷王村用顧鼎梅宋澄之測唐詩三百首數十葉

初十日姓午後測報陪米姬心俞鳳賓雲就診返家後整容

培經弟來夜間一山柏岸惠敷來長談邱佐周來痛緝甫作
函復丁仲祐黃衛軒陳沈殷張菊生張河遠

十一日姓午左測報高初弟來談七蓋庵雲談愛筐孟助均在座夜間
惠敷柏岸來談

十二日風雨交作午後測報陪米姬心俞鳳賓雲就診柳巷村

來白楊若子忘心談夜間風更大雨七惠較日間盛

十三日霧著節午七陰風仍六午刻中元節祀光午左測報公馮

夢華雲長談又心振春旅館訪鄭輝庭小談而歸夜振唐詠和

來談囑緝甫作函復金鞏伯致孫惠敷謝丁仲祐

十四日姓以夜間不詳女眠人頗疲倦午後測報東禱來談囑

緝甫作函復趙次細成翊情嚴子均章仲銘測少年進德

彙編昨日丁仲祐所贈也

中元節姓午左測報王村用孫惠敷桑柏岸王雲岑李振唐

章一山先後來談晚月會與雲岑惠敷柏岸村用公克爾

登樂番葉歸後說少年進德彙編作函致孟頫

十六日姓午辰說報李德山陪鄭輝庭來辭行以明日返以東也

談而去囑備南作函致張君生告任子晚也振春棧送鄭輝庭行

小坐即歸夜間說少年進德彙編夜半不詳安眠

十七日姓午辰說報孫惠敷劉用甫來德而相惕生名實常州人南榮高華師範校

授備南大學持丁仲祐介佐玉來見欲為劉申林即培正實學人謙南之胞弟也

刻遺書求予擔任其任費予答以幫助則可全力任則亦

不能夜放談以清涼寺東樓來談點感書紀事詩五首囑備

甫作函致志贊熙復汪甘州外弟謝常敬亭名秀山河南安陽人現為河南政務廳長

又致孫叔仁佑興人前河南政務廳長現為國府之議員

十八日姓午辰說報來古微來談晚以柏岸二十生日在功德林舉

行特往一祝也別堅留夜膳與樑初談待良久始入席同座者

陳理仰名廷嶺鎮海人先備丁酉舉人奉天州縣國慶後曾為浙江運司塘工局長

章小白石農汪鷗容沈慈護葉仲房名不名柏岸之弟兩淮候補運判散後即歸

點感書紀事詩五首

十九日姓午辰說報也張石銘雲喚三朝麵以林劇洋子也石銘

芹伯林劇共談良久乃入席陪者除三主人外為姚心泉張梓

良散後即去也曉霞抄存二書談良久而歸少清來談囑備

甫作函致外弟夜間懋齋未談也十一時而去檢閱庸熙江南通

志人物傳

二十日陛下后演報也李木齋壽長談公既而歸此亦承其借之
宋本前漢書四卷俾予之刻本詳以完全無缺予深感之夜間若二種
詠和來談作函致階平演江南通志人物傳寫祭悼大小字

二十一日上午兩午刻陰演報以周純仰大人頤帖往而為晤愛尊
銜小談而步也龐萊臣徐積餘之壽未晤也吳昌碩王雲岑馮夢
華均小談而歸夜間囑緝甫作函暑候初金鞏伯張芹伯朱古
徵章仲銘夜間相舉一山惠數均來談益庵公未談演國學集
刊第二期

是日詳報條知周舜師相伯於昨日辰時壽終於無錫周新
鎮

二十二日陰午刻演報也牛莊送周純仰大人之喪俟其靈柩出後
予遂公深來典茲祭待良久未公也博古齋小憩再返涼未當焉
初公行禮後予在典中小坐片時乃公日輝橋四明之所此乃
靈柩尚未公也冠南談片時始公予等行過禮後遂出公湘於
靈未晤遂歸夜間作函致醉愚痛緝甫作函致張菊生復羅
林樞喧周壽甫詠和來談十一時後雨

二十三日陰午刻演報知日本東京橫濱之震大地震後繼之以大火
東京則市面去十七八橫濱則全地毀滅幾無存者實為中
外古今未有之奇災其損失不知幾千萬之近數十年來我
國為日本所欺亦不可勝計也今日國勢如此衰弱皆受日本之

影響所及今彼遇此大笑寤天之報施恐日年從此不推矣吳蓮

洲未為淑女診以憲身熱也曉霞來談夜間李紫來與之買

三朝本前漢書三朝本即宋元明本元平聖朝混一方輿勝覽及國朝本書九

種共計洋陸百元國朝新安汪梧鳳著松溪文鈔

二十四日姓午后測報以周案丞飲性往一丙為李孟楚來談晚昌

碩未談夜間相舉未測以松石齋文存國朝常熟趙允慎著外函復外勇丁

二十五日姓午後測報徐積餘來談晚惠敷來談留夜膳而去校

向揚齋嶺國初山陰人文集

二十六日姓午后測報李木齋周湘於來談良久而去晚東禱來談

夜間校向揚齋文集

二十七日姓午后測報唐乃安來為淑同文診校向揚齋文集夜間

作票上本生交親悟餘弟來

二十八日姓午刻測報以鄒薇卿領性往丙為小坐而出公佛照樓

答李孟楚中莊臨訪龐萊臣均未晤公章一山靈並謁袁子羽談良

久而返夜間振唐詠和來談測筭河文集大興米箇著乾隆時人

二十九日姓白露節子時午刻測報鄒薇卿出書往送丙則其宅已出未

乃公馬路源來典改祭然後送公天后宮修商碼頭公湖於靈談也晚

歸夜間測筭河文集

晦日姓以水夜不安眠晏起午測報詠和來談夜間惠敷相舉

未談整容點成感書他事詩五首

八月朔日

陽曆九月十一日
星期二

丁亥兩午后泐報四離子忘心董東二種來

談編編甫作巫復張翁生吳子修揚譜笙朱七微點藏書化事
詩五天作周舜卿執聯

得天壽越古稀潤地石周新鎮廣夏庇寒顏堂僅興商恢
實業

昔作議官參政昨從靈夢潛神仲春欣暫面以泐感誼賦
離憂

初二日上午兩午陰泐報米仲舉

右符逸湖州城中人
穀孫之子

來渴見小淡而去

振原未該良久夜間校向揚齋文集

初三日兩午后泐報忠敷來法留夜飯而去夜間作巫答儼廷弟丁

求忍齋

初四日姓晏起午后泐報知張少軒制軍於初二日申時病歿於天津旅寓年七十歲我輩同志又弱一個深為悼惜晚公刑德軒
露喫三朝麵以伯穀子也同席者奚鶴銜邱省三張石銘華農世勇
頌聲序散公福蔭里冰盃宴小談而歸泐寄河文集丁

初五日姓午刻先考忌辰家祭泐報午後一未談公湘於宴談良久
而歸夜胡少英王澄請來繼而振唐來談公十二時而去泐粵海
潮音集番禺張漢三年大廉訪學華所看福州黃石孫太守年
大自青州寄來者也

初六日姓午後泐報作函致商筠汀張念茲問張少軒之恩師及有無
德法也又函復王雪岑夜間相泉惠敷李實來談

初七日姓午後泐報駘探若董若孫來長談公夜飯後而去屬緝甫作
函復外弟黃石孫張菊生金息侯夜間羅子敬詠和來談

初八日姓以夜不安睡致晏起下午泐報曉霞來談繼而乘臣東孫
一先後來談夜間與曉霞月下爾登喫番菜甚芳致未飽而歸
極向揚齋文集洗足丁

初九日姓以夜不安眠晏起下午泐報東孫來囑其作函復吳銅齋
羅村福錢階平夜間柏泉來談益庵來談極向揚齋文集
午後李孟楚來未見

初十日雨午後泐報唐乃安來為治飽之兒沙均患身熱也晚振
唐來談夜間囑醉鬼作函致吳子倚汪甘仰米古微王雪岑陳子

言王蒼民予作聯鞅張少軒制軍白云

志節秉春秋生不逢時一片丹心照今古

河山揮涕淚歿而猶視千秋遺憾躬中興

醉鬼於今日午刻出此返家已兩月有半可謂久矣傍晚湯

懷之來

十一日姓午後沈報王井濼徐曉霞來談晚柳茗村湯懷之來云

倚虹樓應李木齋之招回座者祇董授任李紫東二人而已長談至

十時而散嗚醉鬼作函致楊芷姓白也詩吳昌碩胡函林

十二日姓午後沈報而徐眉采之書初十即時故小坐而歸沈宣統政紀夜東

獲來談代作函致廖傑齋賀其子翔聲完姻也嗚醉鬼作函致

王井濼周湘貽朱穀孫丁夔聲十二時心中覺泛濫而大吐遂

眠之半夜半復吐

十三日姓午宴起黎澹庵來談德而宋澄之來長談夜柏舉惠敷

來嗚醉鬼作函致余鳳賓徐積餘汪甘卿錢階平雷君耀朱

少濱楊雲史詠和來談錢長美以書來售檢閱良久

十四日姓午沈報唐乃安來為淑同之女診晚與醉鬼云功德林應龍

萊臣之招回座者謝四亭管復初徐冠南金仲康林初蔣孟頻

散后即歸嗚醉鬼作函致秦佩鶴王雪岑沈翼孫黎露庵

開單發之祭張少軒之怪嗚履水画之

是日秋分節三時

中秋日姓年沈報午刻至一江春以冰社之祝昌碩大八十壽辰也出
者錢亮臣及其子潘胤史揮季申瑾林陶拙存朱硯濤胡樸庵周
湘於禮堂徐積解張石銘孫益庵沈醉愚李振唐曹惇仰尚
有子如東適二八七侍昌若同來者也散後即歸愚與來談伊明日
入都僅太妃之五十壽禮祝其帶去並作函致志贊熙之其代為
進呈也又作函言張景韓 少軒制府之長子

是日午後曉霞來未曉文來王廉華之令愛庚帖為杞兒作伐也
洋商均訂太史函知少軒制府于初九日奉 上諭予益忠武

十六日姓午後沈報庚乃安來為同女珍是肺疾病勢頗不輕一
小來談即去晚吳昌碩東適來古微周湘於朱硯濤况夔笙孟
頌光後來談良久宴昌老諸君於嘉業堂補祝其八十六慶也散後
夔笙小談而去囑醉愚作函致王君九吳子修

十七日姓午後沈報中惠生唐乃安光後來與同女珍 肺炎病
勢頗不輕也予與之醫商酌良久除服藥水外無他辦法王蒼茂自
尋來談良久夜間作輓聯輓駘捨若之父庚白囑醉愚作函答
馮夢華頌伯華 王一亭 高吹萬雷君曜

昨日上午頌伯華 李孟楚來均未見

馬帳老終身看諸生桃李盈門應共傳燈悲委耀
輕度聞善訓洋賢子芝蘭入室那堪鄰笛聽淒音

十八日姓以連日不安眠昨夜服安神片稍多致午而起沈報

東樵未談夜間錢長美來以書求售洌之作聯執徐眉泉命
醉愚作函致汪甘仰沈翼孫喻志韶吳佃齋碩惕生張孟助

洌王益吾年譜自記

定者

十九日姓午後晏起章一李孟楚光後來談一在此夜膳而去益
長談囑醉愚作函致謝四亭復王君九予四徐眉泉執聯

四世慶同堂幾必聲效傳呼眼見曾孫榮人壽

七旬稱杖國祇是思深報德心悋孝子奪大年

二十日姓午刻金仲毅來未見下午洌報古微來談晚同公米硯濤

晝夜膳同座者昌碩孟頫拙存來適醉愚小細硯濤散席後

復在其書室小談而歸相舉來談囑醉愚作函致宋墨庵

金仲廉陳式周徐懋齋洌王益吾年譜

二十一日姓午後洌報庸乃安來與同女診予耐診為以近來夜不安

眠故也整容東樵來談夜甘仰自樵來談公十時而去益頻

來談囑醉愚作函致孫惠敷洌王益吾年譜

壬午寅州母舅來未略

二十日陰午前早起以不安睡故也且是日余與馮夢華鄭蘇堪庸南海

王恬山章山徐穉修王雪岑胡廷初陳仁先汪甘仰李振唐三人發起在報本

公祭張忠武公十時許偕子益廣及祀兒同往醉愚緝甫已先在正在懸

挂輓朕之語有六十餘副壯觀瞻主會祭公先後至到者為馮煦

朱祖謀龐之濟周鴻孫陶葆廉林開壽王乃微章棣孫乃昌葉爾愷蔡

湛枝劉體乾王式左者同王秉必羅振常王秉恩王文壽茲時桐全兆瓚

劉之四者鼎表三球董壽慈鄧彥遠徐良董壽慈康有為惲毓歡

惲毓珂况園歐徐道茶高振霄李常慶呂靜齋鄭垂周達李之韻柳

序遊孫德謙印炳圻屠佩環孫守女余聲康龍沈煜黃偉熙史久侶張帝劉嘉樹徐

行王華璋沈萃楫均張善府胡嗣瓊汪鍾霖及余子世燭連全共五十六午刻行一跪三

叩禮若康有者王秉必均揮淚為祭畢備有素饌遂入席共六桌膳畢後小

讀而散是日在報本堂所用共八十一元餘皆出自余也三時后鳴辭恩東二種俱

甫在堂稍待恐尚有人也予先出晉慶里新同華客棧答金

仲發小談而歸王林用及黃憲之名憲江西清江人道貧科舉人李振

唐柏舉一一金仲發考子羽李孟楚先后未談良久宴諸君於嘉

業堂東獲饋甫二在座席罷復談良久而散此席不宴仲發者前以

而以次座位仲發矣沈所鈔去之執張忠武久聯此席不宴仲發者前以

是日屠仲琴名佩縵蕭山人或子琴人徐執師名行江西奉新人浙江知

劉百獲名嘉樹江西奉新人官自未均未見三三皆為三答張忠武

事持自杭州來者

二十三日姓以昨日未睡晏起午間報高雲蔗未談晚金息侯自都

來談名中及皇宮事日柏舉一均未留夜膳共談心十時而去囑

醉鬼作函復馮夢華沈翼孫孫惠敷吳絢齋喻志龍張乾若

楊芷姓沈虛受堂文集王先謙著書少莫伯衡未未格

二十四日姓午刻沈報午后至景福里即從前之春利坊現移改者朱觀伯家以疆人撤

求恕齋

席特一拜為聆孫潔人小談而去公劉襄孫家以其夫人領帖故往
一市聆劉瀚如澤州人在祁亨 出公武林旅館答屠仲琴名遠旅館

答黃憲之均未聆而返趙周人名個河南汝寧人曾任 鎮格兵在

河南督軍去年 文和 與費廷玉憲紹人乃趙周人 劉用甫來談片時

而去晚夕請來德而振庸東之孫來夜飯後冰盃來談子忘來談

漏醉鬼作函致張菊生陳式周張孟勛吳子修十二時嘔吐頭脹

遂眠

二十五日姓午後閱報程澤甫來談晚王仁權李紫棠錢長美均以書來

信燈下檢閱之噉醉鬼作函致王弟用夜間通宵不安睡

二十七日姓上午心不安睡午近午始助得安睡片刻午後閱報程澤

甫李紫棠來談晚振唐來以與之合宴唐更姓也本字長素或以

改考更 七時更姓黎露庵劉伯村徐積餘王琳濤柏岸一山均

先後來談官久乃入席之散後復談至十一時客皆去洗李紫

棠送來之各種書

閱報知國會議員於廿五日下午後三時選舉大總統曹錕以四

百八十票當選計議員共計五百九十九人投票者者三十三

票唐德堯二十票岑春煊八票段祺瑞七票吳佩孚五票

廢案十二張將曹錕三字 餘則均一八一票而票價每票五千元乃

頗普通面子上之數目尚有暗中酬勞則視其人且勢力之大

小而分別之無一定之數目最大者亦有數萬元之鉅然南方之

民間多團體反對甚烈不知能相安無事否

二十七日姓王午泐報午刻以本生父親生日也貽德里拜星官留
喫麵午後以揚信之夫人去殯持往一拜而未送也馮夢華宴長

談聽其孫立之

石景濤年
近三十

晚歸家夜間東窗未談囑醉愚作函

致屠仲琴俞恒農王亦用陳翼仰外舅泐李紫東送來之書

二十八日姓以昨夜不安眠晏起泐報曉霞未為祀祀作伐乃蘇

州人王廉萃之姐也

廉萃一履歷
不甚詳細

晚董授任惲季中屠仲琴姚文

敷李振可張菊生惲瑾林孟頌先後來談官久宴母授任諸

君於嘉業堂散談復與孟頌談片時而去檢泐李紫東送來之書

二十九日姓寒露節

中將

午後泐報也漢治萍俱樂部訪董授

任未晤遂歸夜間緝甫未錢長美來白之買書五種計洋八十九元

檢泐官久囑醉愚作函致萃農母弟

九月朔丙辰

陽曆十月十号
星期三

姓午刻以福兒週歲拜太君盤中若

物先取算盤德取墨三取仁頂中飯吃麵以昌頤在蘭業之所

作八十壽

生日是八月朔以
天太熱故改進一月公則壽翁未見正在開鑼演戲者上臺

跳加官而人則擁擠不堪幾無容身處予本不欲看戲遂公外處看

書畫之類

有許多畫可掛
在壁上陳列而已

遂歸徐患數王赫濂來長談患數昨

自北京歸能談一切 滋康皇貴太妃五旬壽辰予貢獻禮物後回賞光

儲官靈仿舊花瓶一對六盆一對福壽字三方龍虎字一方均患數帶

束者也晚晚霞懋齋父子仁元赫副沁泉之多

博庵之子水盃焉初培餘

聲丞諸弟均來預備三席坐不滿匙潘甫益庵子急少清子青共坐

一席適張孟助來訪益庵之趣之入席散後柏昇振唐來談說王仁

權來信之書

初二日姓午後泐報泐木鐸集類書甚 一枝香應陸仲英之招同座

有吳夢銜劉業孫徐冠南陸霞陸他伯碩橋君毅曾周士廉業

臣邢德軒楊培鋤仲英之帳房 散次公永和里在湖北 董授徑雲因

伊白劉春生合請也二樓三底樓上授徑住家樓下 同座者謝敬虛江蘇

國人甲午翰林御史辛亥後曾為內務部 孟純生孟頌及一劉姓常州人在

次長前年任為江西省長不能到任 辦事 散後即歸醉鬼作函致外弟莫伯德 泐木鐸集

是日起在面門白雲觀建醮故予喫素

初三日姓午後泐報劉春生馮夢華 陳子言王林用孫惠敷董

二李振唐王仁權李紫東先後來夜間嗚醉鬼作函致康南

海律賈文史少芝二印現在包辦 恭親王泐木鐸集

初四日姓夜間雨午後泐報在柏翠雲小談片時而歸 錢長美

來以書求售橙泐甚久夜來獲緝甫來醉鬼作函致金鏡

孫孫師鄭張仲炘商筠訂泐木鐸集

是日陸仲英來未見朱筱韻陳思山在饒西江寧人 諸譯持錢少菊介銘函來看

舊書二君喘醉鬼代見

初五日姓午刻泐報午後與履冰公白雲觀拈香以今日上表也

在會客集室小坐與點心而出以張石君七十壽辰特往一祝

晤其子埋仰及陶心如家瑤江西人現為江西省長未能到任 小談而出即歸夜冰盟哥孟發

先後來談

初六日姓早起赴溇土時云輪埠時程星甫沈醉愚已在船中直候至一時許始由輪船拖行午後在舟中與星甫談夜閱閱微草堂筆記早睡

初七日姓十一時起身午刻過震澤抵溇時已旬餘鐘矣船至大橋相近上貨擠滯即在舟中午飯畢星甫醉愚登岸余乃至家王蒼民蘊春姪妻長談夜飯後屬醉愚作函致余息侯張菊生周夢坡蔡奎農唐立平徐曉霞余與叔雲振聲談

初八姓清晨 本生交親自杭州回余起身後謁見 本生交親長談午後張鑑人未

談水盟哥家事向余處暫借五百元兌之四時許同叔雲至臧書樓見各牘甫裝好而卡皆有隙銅匠所鑿之鎖亦甚歪斜不整且銅片太薄不能耐久心甚恨之繼而振聲亦至余指示之伊亦無言可答余自營建以來一再告誡而責任所在惟伊是問亦曾屢言之余為持久之計是以不惜重貲求堅固乃竟潦草塞責一至

於斯雖由匠工之用力不專而監督人之放棄亦可想見或者收其重賄而安負其責或者急於譽看而任所為二者之中均不得辭其咎也振聲近來名譽甚壞怪手此榜工程人言籍之出又自己營造房屋尤為顯見蓋此嫌疑極應避也人心不古託人辦事竟如此不可靠可勝浩歎夜間在 本生交親處喫齋夜飯後復三

蒼民未談屬辭愚作函致法仲英孫益庵

初九日姓上午八時起身隨即至蓮莊十時祭祠余讀祝到者共九人 成丁者十一人親庭致

子八又祭義莊祠余亦讀祝午刻在馨德堂飯男三席女二席午後二時祭事告畢與 頌騷叔出至臧書樓一看而歸小憩片時與葛初弟同至北柵吊柵如母朱

太夫人之喪蓋領帖也出至宜園一遊晚應復三之招至其家先至柵房中小坐並後入席同坐者余與葛初弟外荷君蘊春及主人而已散後即歸宗毅宜乘談

初十日姓上午八時起身隨即至蓮莊十時祭祠余讀祝到者共九人 成丁者十一人親庭致

子八又祭義莊祠余亦讀祝午刻在馨德堂飯男三席女二席午後二時祭事告畢與 頌騷叔出至臧書樓一看而歸小憩片時與葛初弟同至北柵吊柵如母朱

太夫人之喪蓋領帖也出至宜園一遊晚應復三之招至其家先至柵房中小坐並後入席同坐者余與葛初弟外荷君蘊春及主人而已散後即歸宗毅宜乘談

初百姓午後侍 本生父親至分鄉壇 本生先妣墓祭祀甫行禮而雨作乃將各祭
品遷至休廬未幾雨止徘徊至旁晚返家夜閱報紙而雪未談余前日與長
美新購云右文襄公全集今已寄到余為檢閱之

十一日姓午侍 本生父親至岸上掃墓余與儼廷弟同舟午刻在思禮堂飯下午墳丁許
彩文導余等至桑地看以此兩塊桑地圖上未徑載及恐伊等不認識故特導
觀余等以記不清楚決計豎一界牌以誌之晚返家周子美未談夜間姚達生莊
硯池未長談達孫新自長興森林場察看回者特未報告細情謂極少再隔
三年方可不貼而此三年之中貼款約非六千元不可 每年至少二千元開銷 若停止則全功盡棄
未免可惜云云達孫等教後余翻閱左文襄公文集

十二日姓午後閱報醉思未屬其作函致商鈞訂封庸庵楊伯典印輔侯未談整
容閱吳友如畫寶夜王嶺先夫人未長談去後余持齋
十三日姓午後閱報並閱曾文正公日記王蒼民未談 頌駟叔未談余與覺形寒意顛
瑟備夜穀宜未談並為余開方

十四日姓午後閱報閱曾文正公日記即古姑母及惠琳二表姊未談良久蓋為輔侯生業
也醉思未夜屬醉思作函後孫惠敷史少芝顧伯華吳子修穀宜未談是日上
午畧有小雨未幾即霽

十五日霜降節 酉時 姓午後閱報閱曾文正公日記四時許與振聲至臧書樓看工程
樓前荷晨池似嫌太小尚擬開拓惟四圍假山石已經堆疊且開大拆去損失又不
貲耳晚刑後三僧姚十仙未談年前後三僧以十仙之外舅羅秀山欲薦至臧
書樓充庶務余以尚緩答之既而後三未詢薪水余以每月十元泛應之然若卷函

中有此事，頃語書目，雖冰台鷹恐，柄鑿不合於用意，在優言却絕，也不意後
三仙今日特未賜之不休，轉恃此函為口實，為之開說，仍欲硬為安插，余甚厭之，考
山老毫無能，心仙哀求情懇，復三竭力憊息，無可奈何，撤返乾修，一身以了其事，
耳夜報宜未談

十一日姓午後閱報，閱曾文正公日記，王春蓀姑丈未談良久，乃去，晚與本生父親談
連日形寒，今日仍舊，故未出也，夜醉思未談

十二日姓午後閱報，錢樹士未談，振聲叔雲未談，君實弟未談，夜間報宜
未談為余診脈，開方至十一時而去，閱曾文正公日記

十三日姓午後閱報，張晉華未談，余形寒如故，報宜陪西醫楊韓五君德
山東青州人家世業未為余診脈，未談而去，夜叔雲未談，長談，閱曾文正公
醫具有脈理

日記

十九日姓余覺稍好，八時起身，九時與本生父親，頌驕叔君，寧仲泮，儼廷諸弟

福春及孟晉世燾二皆翠世煥君實諸姪，至青池頭掃墓，歸家午飯

下午又至紀畝地掃墓，六時歸，福春在此夜飯，長談至十時而去，閱曾

文正公日記

二十日姓午後閱報，振聲至，臧書樓看工程未幾，歸王蒼民未談，夜間屬

醉思作函，復孟燾，余閱花月痕

二十一日姓甚烟熟，午後閱報，以張愛庭夫人撤席，往拜焉，又以莊也升之，次子乾仲完

姻往賀焉，晤宣兩母舅，莊驢千談片時，新人至，看其結婚而出，至水壺

宣叔兩母舅處談，至晚而歸，夜間與本生父親長談，閱花月痕訖

二日陰夜風雨午後閱報室穀宜未談健而楊輯五亦至為余診脈而去朱伯英未談一夜屠輔清未長談暮去橋疏一百元又着詹老院老者徑費二名輔清去後仍閱曾文正公日記

二日上下雨下午姓夜半後雨午後閱報出至伯英頌叔備延三處談及晚而歸夜飯後穀宜未長談至三時而去

二日日上午陰下午姓午後閱報與振聲至藏書樓看工程醉思亦至余以荷池太狹四圍雖已建築趁此尚可開大就新砌之繞池四面假山研岸

堆者金鶴
吳杭州人

原有者計四十二丈做二千多工

每日工費現開大兩面共六十七丈
大洋六角

外甲五丈
內二十三丈約三十四五

百工約費二千餘元此又振聲不善經營以致荷池狹小耗損又非淺矣况值天寒日短年前恐怕不完工為悶者久之夜與本生父親長談

二日五姓午後穀宜君寶之繩春未送行二時半叩別本生父親與樹士登舟同赴上海醉思送至舟次談良久而去余所乘之無錫快船主人為尤勤獲三時半由立興局輪船拖帶開駛在舟中與樹士談閱微草堂筆記

二日有陰十時抵滬三時登岸以徐眉泉領怡先至報本堂一弔晤邢伯強沈茂坤吳汝而出至森益里高右聲拜壽賀其女出嫁之喜晤高慕川高蟾伯小談而歸閱報晚至瀚業公所應山濤之招蓋啟媒酒也席上晤陸蔭庭談良久席散即歸汪星臺未談

二日姓午後閱報至瀚業公所賀山濤子文瀾完姻之喜晤李木公徐桂堂均談良久而歸晚應唐乃安之招至其家同坐者為陳叔通又姓李者二雪書餘均未識乃安之子雪政腴亦在坐席散後小談而歸汪星臺徐雪琴均佳

從而奉談

二十日雨午後閱報梓曉霞來談柏舉惠敷振唐來彼傳甫來囑其寫
祭幛上名字及輓聯晚以公賀山濤仍至商業公所同席者黃之區村周
渭石修均不識歸家後錢長美來以書求售

二十九日陰午後閱報俞恒農來談醉思由蘇來滬方時一山來談即去七時邀恒
農于蕊醉思至晉隆西餐之畢送恒農回旅館余即歸家詠和孟頻
來談至二時而散

十月朔日

陽曆十月
八號星期四

晴午後閱報彭志中來談繼而一山柏舉惠敷

林用雪岑林澐先後來談留夜膳談至十時而散囑醉思作函致
汪甘卿閱姚達孫寄來分觀森之司報告及俞蔭甫春在堂

全書中之樞聯錄存 是日立冬節 自成一刻

初二日晴午後閱報高塘伯來嘉橋疏應酬五十元而去年昌夥友
周樹棠以考求售整容夜間詠和來談囑醉思作函致龐萊
巨董授任冒鶴亭陳赫通蔣孟頻駱揆君閱俞蔭甫之樞聯
錄存 是日劉聚卿來未見

初三日陰午後閱報惠敷柏舉來談晚應周湘雲之招至其家晤
甘翰巨潘明訓徐積餘趙林孺俞彦文名入蔚餘杭人現為
杭州造幣廠之長觀書畫

良久持茗程豔秋吳賦琴白徐建侯况夔佳趙沛雍日時已遂入
席喫番菜散後復公樓上主人臥室觀其所藏銅器裝飾房屋
及外物均華麗異常若談良久不歸 沈宸垣識 國朝乾隆時
人仁和吳長元

是日鄭輝庭白李孔陽未未見

孔陽在大黑山東青東昌府諸生
本名興德辛亥後改為太黑

初四日晴午後沈報楊厚盒 在春和鎮江人子繁
主事鴻發之子也 宋澄之來談晚七菜

馨樓應相舉惠敷之招信李孔陽鄭輝庭二人酌散後與惠敷
同歸談良久伊初七動身赴漢口拜公鄭州西安二憲稠查棉花情
形予付伊川資三百元囑醉愚作函復楊子架孟阮孫常州圖書館
陳巽卿劉恒宣沈宸垣識昨夜半雨

初五日晴午後沈報邱佐周詠和來談晚七指泰旅館答鄭輝庭

李孔陽小談而去公貽德里曰 本生父親談良久李妹有病有婚期

甚近三席母邀予公房中商酌外事又談良久乃歸沈夢一鞋志

山陰俞蛟着嘉慶
道光時人也

上午馮夢華未未見 醉愚又赴蘄州

初六日晴午後沈報劉聚仰來談東禳未晚七虹口春江里應

嚴祝三之招以其長女仁美甥女十歲生日也酒共三席 同座者吳

吉臣 潤仰 湖井之內兄吳米均
祝三之姑大也 馮菊洲及培餘弟餘均不

識散後復小談而歸 沈夢一鞋志

上午鍾伯奎未未見

初七日姓午後沈報以迄未不能多會或覺餒而會稍遲均欲嘔吐故延唐乃安診治沈遜齋文集

錢塘吳承志和甫氏著新刊入禁書者

夜間人不覺嘔吐早眠近日飲粥

初八日姓午後沈報欲曉霞一山先後未談夜間東棟益庵先後來談校沈遜齋文集

初九日雨午後沈報校遜齋文集夜間沈慈護與益庵來長談繼而羅子敬來

初十日陰午後沈報校遜齋文集柳營村未夜間柏屏來談

十一日姓午沈報午刻以周舜卿領帖佳一而石談而去德裕里答

吳北山名與字怒歸安前邸人廣東候補直隸知州國寶改爲知事王雲岑之甥廣德里答黎靈庵均未晤也

可檄錢鏡答高雲麓上海旅館答沈慈護均若談片刻而去正點

德里望李妹病與三唐母談留夜膳後與本生父親談十時返家傳

沈井與孟頌來長談公一時去而去夜半雨

十二日姓午沈報公對面看修理房屋柏屏與章拱北名景楓金華人辛

外奉人福建候補道曾任福建茶酒公賣局局長去年福州遭亂辭職公申間居來東二棟來夜飯後一山振庚

來談作鞅較廖傑齋

宦海陸韜虞抱負在教育軍謀最惜懷才遭世變

歸樞勤著述餘事見丹青詞翰不堪勞悴促年長

十三日姓午沈報校雲橋待話餘集汪甘卿來談晚以曉霞之文

回門往賀為席半并公菜巨靈應其招同席者姚本象張子

寒吳昌碩東過沈聯芳孟頫泗亭散後復以語而歸

十曾姓午居沈報甘卯未晚系稌末留甘卯夜飯談至十二時而去

心中

十五日姓午居沈報曉霞來談晚系稌來稿其作函致外舅及

李審言沈頊城老氏家書作函復孫忠敷

十六日小雪節中初姓午居沈報一山未談晚以謝芝孫之郎少孫之子湯

麟宴往賀為同席者郁錫侯沈惺井李耘孫泗亭散後必昭

德里曰本生父親談又曰三應母談

十七日姓天氣寒穿灰鼠午居沈報馮夢華未長談夜間相舉

來談作函致孫忠敷

十八日姓上午沈報午刻公報本堂之祭老老太太高太夫人係子久沈

學保齡之德配述之名仰世傳之嫡母名慰庭之給鮑子丹謝蘅臆

表履敦徐積餘沈慈之護章一山邀喫素齋膳畢而古公董授任宴

未晤公至雪岑米古微宋澄之三宴談公晚而歸夜喫解三隻一小東

稌振唐柯山先後來談是日沈老氏家書印述之所編印者也柯山乃振唐書

十九日姓午居沈報以吳子三如之七七嫁往賀為昭沈淇泉古通小坐而古公

逸若飯后祝錢簪桐之廿壽太夫人六十壽昭鏡堂履揚劉聚

仰許松如廖廉能此是其名四川人堅留夜膳並看戲公貽德里

與平生父親談是日沈老氏家書

二十日雨午居沈報王林藻來談晚公昌碩宴談良久而歸夜

灌縣副貢

求恕齋

校雪橋詩話餘集篇辭愚作玉致一山王君九陳式周蔣抑危

龐萊臣黃衛軒許士衡孫惠敷高雲麓
醉鬼於今日自得來此自上月月底到此在館祇月初五又赴徐州轉
公南潯公今日始來未免曠職太甚矣

二十一日姓牛后洩報整容一山王君九陳式周蔣抑危
作函致吳昌碩楊芷姓吳北山羅井德夜傳沅赫孟頊來長談丁

二十二日姓牛后洩報于君實煥切自糸都明日日出洋公德國留學也
校雪橋詩話餘集晚振唐來談回公新下爾登宴傳沅井董授

任劉聚仰李紫東張石銘周湘於蔣孟頊李振唐談良久乃
入都散後公徐曉霞答于君實並約其明日午膳也

二十三日姓牛刻洩報公新下爾登請于君實倍者曉霞懋齋

父子散後又同公曉霞霞送君實啓行後乃歸羅子啟來校雪橋
詩話餘集晚公怡和翰答傳沅井去路公唐乃安宴應其招非日

生辰今日同座者劉子芬廣東張慶良字屬牛惠生等均向不相識者
也近家詠和來談喘醉愚作函致高仲均歸人向不相識亦其母

余堯懼劉乙青名慶劉海門人九月廿二日李孔陽高雲麓吳子修
楊志林王致伯陳鍾甫黃石孫

二十四日姓天氣甚冷寒暑表四十六度穿羊皮袍鞋矣牛后洩報洩
事實齋年潘胡通白話體喘醉愚作函復金巖孫王蒼長孫師鄭

包真生况愛笙至貽德墨与牛生父親談

二十五日姓午刻閱報午馮夢華朱古微來談甚久而去鄭長發
未與之實學海報編二部計八十冊價洋五百五十元

所書不多見故
價目如此之貴也夜間詠和未談緝甫來囑其鈔祝吳鹿齋七十壽詩

孫孟庵
起稿張以相七十壽詩

新昌人有長張暄初
在戴拂之父也亦撰起稿朱古微孫惠敷董實甫高吹

篇名瘦如江人持螯 午金旬丞未未見

二十六日姓午后閱報閱章實齋年譜囑醉鬼作函致吳銅齋褚禮

堂崔振聲 駱揆若李審言夜校雪橋詩話餘集

二十七日姓午后閱報高瞻相王於謙先後來談也貽德里與本生父親談

是日身熱疲倦
又與二三四兩度母談校雪橋詩話餘集

二十八日姓午刻閱報閱章實齋年譜囑醉鬼作函致雷君曜沈翼孫

汪甘卿周湘雲吳子修潘李孺黃衛軒周湘於夜況夔笙黃

緝甫來留夜膳夔笙談廿二時

傍晚陳幾士來心談

二十九日姓午刻復頌楸金西林未未見下午閱報蔣少清來談閱

章實齋年譜夜間囑醉鬼作函復吳楸升章仲銘陳幾士

夏頌楸金西林張鴻山石元勳陝西三原人清康熙書院高材生
以書院所刻書贈予並索所刻之書

三十日姓午刻閱新聞報持報心逸午飲后訪陳幾士未見也龐萊臣

雲談良久而歸夜半復來囑醉鬼作函致孫惠敷董實甫汪

甘仰葉柏舉朱古微作聯執簡惠南

廣州八甫洋兄弟烟草公司
主人丁

初百姓午後四時至貽德里以伯陽回門也夜間客五席散後至曉霞處謁
外舅談良久而歸閱春在堂隨筆是日顏冠三未見星甫未亦未晤
也

初四姓午後閱報五時張鑑清未東蘇亦至未幾君九山同至坐談良久相與
出門至西武昌路訪蔡微庵約其同出又至可燬鐵發訪高雲麓不值遂
同至愛多亞路萬國飯店西餐醉愚亦在座餐畢返微庵同寓遂即
歸家山後亦微而去屬醉愚作函致金仲廉齋相琴周孝懷 外舅亦盟
哥黃衡軒陳致士顧惕生商筠汀沈聯芳羅子毅岳晚鈕恒字未值余
客已未見而去

初五陰晚雨午後閱報 外舅未談晚曉霞未同至博庵而岳處約同外
舅往極司非而路張菊生家應其招同席者除我三人外冠南孟蘋而已
散後即歸閱柚堂文存 未亦盛百二著

初百姓午後閱報李審言未談夜程星甫葉相是未談屬醉愚作函致朱
古微王亭楊伯典汪甘卿董授經張鴻山余後與子青談

初七日陰午前王建夫往崑山收租午後閱報閱春在堂隨筆晚至振泰棧卷
顏冠三未晤至貽德里與 本生父親長談十時歸屬醉愚作函致章武之況
夔笙夜間李振唐未未晤而去

初百早晨雪即止兩午後閱報孫惠敷自北京回特未報告未晤而去晚李振唐
未談夜程星甫張鑑清未微屬醉愚作函致楊子槃夢去貧民工廠捐
五十元閱清麓文集 三原賀瑞麟著同光時人

初九日姓午後閱報沈誦樓去暑談而去晚以湘社同在晉隆西餐飯公祝夢坡六

十餘借益庵同往到者陸夢坡外昌碩雪岑亮臣子禔特自南季申瑾叔審言

拙存山怕卿聚卿子戴念陶樸安禮堂振唐石農醉愚益庵及余主賓共三人每

人收分兩元蓋醺飲也席散即歸一山在此談待惠敷不至小坐而去屬醉愚作函致

張鴻山贈以書五十種金甸丞楊世姓張馨谷余與子青談復閱清麓文集

初十日姓午居沈報張鑑清來晚孫忠敷與相舉一山來長談報告

津漢三宴及心法陽見吳子玉佩學情形留夜膳談心十時而去沈

清麓文集

十一日姓午以米姬大發胃病入難過轉輾不安早起延康乃安診治服

藥後略輕而可支持至無大效驗沈報依午居以張石君之孫理卿之子有

文完烟公寘波同卿會賀為晤葛陰格小談而出公懋業銀行答復

頌林並晤沈志賢該行經理上海人談良久公馮夢華雲長談答章拱北

去晤心雲德號訪頌林小談而歸夜沈春在堂隨筆一完

十二日姓午居沈報延王仲奇安徽歙縣人今年初七上海行醫來白米姬診

治胃病亦不附開一方沈高庵奏稿昨日夢華中丞所贈者也

十三日姓午居沈報少清來談醉愚自孫來囑其作函復朱子魁

名登五湖北潛江人四川建昌鎮提兵現為吳同齋宋澄之董授任揚子樂夜

湖北清鄉局總辦忠敷之潘兄也水盟來談沈魏魏林子文集國初算都魏禮撰

十四日陰午刻老公節祭祖午居沈報錢簪桐宗子戴胤榮臣三稜來談

夜間孫忠敷蔡詠和來談痛醉愚作函致王二亭陳繩甫張菊生

齊柏琴王雪岑錢簪桐家水盟沈魏芥子文集

是日諸季遲素未聆

望日姓午辰沈報公角鳳賓靈醫左目上之皮發腫

已有多月以不重聽之七日稍感故

治之至貽德里白本生父親談夜間點藏書紀事詩五言嘯醉愚

作函致金息侯頤揚生方枘伯名指番鎮海人商會副會長

十六日姓老至節宣時天寒有冰四二度午辰沈報李紫東來與之

購成永樂大典二本宋本通鑑摭類二十冊共計洋六百元校

雪橋詩話餘集第八卷完

十七日姓午辰沈報壽南妹夫來德而吳昌碩王一亭來談良久與

昌碩同公米硯濤靈以謂寒會第一集也座客昌碩潘蘭史惲季

中瑾井陶拙存周湘於胡樸庵最後復小談而歸閱王文敏三集

嘯醉愚作函致馮夢華張菊生金息侯汪甘卯及外舅

十八日姓午辰沈報沈王文敏三集晚白和虎二兒公為周飯店吃番菜

以今日乃耶絲聖誕俗名外國冬公西人甚重視葉最好故也夜間祀靈龜

以年久毋損今日重修靈龜也以吃洋大飽甚為不舒

十九日陰午辰沈報沈小自腴館文集

沈陵吳大廷看咸豐同治時人

晚沈愛筵

弟履益庵來談米鏡胡姨丈之姨太太來借洋壹百元而去

其子在蘇世界為買票

負此乃作柳權者也

嘯醉愚作函致周湘於李審言

二十日雨午辰沈報惠敷柏斧來談晚公消閒刻璽應潘蘭史之招

同座者周湘於

湘史沈其六子生日也

惲季申瑾井米硯濤胡樸庵醉愚

散后即歸湖心祖堂文集 國朝唐時人丁儀封張伯行著

二十一日雨夜間微雪午湖報平刻公實汪煤鑪司應考述之之招述

即該司同座者一以高雲麓倪遠甫若履登謝衛彪鮑子丹 該司同座中

述之自己以丁憂未滿有日故未陪席散后公曉霞霞外勞已啓行返

善蓋近來江浙有閒戰之語凡枕嘉湖所屬公處之人均有遷居來

曉之舉動外勞亦有此思今日特未曉商酌並携重要物件出來故不

日即回善候事急則携眷屬來此暫避也晤博庵陸稼孫小談良久

心貽德里身本生父親談晚公頤福里應周佩宜之招同座者吳昌碩

周湘於諸季廷徐曉霞胡撲庵醉愚東邁散後即返湖心祖堂文

集嗚醉愚作函致外勞章式之頌惕生

王百姓寒甚午後閱報章山未改既而孫惠敷葉柏亭未同談經些事惠

敷棉業未營又欲包運煤油余不知商情唯之否而已時將旁晚曉霞

雷語未催遂赴其招同坐者夏頌椒周佩宜吳蔚如 雙林人東萊 姚慕蓮徐

榮光席散即歸閱正祖堂文集屬醉愚作函改錢階平吳伺齋孫惠敷周壽

甫

二十三百姓寒甚寒暑表三十七度午前程伯厚 是甫子為在余帳房中習忙在滬尚未派定以近日連天至山崑山祖帳房人少姑留此試之

也 由姚蓮村陪未蓮村未晤余而去午後閱報鮑康侯未未晤去葉柏亭孫惠敷

章山未談晚以吳倉碩輪主消寒會假坐夢坡家余往焉同坐者為朱念陶

潘蘭史惺季申瑾叔胡樞庵周夢坡沈醉愚及主人而已席散後稍坐而歸屬

醉愚作函改字呈庵余是日晚起時即已定欲嘔是以晚應昌碩之招不敢多談

及歸甚不舒齊眼酸頭脹不能看書乃登樓而睡

是日接張函知老僕文華已故為之惻然先祖舊人茲已殆盡矣 壽八十五歲

三而日姓稍暖早起以先妣忌辰在中堂設祀午後閱報陪朱姬至愛多亞路王

仲奇處就診至刻求診者約之往常每日倒看予人今從杭歸停診數日愈

形其關竟有甲餘錢全家所掛之鏡在三五時已看至九余以是晚宴客石及

之待乃加四之四角拔獲而珍之珍畢至夢夢華處細說夢夢華告余近得柯鳳孫

學士函謂皇室有某格之流落天津唱戲尚有宗室兩人賣為奴婢擬善可集

鉅金贖還並辦二廠以安插之上海擬壽五千元夢夢華以此事向夢夢與皇

室有關係者而諸遺老士都多寒稍有力者又復此推彼讓若有人首捐倡助

方可以次就募余聞而惻然乃寫助千元而出即歸晚用夢坡字子戴潘蘭

史吳昌碩章山邢福軒張石銘先後至遂不屏醉愚亦在坐蓋為夢坡祝六

秩也席半條曉霞以腰酸石至特命子懋齋來慰不席終宴而去屢醉愚作

函致徐楊餘材朝志余與子青談

二十五日 陽曆元日 姓午後閱報閱汪梅村文集鮑康侯未談播述去者正月間典中抵款

以布掉個舞樂一事現已結束約耗洋五千五百元再取金此等裏汪滋生亞祿加

上九百之共計損失四千二百元照例紫雲滋生等必派勻賠此款款無着例仍追保

紫雲為吳吟遠之所保吟遠為典夥固無力量而滋生為高叔崖之所保亦後置

之不理不顧面子良可歎也然近時允許者多矣余亦海場沈少欽所保之款

朱丙君作保迭次向追亦未賠償一毫安用有此保人哉畧談片刻留飯飯余

與醉愚出應石銘之招至大東旅社西餐同坐者為周夢坡金仲廉徐冠

南蔣孟頫徐蒼卿及主人已席散即歸與子青談屬醉愚作函改章二山
孫惠敷包直生楊芷姓陸曉東 銳光之子

二十日晴午后沈報孫惠敷喬相舉陳子言寅林母舅先後未談晚應朱
硯濤之招所請客亦名伶王鳳仰梅晚華二人謙讓再三堅不肯
有座主人乃邀于首席惟無可推祇得坐之次文以達以王鳳仰梅晚華

姜妙香姚玉英洪

安徽人傾硯濤前所聞之
少敏辦事

朱樹仁硯濤之族弟兄 王梅

姜姚只以今夜共舞臺有戲而齣演早往預備故毋喫完即走

鳳仰乃
晚華

之姊大年四十一歲
故生在梅前

余在硯濤書室小坐良久而去公貼德里曰 平生父親談十

一特歸閱汪梅村文集

二十七日姓午後沈報東孫未談晚宴諸季廷李雷言許松如於嘉業

堂陪者如孫醉愚尚有徐仲可周佩宜陳子言周相然張孟勛均未公故
也散后復小談良久而去嗚醉愚作函復吳子修章一山嚴謝珠 壽四天之
嚴伯

雅之

張菊畦柳畹村寅林母舅沈唐確慎之集

國朝善記
唐鑑著

二十八日姓午後沈報報嶺南未整容夜沈唐確慎之集

二十九日姓午後沈報報嶺南未整容夜沈唐確慎之集
於靈拜壽以七十一生日也遂而夜膳同座者許子頌朱硯濤劉聚卿

諸禮堂白石農醉愚散後公一品香訪寅林母舅未晤遂歸沈

慈禧傳信錄

貴州孫仲的
所著

嗚醉愚作函致外舅文以達陳幾士周

壽甫錢階平

十二月朔日陽曆一月二號 小寒節亥初 陰暖甚寒暑表四七度午后閱

報錢管桐來談晚心周相於家以賀也同席者姚東年海寧人 數之姪也

王亭錢管桐周慕狄佩宜子 劉山農吳昌頤散後映看昆曲戲而歸

沈慈禧傳信錄

初二日陰午辰沈報晚霞來談心功德林祝馮慶華壽今年八十 聆其孫

主之及成翊清米煖甫李佩秋曹揚寅蘇州人再韓方伯之子 小談而歸

東禔來談晚舉行消寒三集引者揮李申瑾林陶拙存周湘於

米觀濤胡樸安不創者吳昌頤潘蘭史徐積餘散後李佩秋來談

少清來談沈慈禧傳信錄

初三日陰午辰沈報惠敷來談晚與張戰士上月廿日來此 跡履冰淑女

朔日返湖州

公為國飯店喫番菜大世界一遊下爾登看西人跳舞十一時歸沈慈
禧傳信錄

初四日陰午後沈報唐乃安未為同女診白也詩來夜飯後周

子美桑相舉來喘醉鬼作函致老贊熙汪甘仰董授任沈補學

軒文集象州鄭獻甫看
國朝道光時人

初五日姓午後沈報章一山偕廖仲任來長談留夜飯九時而去

仲任自青島別後忽徑五年搗述辛酉之秋有俄國保皇堂謝米諾夫

出賞十二萬與伊昆仲二人其七為
訥恩至京運動奉省軍官希圖復辟大舉不意

為奉省偵探測知在京擊住帶往奉天由張雨亭巡使躬自訊問所有運動費

十二萬被軍防掩沒者八萬三千僅剩三萬七千呈報充公而亭以其惑亂軍心

釘鐘收禁性命在俄頃間圍中懷苦萬狀奄待船死未幾朱聘三天史

未泥到處乞援陳筱石制軍助以十行余十倍之合津滬諸同志而助約有

一千餘元俾在獄中使用金錢少抒困苦去者兩亭將欲入京忽然釋放且

壯之曰汝等好漢余亦佩汝等之忠也冬初訥恩仲任返粵特來謝余函余

若賀大婚入都石克晤面現伊昆仲奉素相密諭同蒙古軍官數人由

粵來申訥恩以病未痊留在旅寓而仲任至此暢敘膽大行果良了佩也山

訴說近况旅費不敷余復以二百元贈之伊昆仲即日北其蒙古軍官等先

遣明自行也特誌之素相者升吉甫也

初六日上午陰下午四時後而午後閱報蔡詠和素談金梅生自長興來談森林

公司事李惠生來據書求售未購而去夜展醉鬼作函致潘偵之馮夢華

沈詠樓余自作函改二將孟頫蓋為索款也閱陶樓文鈔貴族黃子壽方伯彭身著為其門下章武之外郎錄所刻特以寄贈於今日達則者也

初七日陰晴參半稍暖午後閱報晚以章山為廖訥愚仲任在功德林錢行

偕醉愚往應其招至初二廖相自華雲麓到遂即入席席間訥愚暢談喜散

時事既散余至莊得之家賀喜蓋其女出嫁也到時客已散止剩得之與其

弟新之及不識者二人飲甫徑開宴遂邀入席教至大東旅飯若訥愚仲任

兼送其行暇改而歸駱控若幸波屬醉愚作函改周孝懷章武之周左季余

閱陶樓文鈔

初八日姓午後閱報徐桂棠錢博庵先後來談晚應陶拙存之招二都

益蒙以尚寒四集昌頌吉創散後心貽德里白本生父親談十一時歸沈

陶樓文鈔

初九日陰夜間雨午後閱報著相舉來談公擬作玉賀鄭禱戲新洋內

務府大臣西女身保之息命相舉擬稿屬醉愚創之又具函賀孫彙韓

新組內閣印由相舉領銜函中所重者態其維持皇宮事也夜間沈慶

筮來談屬醉愚作函致王漢章名宗煥文敏之子予董授任高雲廉羅子

敬沈陶樓文鈔詠和來談

初十日姓午後閱報振唐來談公振泰旅館訪鄭燁度晚談而歸夜

間白也詩未談屬醉愚作函致金見侯孫忠敷吳何齋校葭洲

書居遺稿以現將是書刻入湖州禁書也

午間陸仲英來未見

十一日微雨黎明由內子公後霞霞同公大車站以幹臣并岳扶其夫人靈
柩由京中南下至嘉善安葬也公去後車中到卽在站上設祭中奠

並公車中與幹臣酌談其長子賞延之同來在站上設祭者共七席所
到之客約五十人左右八時車開行予等心歸復睡至午乃起身

而止天色陰沈沈報知東京又復地震損害甚鉅晚沈憂僅偕其
子錢臣女密文年十二歲小坐而去夜間也詩未記其作賀書與孫嘉韓

昨日到國務院理 又致函偕平 沈補學軒文集

十二日姓午沈報孫忠敷來談留夜飯而去沈曾忠憲乃集漏醉鬼

作函致孫鏡蓉朱邦康亞廷年款

十三日姓午沈報公開封政鈞和里而徐浙城夫人之喪公則靈柩已

出無後行禮遂是正南洋旅館答陸仲吳已返蘇遂公昭德里與
本生父親談夜間沈曾忠憲乃集丁

十四日姓午后晏起沈報孫少穆來談南潯人現在三陽 王兆蘭之房

屋欲費事晚一山來談夜宴歸甫以其特必揚明年不來 故特宴之也詩振唐一

山醉鬼子青伯厚願水於嘉善堂柏舉來談沈曾忠憲乃集

漏醉鬼作函致李審言鄭輝庭駱揆君宋澄之

十五日姓午後回報錢彬士來談蓋其昨日甫自潯出者也夜飯後至水盟哥

處談舊時兩相市市產抵在貽德之二萬兩向息祇有按月五釐戊午冬兩相 琴生滬談定合則

改為按月九釐而伊自己歷年向余借項共計銀伍千兩洋叁萬八千六百九十九元今亦

談定不加息金每年極少拔還壹千兩伊亦思多拔和為其通盤籌算量入為

出所餘無幾不忍逼其多還因許其依多則甚善若不能則此數為至少也該款亦由漢口通德里房祖上扣除也

十六日大寒節

申初姓午後閱報言高吹萬

燮金

未未見而去夜宴孫益庵董東蘇黃

緝甫蔡詠和姚宗麟蔣少清沈醉愚俞子青鄒履承孫孝英

益庵之子

於嘉業堂席

散後後與益庵談片刻蓋伊十六日返蘇故於今之宴之屬醉愚作函致馮夢華

齊相琴朱梧生陸仲英陳詒重張若翁生

十七日姓午前醉愚還滬午後閱報至馮夢華處以咳嗽未見見其孫立之小談而

返明日惕若子慈均各言歸特挈杞虎兩兒及淑女各至其師處拜謝夜宴惕若子

慈於嘉業堂陪者為姚竹軒錢樹圭蔡詠和俞子青王建甫程伯厚席散出至振

華旅館各言吹萬小談而歸

淵

十八日陰壬午八時起身九時至車站赴嘉善同行者為盧鑑泉徐冠南曉霞昆

仲十二時抵善邑即至譚家埭韓臣和岳之新宅一弔其太夫人之喪遂邀入席

同坐者陸同去者外陳此堂

桐酒人癸巳舉人

朱鑑開酌後至外舅處謁見外姑遇

徐植甫四時半至車站乘車返滬同車者多一沈田莘又於車中晤葉橙初袁巽

初是七時抵滬遂即回家是日日本安義重僑請大東旅社辭不赴焉

十九日姓午前以洛兒生日在中堂拜太君午後閱報晚以寅叔母舅之次子仲愛表弟

續娶至振華旅館賀馬昭竹均華農陶庵三舅氏留夜飯陪望朝新客者

湯桂堂

滬人己酉拔貢安徽縣丞

同席者李彥士華農母舅終不識席散至始德里與本生

父親談至三時返家是皆劉謙甫丈返揚州上午顧怡安葛蔭梧未均未見傍晚

予至振華順便看蔭梧亦未見

二日姓以昨夜不安睡晏起午後閱報以夜向失睡之故頭瘧自疲致不能閱書
傍晚厭美臣未見姜文卿自南京來算帳與談良久董東蘇未談

三日姓昨夜仍不安眠頭瘧愈益不舒未下樓閱報又閱夜譚隨錄晚嘗蔭
梧招飲於一枝香未往謝焉

三日姓天最寒於寒暑表至二十六度昨夜仍未安眠而頭瘧稍好晏起培餘弟
未談夜間閱報以疲倦未嘗下樓子青從叔上樓談良久醉思自得未申是
日消寒上集憚瑾叔假座南軒余未赴丁

三日陰仍以不安睡晏起傍晚下樓閱報屬醉思作函致董授經將孟勤吳潛
甫章式之吳何齋羅子約孫惠敷之時送竈一時畢錢長美未與購書三種
計洋壹百三十元閱相視山房集

三四日天寒甚仍以夜不安眠晏起朱姬頭重而痛延唐乃安診之予亦附診
馬夜與從叔談屬醉思作函致朱詠沂並借洋三十元致劉聚卿本春森
孫惠敷王仁權未以書求售却之閱相視山房集

是日吳蔚若侍郎之從配卽夫人靈樞自京返蘇飭祀兒往弔子青陪赴高
三日陰雨晏起閱報王仁權未與購書二種計洋五十五元以不能過年應酬之也

晚羅子約徐懋齋先後未致均良久方屬醉思作函致陳子言潘宇襄字
澄之閱夢鹿庵文稿榆蔭山房吟草皆未少虞太姻丈而著新近印行者也

三日微雨午後晏起閱報葉相身未及被而去夜東蘇振唐未談屬醉思作
函致徐行可陳佩夫四惟叔益勉度葉周佩宜潘仲午張菊生王雪岑今章山
張贊君及陶振坤女士余閱相視山房集

于日陰午後晏起蓋昨夜復不安睡也晚章山葉相房未談良久而去屬醉
愚作函波汪甘卿楊芷姓屠輔清土時起過年祀神三時祀畢飲散福酒
夜間寒甚與子青談復閱柏根山房集

是日李紫東未與買書五種計洋八十五元亦以年關需款孔亟特未懇求
交易皆應酬之事並非真有書癖也

于有姓余以竟夜不眠至上午服安神藥片乃漸安眠至晚始起以消寒七集應
周夢坡之招陰向未久人外徐積餘足疾稍痊亦到東道以侍昌碩夫未亦在
坐席散即歸寐詠和未談閱雙梅景閣叢書是日醉思返得度歲丁
二十九日姓晏起年節在中堂祀先孫惠敷未談臨睡時洗足作稟賀外舅方
年禧閱雙梅景閣叢書

除夕上午姓下午陰夜兩晏起朱衡若昨晚自美返滬今日下午未禍以余未
起未晤而去夜喫年夜饭十一時接空題閱雙梅景閣叢書二時半詠
和未談三時睡

是夜詠和未談以孟蕪之利息竟不能解徒喚奈何而已

甲子年日記

1924

宣統六年甲子

正月元旦

甲寅陽曆二月五號星期二

立春節刻初二雨天氣奇暖潮悶異常寒暑者表升至五

十度竟似二月下旬光景上午九時半起身以通宵未安睡也十時錢彬士蔣少清
金雨亭李吟梅程仁軒黃仲芳耒拜年十二時至貽德里叩賀 本生父親年禧留
午膳下午巳丁伯陽處小坐易設片時四時歸家 四叔父耒談良久而去耒衡若耒
留夜膳至十時而去

是日蕭伯凱陸純伯徐曉霞耒均耒見

初二日上午周正梅

肇甫之子

刑伯毅及其弟耒小談而去下午與祀兒至蕭伯凱家賀年

茗談良久並吃點心而回蓋伯凱賃居余宅數年從未見區今為第一次晤談也

朱銀伯姚蓮村吳蓮芬林聯琛朱衡若 本生父親先後耒晚與衡若至法界萬



國飯店吃番菜徐媽祀虎兩兒同往喫畢見有秤人之磅者以欲磅之例須以角洋一枚投其中人立其上則輕重立見余得二百四十八磅徐媽全磅祀兒二百零八磅虎兒六十六磅又看西人跳舞片時而歸閱聊齋志異

是日未賀年者為李振唐周佩宜張菊生王三亭葉仲房錢錫桐白石農張仲昭陳武周姚文敷許如生壽門徐冠南管德初馮夢華徐積餘葉柏岸李木公劉健之劉聖卿余堯衡沈惺叔包溟生營盤和尚均投刺而未進者

初三姓上午安寧龜徐棟昌印五承未由祀兒接見余未晤下午博廣叔岳蔣孟葵賦蘇穀孫蔣詠和張仲升鍾清之子張叔馴姚心泉葉山濤先後未五時與祀虎兩兒

至徐曉霞處賀年商酌外姑午壽禮月之初吾為六秩設悅之辰初定元夕舉行令得外舅圭論不用之宵仍用正生日禱佛而我等原議兩家合辦由

曉霞主持今既無處改日非面商不可至則曉霞出門僅見懋齋而已小坐即歸夜閱聊齋志異

初四上午姓下午兩午前閱報嚴祝三姓未未午後與祀兒至周壽甫姓去未喫三朝麵以初二日黎明時生一女也三時出至湖涵而處小坐片刻又至印仲虎處未見其農母舅處見外庶祖母又至唐乃安處見其子而路駛此外若陶拙存左子異刑頌聲懋孝申瑾叔鄭梅孫等家均擋駕未見夜接財神二時畢飲散福酒三時睡接財神時閱聊齋志異

初五陰天稍明即起七時半與祀兒至火車站博廣叔岳及懋齋已先在遂同登車至嘉善拜外姑六秩壽午刻抵善站乘轎入城拜壽後即至花廳午膳同席者縣知事楊鳳巢名拱笏貴州人從前法政學堂同學伊尚穡余去冬新由

慈顏調劑嘉善者餘均不備而陪者為子澁叔岳而已席散後至外姑房
中坐談良久五時後乘火車返滬同行者沈田莘徐懋齋而博庵叔岳則留
善頌初日未矣夜閱夜談隨錄

是日況夔僅往伺章鄒仁元事均未見

初六日陰夜微雨午後閱報卻驢千徐桂堂余之羅子敬錢博庵叔岳兩處均未
見至葉柏舉章山兩處均小談而歸四時半丁伯揚妹丈及五妹奉雙拜半夜間設
席宴之陪者為仁元壽甫兩妹丈培餘厚丞兩弟而已席散後至十時去十一時收
祖先遺像放花筒羅從叔自珠家角未談是夜通宵未安眠甲

初七日黎明雪日間陰夜大雪寒甚寒暑表至四十二度午刻至土雅樓應章一
山之招蓋為菴路庵餞行也陪客祇本生父親劉健之及余三人而已菜甚劣

席散即歸閱報錢幹臣作三兩而岳立凡賞延兩內弟金仲廉孝言昆仲史

守彝孫惠敷華柏昇李振唐駱摺若張君初先後未談少清以明日返家

未告何小夜去晚姚宗麟偕張較士未

仲留子即
永官

余以受涼泛泛欲嘔頭重目

疲甚不舒齊也至滄洲旅館訪轉居兩岳未晤乃玉功德林應潘蘭史之

招岳為消寒第八集至別人更不舒欲嘔不嘔坐未久即辭而歸到家時

後出而睡之遂臥至一時人稍好復飲粥一碗

初八日午刻與柏舉合作主人為鄭蘇散菴路庵餞行陪者劉健之李振唐

孫惠敷章山羅子敬三時散伯陽未小談即去五時與祀兒至蘇散處送行

以今夜入都應特召故特往送未見而出至振華旅館若立凡又至上海旅館若

作三均未晤至夢華處小談而歸晚至同興樓應伯陽之招同坐者陳宮民羅

子毅李吟梅樊少泉紹興人伯陽之堂姑丈也在商務印書館辦事

本生父親及鄒仁元周壽甫兩妹

文散後即歸

是日吳昌碩東適王三亭未均未見

初九日姓上午陶拙存為祀兒作伐請憚李申之女唐帖未照片亦據至小談而去午刻閱報下午與祀兒出門賀年進見者惟徐禮臣邢鼎之三家其餘如蔣賦孫姚文敷張菊生周夢坡陳武周張定甫朱念陶李他山劉聚卿余堯衡葉仲房錢簪桐陳子言朱鯉伯白石農張仲昭李木公等家均招刺擋駕未見也晚鮑唐侯未暇談而去與曉霞合宴 幹臣兩岳席後余處陪者為博廣立凡礪齋賞延以兩岳服中不應酬故不邀外客但邀彼之弟兄兩姪也內子與曉霞段夫人亦在余家合宴 幹臣兩岳母蓋素素齋也

是日奉佩鶴蔡詠和董東之蘇未均未見

初十日姓午刻閱報下午與祀兒出門賀年先至徐侗章家又至源未與晤駱雁雲王幼笙均著談片刻尚有葉山濤未遠公司祥軼如管復初均投刺未見又至四合里沈曼士家若 幹臣兩岳小談而歸 章山未談夜宴鮑康侯孝頌芳沈侶愛駱撥若雁雲瞿從叔蔡詠和俞子青於嘉業堂散後復復小談而散十時至滄甯車站送 幹臣兩岳北上至刻火車適開未及晤見相差祇二三分鐘耳與送行者人招呼暇談而歸

十一日姓午刻閱報下午姚達孫沈幼推程孝英未與祀兒出門賀年惟包溘生處若談片刻餘如周佩宜許子頌金仲廉沈雲笙徐績餘劉健之嚴子均王雪岑宋澄之等家均擋駕未見而歸晚鈕恒字沈幼推程孝英未談既而章山未談

本年應交吳綱齋之二十五百元一山先備用俟綱齋支款時由伊劃還存允之

是日龐華臣管後初未均未見又佐久間貞次郎

日本人株式會社
海洋社社員

與金守梅未

并未晤

士日姓于刻閱報午後與祀兒出門至龐華臣處賀年談良久而出又至吳

昌碩寓長談晤王繪卿

孝豐人東蓮之內兄也

金仲康季言丁輔之吳幼泉

石泉之子及子

如餘如張石銘周湘雲刑經軒王三亭沈惺叔陸伯徐冠南裕豐莊均
擲駕未見夜宴程少白吳吟遠鈕恒宇姚達孫沈幼樵程季英姚蓮村
蔡詠和於嘉業堂散後復小談而散

與盛之事現在結束共喫虧四千六百元吟遠係為紫囊保人賠一百元紫囊自

已賠一百元則實少洋四千四百元沈惺叔一方以紫囊係此間所派拒不承認故
此虧歸余入並非各半也

十三日姓于刻閱報午後張石銘未吳點如高仁卿未據祀兒至祥福里秦佩鶴
處小談片時又至蔣孟蘋處晤雅初穀孫並晤古微飲木談至傍晚而歸
尚有愛儂園中哈同姬覺彌則投刺而已未進去也晚以消寒八集至都
益處處應孫續餘之招到者為吳昌碩東直喬梓惺者由瑾叔昆仲陪蔭
史陶拙存周夢坡胡權庵所不到者祇念陶一人而已

十四日陰夜而于刻閱報午後據祀兒出門至南市存桂堂姚慕蓮兩家賀年
均未見又至馮夢華處小談而歸晚董東蘇未屬其作函致古微孫惠
敷陳武周夜宴點如於嘉業堂陪者為程仁軒李吟梅王幼笙錢彬士

俞子青王建夫宴畢即散是日周湖雲未未晤

十五日元宵節姓午刻閱報午後祀龕周夢坡所纂南潯鎮志出書昨以見貽

乃展閱之至德安里汪懷玉處談良久而歸夜作函後李振唐吳一青名欽業金

山人向在浙江候補曾與言高夢旦

去日而水節初初二姓夜月蝕一時復原午刻閱報午後沈祿樓沈慶笙未均未

見至徐少峰處補牙晚至文監師此應徐曉霞之招同席者管懋祿錫

人此卿之子祿徐之婿也陸稼孫刑德軒聚之頌聲金仲廉孝言散後復小談而歸

東蘇未屬其作函後沈祿樓吳炯齋余閱各與年總

十日陰午刻閱報午後吳昌碩東適喬梓及劉玉盒昌碩弟子未未見而去譯杞虎兩兒理

書習字至徐少峰處補牙其弟卓榮代補也晚即仁高未與福兒診夜與朱

姬張殿士出遊新世界至新下兩登吃番菜吃罷由西息導至跳舞臺觀

西洋女人及俄羅斯日本女人歌舞又尋常男女跳舞該西息姓劉名連生乃

湖州城中黃沙路人以過著同鄉非常殷勤余於下帳之外另估洋兩元須臾即

歸閱南潯志

十八日陰下午雨雜雪至夜始止午後閱報課杞虎兩兒理書習字整容夜閱南

潯鎮志洗足而後寢

十九日姓午後閱報與杞兒在張園原址散步未幾返黃獨農名存錫福州人

在滬吳琪樹名青槐本臺灣人現入漳州龍溪縣籍林朗庵名應亮本臺灣人現入漳州龍溪縣籍

閩之借日本岡田劍西名正之文德博士東京帝國大學助務授研究中文素學海歷

帝國大學與劍西有師生之誼者也未看宋藁書籍日昨瀟農晨曾託一山來函介紹在此看書十

餘纏約一時餘之久而去孫惠敷未留夜膳後相見未談東蘇未說罷
青自潯未伊所開設之公昌米行今已歇閉此間有票款一千二百元
本條二千還
西八百尚欠
此數伊欲賜余入股另行組織余堅謝之則懇求將欠款分期陸續歸還余若
以此事是私雲經手須返潯與叔雲商酌我未便允爾請求伊靜坐至土時始
去作函復史少之條貫之倩伯厚鈔之

二日姓天氣甚寒午後閱報宗澄之陣子言先後未小談而去至汪懷玉處一轉
至清間別墅應胡樸安之招是為消寒九集到者吳昌碩劉玉廬
東廬社未
伊陪昌碩

未者憚季申瑾叔陶拙存潘蘭史未名陶絲續餘散後即歸作函復汪

甘卿于子印仍倩伯厚鈔之閱南潯志對門東海坊大舍往觀之未幾即

熄

二日姓午後閱報出至恒源里吊施紫若夫人之喪
十九日病
故者晤于英之子玉聲小

談而歸張青士未談良久而去唐乃安未為洛兒訪夜飯後至貽德里與

本生父親談以今日自潯出申也羅子蕊自湖未申於夜間到此

二日姓夜雨午後閱報陶惕若自王江涇未此唐乃安未為洛兒訪羅子蕊孫

孝英
益庵第三子
借寓於此未談既而孫惠敷未談高拙人姨甥倩佻儼未賀年

為伯衡之子曉霞之三婿
篤初弟之內姪也若談良久徐懋齋張叔馴姚沁泉未夜宴拙人諸

君於嘉業堂散後復小談至十時半而去作函復吳綱齋王蒼君民

二日百兩午刻唐乃安未與洛兒診送祀兒淑女入塾讀書虎兒則以傷風稍遲

入學也午後閱報朱衡若未談出至汪懷玉處留夜飯談至十時歸閱

式古訓齋文集
華亭陸子祥著
同治光緒時人集條昨日金山言吹萬惠贈者也

二十四日午後閱報孫惠敷未談伊擬廿七八入都也晚黃傅甫未屬其將
前日東蘇所作甘卿吹萬二函鈔錄交郵夜宴暢若子益二西席於嘉業
堂陪者為張青士董傅甫孫季英俞子青程伯厚也散後青士後少談
而去

二十五日陰午刻閱報至都益處應劉健之之招同坐者為朱古微余竟衡章

一山吳鑑泉名學廉安山微廬江人江子縣道員署淮揚道祥積餘劉籍之健之胞

散後即歸陳乃乾曾未訪余未晤而去唐乃安未與洛兒訪余自己檢理樓上

書籍晚至梅白克路應周夢坡之招同坐者為吳昌碩許玉農姚本泉朱古

微沈聯芳凌銘之龐萊臣邢棟軒張石銘蔣孟頻盧次廉徐禹平共兩席

散後即歸閱續通攷中之經籍攷

二十六日姓午後閱報以吳蓮洲吳菊舫之弟子完姻往太和園賀馬晤即執券亦菊舫之弟子

小坐即歸張淡如葉柏岸許玉農屠輔清先後未談晚董公緒孝舒石孫太守之子

一山薦在余處主記者也今日上午自青島坐輪到此至是未揭焉未談東蘇未屬其作函致宗子戴又致日本人

內藤虎次郎蓋以所著文集集名寶考贈余而以函謝之也夜命伯厚鈔寄

余自作函致本春森復與東蘇公渚長談

二十七日姓午後閱報閱式古訓齋文集晚至夕與里張淡如處訪許玉農並訪淡

如共談良久而出外舅至申特至曉霞處謁之曉霞宴外舅於家邀

余作陪同席者張叔馴姚沁泉高拙人及曉霞之西席帳友並無他客席

區半余辭而去朱念陶家以消寒未集也人惟瑾而不必餘均到齊散後

即歸與作姐杞虎兩兒至亦舞臺觀劇二時半歸

予自姓午後閱報 外舅奉談既而相尋未十坐而去林鐵尊陳乃乾先後
奉談夜飯後至貽德里先與陳星公華談 湖州石湖人今年在此課 既與
本生父親談之時歸閱式古訓齋文集

是日孫益庵到館金匱丞未過門不入

二十九日兩午後閱報屬公渚作函復汪甘悒孫惠敷董授經晚 本生父親未
侍談良久七時 外舅與沈田莘徐曉霞懋齋喬梓同未茗談片時
然後入席 外舅謙讓再三首席堅不肯坐推之不已公渚首坐 外舅
次之田莘又次之杞虎兩兒亦侍宴散後復長談至十一時而去閱式古訓
齋文集屬公渚作函致王雪岑

二月朔

陽歷三月五號 星期三

日上午姓下午陰沈報公馮夢華 露談片刻公

振華旅館答林鐵尊屠輔肯均已動身未晤公汪懷玉霞
談留夜膳復談至十時而歸 湖南得志

初二日驚蟄節

寅時

陰午後沈報公姚文敷看昆曲戲

其如夫人

晝晚返家宴孫益庵黃公渚董東二孫沈醉惠章一山蔡詠和孫
季英米衡石散後復談而去瀾公渚作函復潘緝之醉鬼作函
致汪甘悒孫惠敷吳桐齋宋澄之陶振坤 湖南得志

醉鬼傍晚以此

初三日姓午刻外舅來留午飯談至三時而去下午閱報沈詠樓
未借洋四元而去瀾公渚作函賀鄭二孫戲金息侯新得內務

府大臣之恩命也醉愚作函致本春森晚公功德林應施者之龐
萊臣謝泗亭之招陪外勇也餘客為盧澗泉徐冠南曉霞席
過半以外勇曉霞同心張菊生寡同席者董授任金甸丞葛稚
威徐瓶臣夏棟三散後談公十時而歸聚仰未談沈南潯志
初四日黎明時大雪上午雨午後陰沈報沈南潯志為醉愚作函致
金息侯徐連坡賈之子也金鞏伯王蒼民晚衡石來頤怡庵李仲翔
高秋於吳湘波未壽祈禱會捐五十元以應酬之會在沈行鎮舉行
夜飯後至貽德里與本生父親談十一時歸醒後始自枕州
來白之談

上午鍾伯奎來未晤

初五日雨午後沈報整容許松如未談晚公徐冠南家宴會同席
為姚文敷周渭石王敬五陳枚林盧澗泉刑頌聲許葆初席過
半予辭之入公周壽甫妹大霧湯餅宴公月初二所生之甥女今日難頤也共兩
席除我家昆季及復三仁元伯陽外祇徐貫雲徐任生刑敏丞及
不相識者二人而已散後即歸為醉愚作函復董實甫汪甘卿
與後姑子青談沈南潯志

初六日陰午後沈報許博明來談晚公致遠旅館答鍾伯奎若談
片刻至蛙春棧答頤怡庵高秋於吳湘波李仲翔均未晤而歸夜
間與諸場若談沈南潯志

初七日陰午後沈報沈南潯志晚公汪懷玉來談留夜膳而歸為

醉愚作函致陳乃乾

初八日陰午後沈報鄭子蘭來

蘇州刻書舖主人

晚柏岸東禱來夜間冰

盟兄來談

初九日陰午刻沈報午後曉霞來談晚心姚文敷靈長談夜間詠和來談嘯以皆作函答米旭后醉愚作函致俞鳳賓吳佃齋李佩

秋沈慈禧傳信錄

著者署在沈邱中子實則孫壽昌也

是日袁述之來未見

初十日姓午刻沈報公實汪煤礦司答袁述之談片刻而歸嘯醉愚

作函致虞際唐

名克昌直隸秦軍鎮總兵

人汪甘卯晚與醉愚至會賓樓應章

云徐積餘之拓同座者袁述之謝衡院楊漢訂者履登楊韻秋

劉健之席過半公徐植甫靈湯解宴

明妹去年所生之女今日飛頭 公則尚未坐

席待嚴祝之公九時不來乃入席曰席者周湘雲姚沁泉徐懋齋

儼廷葛初兩第十時半歸沈慈禧傳信錄

十一日陰午後沈報張淡如來談至貽德里與平生父親談夜嘯醉愚

作函致袁述之張菊生董授任李孟楚沈孝紫東送來求售久書

是日米仲舉來未見

穀孫之子湖州城中人也

十二日陰午刻沈報午後以六連公司假德商會開股東會特往為出者祇

三十餘人董事舉米葆三神祿軒袁柏夔李雲書平生父親五六查

帳負李詠崇金西林二散會後由姚蓮村公會中附設之商業圖書

館參觀該主任張孫心磐青浦人殷勤招待談良久而出至董授

徑雲差談不特而歸夜間柏舉來談瀕慈禧傳信錄

十三日陰午后瀕報作張以柏執聯浙江張聯初有長載陽
之文三月九初九故七上載細章妹大與儼

廷來談繼而吳昌頤與王一亭來晚正一枝香應蕭蘭伯凱之招回座

二十餘人無一相識與鄭漢文在國治廣東潮州人
謝上行者談良久散席返家柏

舉來談 是日高雲蔗未未見

論平生厚德在人食報自天終見門閭容駟馬

憶去歲古稀介壽流光瞥電忽驚風木泣斧魚

十四日陰午后瀕報舊陰梧未未談而去繼而王君九章一山來談良久晚李

振唐儼廷弟籍明君九醉愚公晉隆喚香葉燭醉愚作函致吳銅

齋孫惠敷汪甘州馮孟武莫伯三衡羅林益鍾伯荃楊子槃

十五日姓午后瀕報公姚文敷電一談許松如來談晚公汪愷至寓留

夜飯而歸瀕書心錄文集華亭碩蓮著同治光緒時人高吹嘉之婦翁也

十六日姓午后瀕報首蔭梧駱揆若來談晚應龐秉臣之招公

其家同座者王雲岑曾農髯向樂毅在蘇州農髯之親家
其應候補道甘肅朱古微吳

昌頤周湘於孟頤散後與某長談而歸頭瘡身寒早眠僂晚

唐乃安來與同女訪予心附珍皆重吾風之類略有身熱也

是日醉愚公孫由孫返潭矣

十七日春分節卯初初刻姓午后瀕報姚文敷來談為札兒作伐

送來米切鴻合愛之庚帖也整密夜瀕書心錄後集

十八日姓午后瀕報金守梅偕佐久間貞次郎日存人住滬林式會社海洋
社二員知華文通華語

來小談而去 來討海東金石苑 馮夢華 來稿之譜作函致宋澄之李東園

章式賀其壽辰 張君生白也待夜飯後公貽德里与本生父親談 沈素

心篔文集 甲

九日姓午后沈報公馮夢華 靈汪懷之 靈法夜間稿之譜作函致傳

沈林董授任劉聚仰 王君九 王澄清來談德而冰盟來沈南潯志

三日陰午刻登舟同行者錢彬士培餘弟余在舟中閱慈禧傳信錄舟

人姓楊名文蔚無錫人附誌之

三日姓午後抵家益春姪未改晚同公 藥孫弟處以今日啟媒也客列除

媒人兩正席外餘則便飯四桌而已散後即歸

三日姓上午以藥孫弟完姻娶張伯銘之女伯銘奉鎮人為管陸錢莊經手 同培餘弟前往與雲

衢叔祖母叩賀午刻正席在不息齋共六席外廳大約亦是此數三時後客

散回家小憩至藏書樓轉傍晚再往夜間客甚少祇四五席便飯而已

九時行倍婚禮屠輔清澄婚入禮畢即歸宗穀宜未談以明日赴北京也

三日姓午後閱報醉思未醒其作函復吳伺齋又致黃公渚晚至藥 孫弟

處以後筵酒也共祇六席予陪者為吳極升沈朗民莊開伯散後至新房

見禮小坐片時而歸

三日宵姓晚而昨夜竟夕不眠上午九時後即起身午刻以石銘之太夫人明日安

葬與培餘弟至馬家港張氏祠堂太夫人柩前一拜晤曉霞懋齋淡如既

曉帆星後送靈柩登舟後乃回家午後閱報王蒼君民莊念 慈未談醉思

未屬其作函復金錢孫錢階平夜間與振聲長談

二十五日午後閱報醉思未覺讀即去金荷君張晉華往曉霞溫春姪
先後乘談至晚與培餘蘊春至石銘家夜膳以其太夫人今日安葬故宴客
也散後至曉霞房中談良久而歸儼廷弟乘夜以人頗不舒頭重目疲即
睡

二十六日午後起身胃口大減每飲粥一碗而已寅初母舅鈕恆字張菊
畦先後來談至新開河求恕齋一看以書箱器具今日起皆遷至藏
書安插也王蒼氏乘夜傍晚晚晚帆未見夜屠輔清乘談良久暮去蒼
老院常年捐洋壹百元從而姚達孫自菱湖來談至一時而去睡後人雖疲
倦而仍不安眠三時半服藥後始漸安眠

二十七日微雨夜間大雨土時後雷而交作午後閱報與培餘弟同至分鄉謹本

生先妣墓上祭掃傍晚歸家夜閱壽愷堂集

海門周家福著家福同治庚午優貢江浦訓導

集為陳子言所贈

培餘弟乘談徐貴柱未見即去徐為唵佛徒馮之子習未業者

也

二十八日陰上午十時開船與培餘弟摩上墓祭午刻始到 梯叔母珍姑母三姨

太亦在彼等另坐一舟先開先行也夜閱壽愷堂集程伯厚自上海來屬
其到藏書樓幫忙也

二十九日陰上午至青池頭掃墓同行者為 頌聰叔君寶叔和季雅培餘儼廷

孫諸弟蘊春孟普兩姪共兩船午後復至潘家地風甚大晚歸尚早

至景德 湖而母處一談晤 雲叔祖母 頌叔母君寶弟婦椒妹同喫點心小

後而歸醉思未談以目疾即去嚴奇初乘小談片刻而去夜王蒼民侍其

母素淡良久而去培餘弟素淡以明日返滬也

三日姓午後閱報君安弟素淡同至藏書樓以各書箱均已運往指呈星華伯厚如何安置也至晚而歸夜閱壽愷堂集自作函致朱姬

三月初日

陽曆四月四號

姓午刻龐贊臣莊驥千未未晤而去午後閱報塔院中即

惠琳表姊未淡既而朱蘅石王君民未淡晚至絲業會館應統捐局趙申

之名次勝奉化人

之招同坐者龐業臣張石銘 邱莘農母舅張墨耕讓之吳仲常品

蓮名五清南皮人亦上

龐贊臣莊驥千尚有二人未識係統捐局司事 以萊臣喫素故用

素席也散後即歸即榮堂未淡

初日清明節時姓上午十時半至小蓮莊祠堂薦新行禮並至各處祭看有一

週返家午饭下午出門至 永靈堂舅家未晤至常品蓮處小波又至 宣叔

世舅處長談至晚而出至絲業會館應龐贊臣莊驥千之招先共磋商

游氏習執所及農工銀行兩事良久乃入席客為邢原之張石銘邢鼎丞梅

志方張若題屠輔清張墨耕讓之吳頌清 頌驕叔及余散後

吳永祀壻 卿之姪

榮

又小談片時而歸王蒼氏未談

初言姓天氣漸暖下午閱報楊二天娘未信以念元而去且欲為其子子卿求薦生意余笑謝之此嫗年已六十歲兩耳重聽兩目亦看不清楚矣卽輔侯

未改晚君實弟未談夜作函致杞兒閱遂懷堂文集

懷山袁翼著
道光時人

初四姓午後晏起閱報閱遂懷堂哀忠集晚至育嬰堂應屠輔清之招出示帳畧傳觀同人到者邢頌聲聚之張石銘 邱寅高母舅莊驥千待久至菜巨猶未至蓋至震澤看雙楊會也遂入席褚若田亦在坐席散卽歸復閱哀忠集洗足而睡

初五姓午後閱報出門訪邢復三夫婦則看雙楊會未歸至朱伯英處茗談良久而歸整宿夜閱藝定盒文集

初六姓午後閱報出至頌駒叔處見 雲叔祖母及 頌叔母 雲叔祖母囑新婦復出見禮與頌駒叔談良久留夜飯而歸閱藝定盒集

初首姓午後閱報醉思未囑其作函後虞際唐金翠伯孫惠敷吳何齋儼廷弟未改卽去出至藏書樓看伯厚星華理各府州縣志及晚而歸夜間屠輔清未改以修平望梅堰塘工之捐冊特未請余落筆以便轉向他家勸募蓋他處均推余家為首視余家之多善定自己之數自故也余並不推諉首寫壹千元此乃菜臣囑伊未者當時曾倩醉思達意故卽以千元應之儼廷弟復未談至一時借洋捌百元而去閱藝定盒

文集

初百姓潮悶而熱午後閱報至車棚訪龐菜臣晤顧怡庵屠輔清屠佑予及

其族弟贊臣余與怡庵談良久萊臣過同出門至聚源樓夜膳交縱談
至九時而歸閱瀟亭文集

初九日陰潮悶而熱比昨日更甚午後閱報張晉華及叔和弟未談吳平伯之
姨太太未談伊向宗聚昌銅匠店索陳帳兩相口角為宗打傷眼角流血同
至警察所警察察中人與宗素所相識警佐為其下所朦告以兩造各有不
是推開不理特未懇余向警佐關說請其秉公一斷等云余以臧書樓
銅工乃聚昌所做囑振聲去叫其未令其向吳姨太太辯呈官陪禮了事
不必再經警以察局涉訟也吳去後邢後三未談晚至 梯叔母處談留夜
膳儼廷弟亦在傍談至十時而歸閱瀟亭文集

初十日天氣驟熱午後閱報顧怡庵朱衡石周子美先後未談迨去天已晚
矣藏書樓啟去又未及其形悶醉思未效患赤眼不能作函未幾即去
閱洪北江文鈔

十一日姓天氣愈熱竟與四月杪相仿實罕有也午後閱報與振聲至藏書
樓及晚而歸夜與雨言談閱洪北江文鈔

十二日姓天氣仍熱潮則漸減余穿雨衣尚嫌熱竟似五月初景象午後閱
報頌騷叔未談晚醉思子美未談夜飯後去夜振聲未談閱魏默

深文鈔

十三日上午微雨下午陰風起甚勁驟寒至夜尤其甚余穿絳綿襖褲石鼠袍左鼠
馬鞋尚未覺暖午後閱報閱魏默深文集並檢點樓下櫥中各書夜間閱
石筍山房文鈔 山陰胡天游著

十四日姓午後閱報以沈韻笙表叔撤席至花園弄一拜晤侶夔表叔及吳鶴清小坐即歸張鑑清未談至藏書樓料理各事夜間與醉愚振聲叔雲長談閱魏默深文鈔

十五日姓午刻與振聲至藏書樓閱看各項並與子美伯厚星華談曹應仲未訪子美余過之二時返家午飯張晉華叔和弟未送行三時坐小舟至東柵項蘭芳船中頌騶叔同行未幾輪到開駛在舟中閱石笥山房文集夜與頌騶叔長談至三時而睡

十六日姓午後二時抵滬在舟中飯後登岸至貽德里與本生父親談五時至家中閱報屬醉愚作函唁吳侗痛以得報奈知子修提學子已於十日逝世也夜與子青長談並補閱報依

十七日穀雨節時姓午後閱報陳子言未與談而去孫惠敷章山未談絕而榮相自奉未同在此夜膳罷李振唐未談蔣少清亦至黃傳甫未囑其寫輓聯祭幛等件也

十八日姓早晨不安睡午後晏起閱報屬醉愚作函改吳侗痛以明日子修神回囑昌至杭州送禮又作函唁張馨谷喪父禮外併帶杭電囑公諸作函改仲少梅高吹萬陳繩甫晚唐乃安未診余以昨日四肢形寒胃脘滯鈍口味不佳故今日延乃安診之切脈兩方仍服上次之藥粉閱國學子前選條高吹萬所送書劄荒謬之處甚多黃傳甫未屬其寫子修輓詩

十九日姓午後閱報章山榮相岸先後未談留夜膳夜間朱衡石孫益廣蔡詠和未談屬醉愚作函改錢階平陶子麟王一亭閱國學子前選

二日陰微雨午後閱報徐曉霞來致屬醉愚作函致陳詒重公渚作函致李
東園得甫未屬其鈔寫公函由柏岸撥稿以近日才變陽輩後倡前議又
欲取消優待僥上同志聯名致曾總統孫慕韓王懋宣懷慶吳子玉佩字
張雨亭作霖馮煥璋玉祥王孝伯承斌各要津以冀其保全也

三日陰午後閱報章山未談得甫來鈔公函晚以邱毓庭之子仲明完姻借滿堂
公所辦喜事往賀馬留夜膳同席者為謝芝蓀許箴士邱蔚如餘均不識
席半至張石欽家以芹伯之子彌月也同坐者為邢樞軒聚之周夢坡徐冠
南曉霞金仲廉張淡如席散至貽德里與本生父親談至十一時歸知褚
禮堂未待余良久而去閱南潯志

二日姓午後閱報陳子言未為杞兒執柯波而去晚褚禮堂未以吉安室書

錄稿本求售據云是其先澤堂之書身後蕭條現欲售去此書以營
葬事余以禮堂失館閒居境况支絀未便告貸或以此設詞因以三百元
購之蓋編真寶書價不過數十金此乃應酬人情而已談良久而去余以邱
毓庭家公賀亦出而往馬同席者為周佩箴新娘之父未望朝者邢頌聲徐曉霞
邢孟英散後即歸屬醉愚作函後姚文敷又致張菊生陳治重唐印僧
許博明葉子山昨今兩日余每至傍晚牙浮頭痛甚不舒也

二日姓午後金函承來未晤而去閱報唐乃安未為朱姪診余以右面牙齒浮

痕微痛頭及喉中亦痛均在右面故亦附診唐謂此乃虛火上炎所致云開方而

去晚至大東旅社應李振唐之招同坐者王雪岑葉柏岸章山劉未林鳳

起江西南城人及振唐之弟柯山尚有十餘人均不相識散後一山柏岸同至余處
癸卯編修

談良久而去屬醉愚作函致曹根孫劉怡宣張中孚楊子槃閱陶樓

文鈔

貴族黃彭年著章式之外部贈余者也

二十四日姓午後閱報至沈聯芳處賀其女出嫁之喜小談而書出至徐凌雲處賀其子若益完姻之喜即取芳之東床也時容廳演崑劇笙歌嘈雜人極擁擠小坐而出至景德號與頌驪叔談良久至裕豐坊蔡詠和未晤而歸知邢頌聲見訪未晤而去晚山招飲於功德林未赴董授經未談夜蔡詠和汪星三言先後未談屬醉愚作函致鍾伯奎何三益趙汝珊金錢孫閱陶樓文鈔

二十五日姓午後閱報以四明電話公司假愛多亞路聯華信會開股東會特往馬到者厲樹雄百川昆仲王茂育

仰之子孟嘉之代表

蔡詠和金兩庭

貽德代表

蔡西

生汪星臺樹雄報告去年營業選舉監察以詠和百川二人聯任散後至北京路長康里訪邢頌聲並晤伯韜談良久而出以徐凌雲家公賀特往馬入門晤周夢坡主人邀觀崑劇至八時半始入席同坐者許秋帆姚文敷袁伯夔周夢坡汪篤甫等散後與徐夢梨邢頌聲同至新房器具而純白金仿西式蓋以新郎君若益醉心歐化所致亦四子見也十時返家瞿從叔未談屬醉愚作函致毛稚雲馮孟顛閱陶樓文鈔

二十六日陰天氣悶熱傍晚雨午後閱報羅子敬未見汪甘卿自蘇州來長談留夜膳余以鴻仁里崇德姚慕蓮之壻謝少孫夫婦來過門梯叔母邀余與厚丞弟往陪故倩醉愚陪甘卿余往崇德至劍少孫夫人已至而少孫臨時辭謝不來余在帳房小坐片時遂與厚丞弟同至貽德與

本生父親談既而電話未問云控徑在家候余遂歸與談片刻而去
一山在余書齋與甘卿談至十時半而去屬醉愚作函復羅子敬閱
陶樓文鈔余於昨日起牙痕頭重故飲粥不喫飯

二十七日姓午後閱報一山甘卿惠數未波晚同至滄洲旅館喫番菜並邀鄭

讓于名垂蘇堪之子新從北羅子敬不至醉愚亦在坐席間讓于述其父

京東接家眷到京也

辦事為難情形聞之浩歎不已九時散即歸家屬醉愚作函致沈兼士

金西林李拔可屠輔清並外舅閱恩福堂筆記

二十日姓午後閱報陳子言未由醉愚接談及余出則已去矣孫玉仙未邊余往
祭倉聖辭以疾未見柳荃村李此東均以書未求售閱之良久夜屬醉
愚從叔檢點新鈔本朝土朝實錄又屬醉愚作函致羅叔蘊毅冠三

陳躍甫余閱恩福堂筆記

二十九日微雨午後閱報張淡如與鍾養齋來談良久養齋之次子號琅書
者人極沈潛好學於各科學均有根柢而家貧無力出洋由淡如發起
送往美國留學費約五千元淡如認二千元石銘亦助千元尚少二千元曾去葛
余之與養齋齋昔年亦甚交好故以千元應之今養齋特來道謝也夜柳
荃村未與購舊鈔奉書四種計洋三百元檢閱良久屬醉愚作函致
金箴孫金鞏伯董授經孫玉仙吳佃齋張孟劬

二十日微雨午後閱報朱衡石未談留夜飯談至十時而去閱陶樓文鈔
是日醉愚返得附誌之

四月朔日

五月四號
星期日

微雨午后刈報刈陶樓文鈔夜厚丞弟与伯陽

妹大培許仁卿來課杞虎二兒習英文

許乃江寧六合人上年在縣德里課
厚弟是卿非嘉許薦今年厚五

學堂轉薦于此每月
束修四十九

今日為始將刈則夜飯後二時

八時也
十時也也厚丞伯

陽小談而去与子青談

初二日陰午后刈報莊驥千來談嘉去新溪詩徵刻資洋壹百

元晚東禱來談夜間整容刈陶樓文鈔

初三日微雨立夏復節

寅時午後一山來談遵俗例稱人予稱洋一百十七

斤杞兒八十五斤虎兒五十斤洛兒三十三斤他兒二十斤福兒二十斤

峯兒十五斤松妹二十九斤同妹三十二斤內子徐姬向來不稱朱姬以

有孕在身不稱夜間刈陶樓文鈔与從弟談明日返珠家角也

是日葛陰格未未晤

初四日乍姓乍雨午后沈報至周湘於雲談歸時馬車在小菜場
撞倒一脚踏車為巡捕拖也巡捕房罰洋兩元幸而未傷人故
祇此也夜間點藏書紀事詩五頁是日潮河異常

初五日陰水屋凌日自午六時正午三時止惜天上有雲看不清楚

樓有人說二十年秋一
與信日相仿 午后沈報東發來談嘯之諸作函復喻志

翻致宋澄之包溟生陳子言夜間與陶場若談點藏書紀事詩五

頁

初六日陰午後沈報一相尋即聚之與衡石未談正晚而去夜廿六未
應葛陰格之招同座者曹履冰唐兄順德人年湖
熟知事新交仰 張石銘沈田莘

餘客均散者若談言久而散正貽德里与本生父親談十一時歸曹履冰在
有成

初七日陰午後沈報李紫東以書來佳沈之良久答詠和未談嘯之諸

作函致李審言王雪澄孫忠敷吳雪齋邱莘記潭鏡樓房
徽州八僑屬新勝 夜間沈李笠

翁集名漢國初
錢娘人 作函復林和弟

初八日陰夜半大雨午後沈報唐乃安未與同女珍金翠伯仲廉未談片
時而去李紫東未勝晚來衡石丁伯陽厚丞弟帥林嘉許仁卿光後
未夜晏仁卿等於嘉業堂十時客去沈光儲朝實錄夜半大雨

初九日上午雨午後陰沈報章一山宗子戴光後來談嘯之諸作函

致碩躬林斧致和益庵未談傅甫來夜飯後正振華旅館答葛
陰格未晤而歸沈光儲實錄

初十日陰午後沈報饒星舫來自天津來近在陶蘭泉寓為其書馬所刻之書今晚不須返湖北黃岡原籍

談心長唐里訪邢伯韜記其為杞兒作煤請米硯濤之女子庚

帖也晤華魯母弟談片刻頌聲出來共談良久而出至馮夢華寓

處南京未晤公張菊生宴談良久而歸夜雨徐懋齋來談沈光

儲朝實錄

十一日陰微雨午後沈報培餘弟來德而小惠敷振唐薛佩蒼在沈饒常熟人在與

業銀行辦事其租佃鉅六令應樞乃浙江武義縣知縣在南洋當道整屋局委員故已多年一山之鄉試房即也相岸高雲集揚雲

史徐積餘先後來談良久宴雲史諸君於嘉業堂與一山合局也散

席後復小談而去沈光儲朝實錄作函致邢伯韜

十二日陰午後沈報余堯衢來談良久而去沈慶笙來談晚東種來

夜二相岸來談沈新勝鎮志今日記指覆是來者

十三日姓午後沈報孫惠敷來談代予作函致虞際唐請釋放徐金

斧也囑以儲鈔之錢樹如米燦若來公札文敷霞一談還米幼

鴻小姐之庚帖也卜占不若夜相岸一山來談德而沈慈護來公十時半

容皆去與詠和談校遜齋文集丁

十四日陰微雨午後沈報少清來言明日返滬也東種來二時邢伯韜

來為杞兒作伐請來米硯濤之小姐庚帖談良久同公派利吃番菓吃

罷予送伯韜返家後公一品香答買鶴亭七年來談良久而歸校

遜齋文集

十五日陰午後沈報蔣季實來徐曉霞來為杞兒作伐請出陳豪

泉小姐之庚恒晚公功德林應葉柏孫惠敷之招同座者楊雲史高
雲蘇李振唐沈慈獲章一山散後公貽德里與本生父親談十一時醒

五

十六日兩午后測報與陶揚差談噓之者作玉致吳佃齋雷君彦周

湘於晚公愛儼園應殆同姬覺繡之招同座者張曉初元旭即台之真俗
稱張天師是也

孫仲灼黃伯雨曹梅訪章一山王二亭散後即歸測光儲實錄

十七日姓午後測報公董授任雲未晤詠和未談夜季實未談借洋

壹千元而去噓之者作玉致金箴孫汪甘卯測光儲實錄

十八日姓小滿節申心午後測報衡石序丞未晚公汪懷玉雲留夜

飯而歸測光儲實錄噓醉鬼作玉致趙次冊張菊生王雪岑宋

澄之况夔佳

是日醉鬼出館午後馮慶華孫惠敷來未晤

十九日姓午后測報一未談噓醉鬼作玉致馮孟顛晚公聯華松層應

屬樹雄之招同座者傅筱庵蔞詠和散後餘均不識散後公曉霞

雲席面已散殆周湘雲鞏伯仲廉小談片時而歸測光儲實錄

是日袁子羽來未晤

二十日兩上午祖考忌辰家祭午後衡石未談四時賦孫陪蔡元卿舊

萊宴儲降未以孟頫借同吉里道契去做押款銀十萬兩於三月十六

日期現在轉期兩年息長年九厘一年後欲贖三個月前測光可

以取贖在抵據上添一葉由予簽一字也整容邢伯韜未談晚唐

乃安來與米姬同女珍予不附沙夜間柏岸來談沈光儲實錄
囑醉愚作函致米古微潘緝之金息侯鍾伯奎及外舅瀟之諸
作函致楊雲史

二十一日姓午後沈報公益壽里而葉仲房之長

柏岸之弟

啓鄧範吾

江西南城

人在興業銀行辦事仲房之弟

及柏岸歸後又與子青心庸腦脫歐看洋房

五元是入欲害者夜間詠和朱葆來談囑醉愚作函致王致伯羅林
益吳何齋張孟勛毛稚雲沈光儲實錄

午後吳一青來當駕未見

二十二日姓午後沈報孫忠敷來衡石未挽也一枚香應吳一青

在蘇州

以之金山人浙江候補佐雜杭州法政學堂同學

之招同座者均不相識惟陳幹臣

在蘇州原在園橋乙酉拔

負禮部司員金山人

與予助談耳

席中王太東應徐冠南邢碩聲之招

陪輩伯回座者劉震孫米仲弼邢聚三蔣孟頌張石銘陳軫

醉愚作並致

青葉山濤徐懋齋金仲廉龐某臣散後即歸

鳴唐印僧

劉世宣沈光儲實錄囑之諸作函致錢警桐

是日孫潔人周子美來未見

二十三日姓午後沈報孫忠敷來即去德而吳昌碩王二亭來小

談而去

一亭壽去湖州會館捐會費一百元現在新華捐百元者免捐常年費

夜間一山來談囑醉愚作函

復劉健之陳繩甫瞿從升致孫潔人楊雲史龐某臣章一山沈

光儲實錄程伯厚自滬來談

二十四日姓午後沈報碩姊父來談囑醉愚作函復吳伯三衡周湘於

晚公杏花樓應姚文敷之招在座者金翠伯仲廉徐冠南曉霞
蔣孟頴姚虞琴散後公振華旅館答吳一青曰返金山未晤公
邢伯鶴靈談良久而歸 洵光儲實錄

二十五日姓午後洵報李紫東來與之購書六種并洋壹百元囑

醉愚作函言謝馮孟頴丁內謝馮孟頴贈書致邱仲虎吳一青晚公一

枝香應楊雲史之招同座者葉柏昇高雲麓李振唐孫惠敷

章一六徐積餘散後即歸柏昇來談洵天潮洵文鈔明末上枕

二十六日姓上午洵報午刻公新下爾登應翠伯仲廉李言之招共三

席同席者沈冕士龐萊臣蔣孟頴姚文敷徐冠南散後返家小

憩公馮夢華靈長談訪楊雲史未晤而歸在近靈散步晚

仲虎冠南石銘仲廉頌聲翠伯潛盪孟頴先後來談片刻
夜宴翠伯諸君於嘉業堂十時客散詠和未談瀟醉愚作函
致无稚雲席慎之

二十七日姓上午洵報瀟醉愚作函復沈曉芳致馮夢華于志昂

李審言洵光儲實錄晚與益庵公弟亞酒樓應劉伯村之招以其次

子剛仲在禱完姻補席酒也同座皆廣東人不相識散後公貽德

聖與本生父親談十一時歸汪星臺來談

二十八日姓上午洵報馮初弟來同公地樓廿八號嚴子均寓賀其遷

新屋之喜新買此宅今日遷進晤馮菊洲小談而出公頤福里訪翠伯亞晤仲廉

季言長談而歸瀟醉愚作函致劉健之張菊生洵光儲實錄

夜半雨

是日刑伯齋未未臨

二十九日雨午刻以望兒週歲拜太君令其取盤中之物先取如意

鏡取尺再取筆餘均不取一時喫麵下午洗報衛石未今潤天

彭名壽唐皆王莖孫蘇州人上海三井洋行庶務員來觀采本書良

久而為解惡作函致楊芷姓張石銘晚心徐曉霞讀片時

同也利應龐萊臣之招與素春菜同座者施省之周湘雲

神頌聲聚之張淡如墨耕龐贊臣散後至鞏伯霞送行今夜

動身返北京也遇怡之陶之兩表妹近十一時鞏伯霞行予六歸

路過長康里又必神伯齋處小談而歸

本月廿八夜 內廷膳房瑞銀器發現黑色 皇上幾中毒害當將 御

廚房膳夫一概驅出 宮禁惟念此事若生或由鄭蘇堪方伯減省計畫

奪彼生活而政事之確否尚難臆測擬馳函京友詢之

又報載頭髮變短一說語本無稽然外間頗有謠言貽德里教壞數人

髮被相驗四角均有頭髮四莖余家亦曾製被驗之每被或亦有此謠

言四九日變作毒也吸人精血全諦視其髮約三四寸許形不似髮而似毛然究

不知是何妖孽細思其故語終不經被向偶遺其毛事亦有之不足為怪而可

怪者四角均有四莖耳